
風花說日
陳南祿 著

風花從日

陳南祿 著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書　名　風花説日
作　者　陳南祿
出　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一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彌敦道96號（加連威老道口）（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　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傳真：2558 1902
發　行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 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　傳真：2764 1310
出版日期　二〇〇五年六月／初版／三版・香港

目錄

關西

九州

東北

北海道

序

這本書與之前我出版的書一樣，是將我在《文匯報》專欄中的文章修訂集合而成。之前的書都是介紹多個不同的地區或國家，我發覺當中仍未收錄書中的，有不少是以日本為題，於是便將近期所寫關於日本的文章結集成專題散文集。

為何日本着墨如此多？我想是因為我曾在那裏生活過。我首次被派往外地工作便是日本，也由於工作關係，我每年也會前往日本，有時在自己的假期，也會到訪舊地方或旅遊新景點，有機會跟老朋友們會面，所以日本對於我，有着難忘的生活記憶。雖然書名取為「風花説日」，但書中不全然形容日本的風光景色——寫「風」、寫「花」，因為我在首本書《藍天綠地》中曾説了不少美景、紅葉與櫻花。

由於篇幅所限，這本書未能盡錄我所熟悉及生活過的地方，希望能在下一本書中能細意介紹。

在此要衷心多謝《文匯報》讓我一直在其副刊撰寫旅遊專欄；天地圖書有

限公司為我付梓出版；余似心小姐代為整理文稿；李淑儀小姐及黃家倫先生對文章提出許多寶貴意見；林小琪小姐為書取名；歐湛禧先生為書名題字；林曉龍先生及國泰假期提供封面照片；大久保健先生提供北海道照片；更要感謝眾多同事及各方好友提供的有趣見聞及幫忙，在此未能一一盡錄。

一如之前的旅遊散文集，在此書之個人收入將悉數捐予香港「恩光之友會」及「國泰愛心兒童輪椅庫」兩個慈善機構。

「恩光之友會」乃由國泰航空公司的一班同事自發組成的善慈組織，自蓋校舍為殘障兒童提供教育，並付出無限關懷；「國泰愛心兒童輪椅庫」乃由國泰航空公司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合作，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為香港患有肌肉萎縮症兒童免費訂製輪椅以供應用，減輕生活上的不便。

希望你能支持這兩個別具意義的組織，並在看過此書後，也會盡快買來機票（當然要選擇最好的航空公司！），到日本去細味一下東瀛風情，然後讓我們也能分享你的故事！

陳南祿

二零零五年五月於香港

關東



青空一朵玉芙蓉

日本人視富士山為「聖岳」，是最神聖的地方，大和精神的代表。富士山的美，在於她的山頂有如一個向上緩升的圓錐體，無論從那個角度看，形狀都似乎是一樣的。在一年裏有九個月時間山頂都積着雪。隨着四時遞嬗，她永遠優雅地與山下的湖光景色配合得完美諧和。

從遠方凝望着她，我不禁想起日本詩人安積艮齋形容她的名句：「萬古天風吹不斷，青空一朵玉芙蓉」。

有説登上富士山頂是英雄。不過日本人卻有一説法，爬第一次表示對山的敬畏；但爬第二次則是傻瓜；若爬三次必是神經病無異！

當年我恐怕也是突然精神有問題，不自量力，居然在沒有甚麼準備之下答允了我們公司大阪營業經理石原久明先生之邀請，一起登山。

石原先生精力旺盛，年剛過五十，一星期上健身院四次，走路時挺胸抬頭，精神奕奕。他不抽煙，不流連夜生活場所，絕對不是我的一般日本朋友的習性。

他對我說：「反正車子有空位，就把你也帶上去體會體會吧！」同行的還有我們公司的女票務主任道子，她三十來歲，身裁瘦削，但精力過人，平日說話多多，絕無冷場，她有點像卡通片「大力水手」的女朋友Olive般，純鋼條型。

另一位是東京人事部的田村先生，他雖才四十歲，平常也不太做運動，但身體狀態不差，相比之下，我是最差勁的一個。

每年七、八月是日本的登山節，是一年中唯一開放登頂富士山的季節，因這是山頂難得沒有積雪的時間，所以每年皆吸引成千上萬的遊人絡繹於途。其實富士山高達海拔三千七百七十六米，要征服它相信不是沒有可能。

那天是七月廿五日，我們坐了石原的小汽車，清早從大阪開車，下午三時到了富士山五合目，與相約好從東京來的田村先生會合。

攀登富士山約有五條路線，最熱鬧的一條要算由富士吉田上山的一條。

每條路都設有十個站，日文稱之為「合目」，山麓半途站名「五合目」，可乘公車抵達，五合目上有旅館、食肆。

當然可以從山腳行路上山，但要在清晨啟步，那麼下午便可抵達五合目。我們當然只是從「五合目」開始。無論怎樣，五合目是一個熱門的登山口，大部份人都在那裏稍事休息，吃個簡單的晚餐，約晚上九時便得離開旅館，以能趕及日出前抵達山頂。

那天我們把簡單的行李放好，在下午五時未到便吃晚餐了，因為打算飯後休息一會，在晚上九時開始登山。夜攀富士山，清晨看日出，是登山的一大樂趣。

晚餐時，大家都有點兒興奮，石原先生說：「你們都帶齊了裝備嗎？」

田村說：「帶了，帶了，食物、水、電筒、厚衣服都有了。」

石原說：「對，上到山是零度以下，所以厚的外衣一定要帶，你看，我帶了兩件毛衣了。」

我說：「我還買了一個戴在頭上的照明燈哩，好像頭巾一樣綁在頭上，省得用手拿着。」道子取笑我說：「你更像個開礦工人！」

田村望着我說：「哎，我看你平時忙於工作，疏於運動，恐怕爬不了上去哩！」

石原說：「不怕，只要堅持，早晚能到達山頂的！」

道子插口說：「不怕！我也來了，只要有信心，大家努力！」

田村說：「你瘦，應該沒問題。」

旁邊餐桌坐了三個好像剛下山不久的人，兩男一女，在那靜靜的吃着，道子逗他們說話：「你們剛下山嗎？」那三人看來像不太願意理睬，只簡單地應說：「中午前已回到這裏，小睡了一會，至今才吃飯，等一會兒回家。」

道子問：「難爬嗎？」

對方抛出的又是一個冷冷的答案：「還可以。」

道子再問：「感覺好嗎？」

其中一男人答道：「還可以，很好。」

我們問得有點沒趣，其後他們三人都沒怎麼交談，只是靜靜的吃着，我們也不便多問。

原想休息一下，養精蓄鋭好能晚間上山，但心情一直十分興奮，未能放

鬆下來，最後只是睜着眼睛在酒店大堂內看電視。

到了九時半，我們拿了簡單的背囊，跟了石原先生坐酒店的小型旅遊車到登山口。在五合目開始的站上，很多人愛買手杖沿途借力，那裏出售的手杖約長五呎，木質堅實，呈八角形狀，花約港幣七十多元，還可以在木杖上蓋個印章。其後每個站也可蓋個火燒烙印以示鼓勵及作個紀念。這門生意也夠聰明，根本是無本生利的。

前往六合目的一段坡度最為平坦，行起來頗輕鬆，還可租來小馬代步，之後的路程則要靠雙腿了。山路越來越陡，人也越行越累。

向來認真的日本人，通常都全副武裝而來，有些頭戴電筒，腳有重型登山靴，全身攀山衣飾。

漆黑的山路中沒半個路燈，登山的人都亮着手電，像一批一批大型的螢火蟲，很是有趣。從五合目到六合目是平坦易走的，六合目開始山路陡斜，而且開始沒有樹木，我們都覺得吃力了。

石原先生說：「明天天氣據報可以，早上太陽出來後，要是幸運的話，可以看到奇怪的反光，有的人以為是甚麼神光，也有縱身一跳，以求死在富

士山上的。」

他繼續說：「但更好看的是從山上俯瞰大地，有着『登山而覽天下小』的感覺，只看富士山的影子，廣大的黑影蓋在向西一面的大地上已夠壯麗了。」

在夏季，每天上山的人很多，有時人潮多得如排隊登高一樣。不過，該段山路無石階，要「之」字形直上，足以令人氣喘如牛。

遠看美極的富士山，其實大部分路段全是火山灰土及積石，六合目之後便寸草不生，黑色火山沙石一團團的。

向上行山勢越來越直，幸好每隔一段路程便有一個休息站，有麵食及飲料出售。雖說是夏天，但山高氣溫低，山腳是卅度攝氏，但山頂則是零度，越走越累也越冷。

在此長途旅程中，難免有三急，途中我們問一名日本人：「何處有洗手間？」

他一臉狐疑地看着我們，然後說：「隨地可以了！」之後，他便身體力行，站到一旁小解去！

其實在這個神聖的山岳上，許多日本人都如此把它充作廁所，外國人初見時會吃驚，但行至大半山時便已見怪不怪了！

從六合目行不了半小時登山路，我們已經是一步一步地爬了。六合目有一處稱為「雲海莊」的小地方，休息了一會兒，再往七合目邁進。

到了七合目就是三千零一十米，我們因為太慢，石原已等不得不耐煩了，說：「我先跑快一點，你們跟着來吧，要是抛遠了，我們在山頂上等。」甫說完便健步往上走了。

我們三人都氣喘不已，說實在的，一直沿斜路上山，沒半點平路，真的難受。我暗地裏怪責自己平時鍛鍊不夠，現在又不肯示弱於人，只希望能支持下去，看到其他登山者超越我們更是沒趣，心裏想着，嘴裏又不好說出來，耳裏聽到的，是心臟負荷超常的跳動聲響！

田村說：「唉，帶了這麼多東西，就是忘了帶『力保健』！要不然，我會立即喝它兩瓶，我要超人的能力！」

道子行到這裏，半聲不哼的，只是默不作聲地堅持着。

我們三人一起掙扎，到了八合目，山勢高約三千二百五十米。道子還是

沿途不發一言，只是望着地面一步一步地走。田村和我已經累得可以了，田村向行在前面的道子叫道：「妳可以放慢一點嗎？我真的跟不上了。我想還是不到山頂了吧。」

道子還不停下來，只喃喃地說：「我一定要堅持下去，我會這樣走上山頂的。」

真不知她是對自己說還是回答我們的問題，她咬一咬嘴唇，便逕自機械地繼續向前。

那時剩下田村和我在八合目站了，田村說：「唉，真慘，悔恨自己向來鍛練不夠。」

我安慰他說：「還有兩站罷了，天還沒亮，我們應該可以挨到山頂的。」

他回應說：「你知嗎？這裏已是三千二百米高了，我恐怕受了高山症影響，現時氣喘兼心跳，我看我支持不下了。」

當時我在想，我應該留下來陪他呢？還是堅持繼續攀山呢？其實我那時也辛苦得可以，兩腿好像並不屬於自己的，屁股感到抽扯着，氣喘也愈來愈厲害。

田村說：「唉，無論如何還是繼續罷！不過，你先行兩步，因為再不上去，便錯過日出了。」他再補充：「我是會堅持的，不用擔心，你先走吧，要不然你趕不及看日出！」

於是從八合目開始，我便開始獨行的孤單旅程。

山勢雖愈來愈高，人潮並無減少，大家都希望趕在天亮前抵達山峰。

我隨着人潮，支撐到了九合目，已經是三千四百六十米了。我倒在休憩的椅子內喘氣，當時想：要麼留在這兒休息算了，既到了富士山那麼高的地方，也很了不起罷，回去不致太丟面囉。但深想一層：「這也不是做給別人看的事情，是自己的期望啊，既然捱到這裏來，無論如何也應堅持到最後那百多米，到達目標。」

這股想法完全與我身體的要求相違背，登山六個小時後，我的確已累得可以，但那份意志的推動，身體一時間就像不屬於自己的，只顧拼命的支持下去。

當時心裏想的大概是：「怎樣才能省點氣力呢？把腳步距離縮少一點？身子俯前一些是否會好過些？」自然地又開始後悔帶來的食水及衣物太重，

這時成了負累。

那時在九合目有人說：「喂，要麼快上山，天就要亮了！」我聽後根本連想也不去想就站起來踏上征途。

到了日出之時，我剛好到達山頂。

在那裏可以看到日出，驟然一下，天全亮了，我也不知那是一個甚麼的感覺，而是確實相信自己已爬到富士山三千七百七十六米的火山口。七月廿六日，我到了富士山的頂峯！

在山頂上的休息站蓋個印章於那木杖上，證明自己完成了一次很重要的旅程。

那裏還有個郵局，是全日本位置最高的，給朋友寄張卡以顯示自己的成就，很是不錯。

這時太陽才慢慢從東邊昇上來，如掀起了帳幔，晨曦照亮整個山頭，也帶來點點暖意，大伙兒精神為之一振。

中央的火山口近看毫無美感，有如個燒焦了的大盆子，更像個光禿的黑老頭，有如紀錄片中外星的地表，岩石呈赭黃、紅褐、焦黑，但這直徑八百

米，深二百廿二米的死火山口，比想像中要大。

這火山據說是五千年前左右火山噴發後形成的，它曾發惡多少次則沒記載。有說在公元七八一年以來，共爆發過十八次，最近的一次是在一七零七年，黑色岩漿直達一千公里外的東京市。

圍繞山頂火山口的路走一圈，要一個多小時，我決定留些精力，早些回去找那幾個伙伴。

回到十合目站，我看到石原先生跟道子坐在那裏，道子看來相當愉快，想是已達成她第一趟登山的願望了。她坐在那兒只是微笑，話也懶得說了。

這時田村才拿着他那根登山棒一步一步的到山頂來。我們大叫：「好傢伙，終於到啦！」

田村也露出一絲微笑，兩手用力的用木棒支持着自己：「對，終於到了！我是超人來也！」

道子小聲地說：「對，真是超人，不過是隱形俠，全程不知所踪！」

石原說：「繼續努力吧！」

田村說：「我必須先看看火山口，你們等我！」說完便一拐一拐的走了。

一夜未睡，而且極端的體力勞動，我們都覺得疲累不堪，但心情卻是相當興奮。

遊富士山的高潮卻在下山的旅程，天朗氣清時，可遙見山腳下的村莊。下山是另外一條道路，直往山腳，山坡陡峭，腳踏天然的火山灰，灰土鬆軟，人不能慢下來，得半行半滑地衝下山，速度特別快，但因山勢實在太高、太直、坡度極長，一路往下滑的感覺就好像行在鳴沙山上，由山頂到山腰那段路程，縱使人不斷下滑，但仍有份總是到不了山腳的感覺。

在那路程因為雙腿要稍向下屈的「紮馬」，而且太斜使鞋子長時間「頂着腳趾」，大腿後的肌肉和腳趾都極為疼痛。由於俯衝時間太長，在山腳停下來時，我發覺趾頭因受壓太久及太大以致全都瘀黑了，好大的代價！連那蓋了許多印的木杖，其一端也磨得可以。

回到五合目的旅舍已差不多是上午十時，行了一個通宵，整夜沒睡沒吃，人疲累不堪。二話不說，便各自回房間淋浴更衣。我只覺全身酸痛，兩條腿一直在不停發抖，坐着時，又會偶然像觸電般震一下。

梳洗之後石原說：「我們時間充裕，吃點東西才回去吧，大家都辛苦

了。」我們到餐廳去，回到旅舍在出發前的同一間餐廳內，我們拖着又累又餓的身體，等着食物送來，這時大家都默默無言，想着自己剛才居然爬到富士山的頂上了，多麼不可思議的事！

其時旁邊的桌子有四個人剛到旅舍來，他們都精神奕奕的，望望我們，可能對我們的表情很奇怪吧，其中一人問：「感覺好嗎？難爬嗎？」

我們沒人有心情回答，只有田村說：「還好，還可以。」

食物來了，我們痛快但安靜地吃了個豐富午餐，胃口好得驚人。雙腿仍不自主地在抖動。

我覺得山是不能征服的，只是我戰勝了自己，為自己做了一件一輩子也難忘的事，對於我自己來說，雖然這不是一件甚麼的大成就，但我很驕傲，內心有一份莫名的愉快，這不啻是人生的美妙體驗。

最近，我乘飛機從東京回港，起飛不久從右面的窗口往下望看到積雪的富士山，還隱約看到上山那條之字路。看到火山口的樣子，心想：「我很高興我試過了！」

能劇不能……

關東

有人說日本國粹能劇相當沉悶，連現代的日本年輕人常距之千里。我也有同感，雖曾數次欣賞，也不明白其所以。

能劇以往只在皇宮內或神社演出，這高度規條化、禮儀化的文化形體，特色在於舞扇、舞袖，與古典音樂配合。融合了古代音樂舞蹈、詩歌來描述武士、神話及宗教文化的故事。

據聞能劇起源於古代的十四至十世紀，發展至今日的形式。

能劇的演員是全男班，在完全沒有佈景的台上，緩慢單調但細膩地演繹古代扶桑故事。

我首次看能劇是在東京市中心青山區一酒店，日本某大機構組織的大型會議完結後，該公司特地安排了一台能劇作其晚宴的壓軸好戲。我們這些只

期待看熱鬧歌舞的，一看格局已心中發愁了。

主角只有一個男人，另三名男子跪在台的一邊地上彈琴，台上僅兩張屏風，沒有任何裝飾，十分單調。

三人中一個是彈三弦琴；一個是吹只有幾個音的短笛；一個是敲一個單音鼓，單看這組合可以想像音樂有多豐富了。

坐在旁邊的一個外國賓客，悄悄的跟我說：「唉，你知道嗎？我剛看完一本記載當年歐洲傳教士在日本的書，那些外國人說日本文化精深，但聽日本古典音樂則有如『被行極刑』。」

穿和服的男主角，在台的一邊，以極緩慢及節制的動作移往台中央，但廿多分鐘過去，他還未行到台中位置，在氣氛凝重的時候，他突然掏出一把扇子慢慢翻動，竟又花了幾十分鐘。隨後踏一下腳步，又行往另一邊去，需時半小時，那三人續繼彈奏那如平板似的音樂。之後是主角回到台中間位置，這時算是完結了。

當時共有十多圍枱子，我坐在最前的主家席，既不能「提早溜走」，也不能「遊目四盼」，又不能「閉目養神」，更不能「呵欠流涕」，只有正襟

危坐地觀賞，但看得人納悶不已。

表演完畢後，禮貌上大家都會熱烈拍掌，不過大堂內掌聲聽來稍嫌勢弱，心感奇怪，別過頭去看其他枱子時，竟見所有人都逃去了！相信在場除了表演者外，連侍應生也悶慌了。

聽日本朋友說：「『能劇』的意思即以歌和舞表演的戲劇，講求序、破、急的形式為格，其實格調甚高。」

不過，由於能劇的特色在於幽玄的歌舞，而非寫實的故事，在沒有情節下，往往令門外漢看得如在五里霧裏。加上曲子結構都不講究多變，所以這古情雅調便成了曲高和寡。

最近，有能劇團為將此藝術向日本新一代推廣，特別走到街頭去表演，演員穿着傳統服飾，在鬧市中以緩慢動作舞動，與旁邊路上汽車奔馳，行人腳步匆匆的城市步伐，形成強烈的對比。但說真的，哪會有人懂得欣賞！

黃昏、篝火

能劇予我印象較好的一次是在仙台。我與同事有幸獲著名的日本商界名人井澤先生Isawa San在家中設宴招待，並特別安排了在其和式露天花園內，來一場能劇表演。井澤家族在仙台頗負盛名，向與香港有生意來往，所以與香港有着濃厚的感情。

時值秋天黃昏，落日染得天邊一片金黃，院內燃點了篝火，將四周的景物、人物映照得金光流動。偶有一絲涼意，我們喝着井澤家自釀的清酒大吟釀，邊欣賞傳統能劇。

那夜，我們呷着美酒，邊欣賞能劇。三數杯黃湯下肚後，看着搖曳的篝火光照着台上穿上古裝的三位表演者，與及四周的金秋景物，氣氛顯得特別濃，那演員低頭和昂首，利用光綫和陰影來加強表情的表達。雖然對能劇是一竅不通，但都會陶醉在那環境之中。

長壽歌劇團——寶塚

作為一個世界級的首都城市，東京的大型節目相當多，不乏世界級的文化、娛樂盛事。別以為日本一般的夜生活必離不開酒色財氣，其實當地的歌舞表演是遊日本不可錯過的節目。

我曾介紹朋友去欣賞歷史悠久的寶塚歌劇團表演。該團的發源地是在神戶毗鄰的寶塚，離大阪一小時的火車程。聽說當年火車公司的經營者為了吸引遊客坐車去寶塚這地方，便在當地經營一個歌舞表演場地。

在東京有樂町帝國酒店旁邊也有一個近年才翻新的寶塚劇院。無論天氣冷熱，星期六的早上，總有一大批寶塚迷在等候，以期一見偶像丰采。這些影迷百分之一百是女性，偶像來到這街來下車，向迷姐迷妹打個招呼，這群女士便興奮到不得了，紛紛舉起相機拍照，但大家非常自制，不會有混亂情

況出現。

寶塚歌劇團吸引人之處是全女班，男角皆反串。我第一次慕名前往，是在一九七九年，到兵庫縣的寶塚劇院。但竟發覺全劇院內，包括台上台下，自己是唯一的男性！四周都投以奇異目光。雖然尷尬，但有機會欣賞到精彩的表演，也算值得。但是，那裏唯一的男洗手間面積極為細小。

寶塚表演多分兩場，上半場常是日式傳統或西洋歌舞，講公子、淑女的纏綿浪漫故事；下半場則為百老匯式的表演，無論是歌是舞是演技皆一流專業，排場大、化妝誇張、氣氛濃、衣飾靚絕。

劇本及表演方式亦隨着時代變遷而有不少改變，以切合現代人口味，由於劇團演技精湛，劇本不斷推陳出新，得以在今天仍穩站江湖地位。寶塚歌劇團現在共有五組表演人員，分別為星、月、雪、花、宇，輪流更替在寶塚及東京兩地上演，整年都可以看到這節目。而美國紐約Radio City也不能整年都有班子上演。若喜歡這種大型歌舞的話，大可以去看一趟。

寶塚的主角都是身裁高高瘦瘦的，五官輪廓標緻，甚為出眾，你若在人群中看到她們其中一人，必然知道誰是明星。

我記得約在一九七九年，團中最紅的主角名鳳蘭，據說還有些中國血統，她的演出令觀眾如痴如醉，我見到她真人時也覺得她真是一位超級明星，今天最紅的我已說不上來了。

一九九九年時，國泰航空公司曾贊助寶塚歌劇團來港，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雖曰勞師動眾，但當時就有不少日本迷姐、迷嬸自費隨團來捧場，香港熱愛這類表演的觀眾，也有機會欣賞名劇團的精彩演出。

藝伎打太極

日本藝伎造藝之特色，許多人都知道，但能參加有藝伎助興的宴會機會就不多，因為聘請一團藝人作私人表演所費不菲。有一年我前往東京，有幸在一個私人聚會中，欣賞到這日本的傳統娛樂方式，並與幾名出眾的藝伎談天說地。

藝伎表演主要是京都的傳統，江戶年代已開始。日本人也不一定喜歡觀看純傳統的藝伎表演，因為藝術性高，新一代可能會覺得沉悶。

我應邀到東京東北的「向島區」去，此區比上野、淺草還要遠，是著名的政客娛樂集中地，日本人對可以在此地的消費場所花費羨慕不已。

在全盛期，全向島共有六十多家藝伎餐廳。世易時移，現在只餘下十多家。餐廳老闆也不一定能養着一班藝人，不少是花錢在外頭請來的。

這等餐廳的賣點是藝伎表演，客人到來也非為享用美食，所以餐食都是一般，難以令人驚喜。

藝伎表演一如許多國家的傳統，難以找到接班人，如今在此等場所，能彈、能唱、能造俳句的，大都是一把年紀的。今次與我們作伴的不少已是媽媽級了，同來的三、兩位年輕舞子，都只曉跳跳舞，做做手。

香港同事知道有這樣的宴會，開心興奮不已。

主人家訂了一個和式的宴會房間，一面是矮矮的表演台，一面是榻榻米，請來的八位藝人，皆穿上漂亮優雅的和服。但當看到藝伎的年紀，期望委實打了大折扣！

她們先將自已設計的精緻名片放在桌上，讓客人知道她們的名字，容易打開話閘子。她們各伴着一位客人，但沒有甚麼身體接觸。

身旁的星哥不會日語，只得用英文問那小姐：「您講英文嗎？」那藝伎只會一句：「Sorry, no English !」但她們勤於倒酒，又積極的用些簡單的漢字溝通，有時輪流表演，倒倒酒、説説笑，甚懂製造氣氛，絕無悶場。

當有人拿出相機欲拍照時，她們便自動地如在舞台上排位般，擺出極靚

台型，我們這班男士，頓成了美女的佈景板！
眾藝伎輪流上台表演，有彈古樂的，有唱歌的，年輕的竟彈上電子琴來，是創新表演吧。在此古樂雅曲、情歌憂怨的環境下，如果不懂日文，實在浪費。

藝伎小姐不曉英文，香港來的同事星哥不懂日語，大家無法談笑，他靈機一觸，竟想到回敬中國國粹以搞搞氣氛，教一眾美女打起太極來，只靠手勢毋須言語，竟也樂得她們笑彎了腰，樂滿一室。這夜賓主盡歡，不過對於帳單價錢，我們連猜猜也不敢！

相撲——以柔制剛的藝術

我在零四年的二月初前往東京，通常相撲表演僅在一、五、九月舉行，但那個日子有一場特別賽事，且有著名的相撲手參與，實是難得機會。那次妻子與我同行，她從未看過相撲，一直認為只是人山撞人山，沒甚麼看頭。

在東京欣賞相撲表演的地方主要在國技館，在墨田區兩國站下車，步行五分鐘便抵達。該建築物有一個綠色正方形很大的塔頂，可坐逾萬觀眾。

館內中間位置當然是圓圓的「土俵」，是比賽場地，下一層為廂座，每格坐四人，是日式盤腿而坐的設備，外國觀眾不習慣這樣子坐，觀賞表演完畢後，往往雙腿麻痺，久久站不起來。

上層為一般表演館的看台形式，分別有四面，日本人稱坐南向北的一邊為「正」，其對面為「對正」，左右兩邊稱為東、西。

欣賞這日本國技收費可不便宜，一個四人廂座約四萬日圓（折約二千八百多港元），樓上單人座位則約八千多日圓（約六百多港元）。

內裏有一相撲博物館，記載了這運動的歷史及資料。此館平時對外開放，但有賽事的時間則不許有外來者。如入場欣賞相撲表演，中場休息時可以前往看看。

我時常鼓勵朋友爭取機會欣賞此日本傳統國技，如果早點前往購票，還可以取得一個「福袋」，內裏有很多禮物，通常其價值比花費買門票還要高，但禮品是否合用，則是另一回事。

在剛開始時，由「十兩」（新秀）相撲手上台，其後是資深的上場，兩者相比互見高下。

這些一般人眼中的相撲，是兩個三百磅的巨人不穿衣服，只有一條比內褲更暴露的布包着私處，掛着一個超大的「肚腩」，頭上卻紮了一個古裝髮髻，猛力撲向對方，互相掙扯，每個回合只有半分鐘不夠，沒有意思，但要是能看明白，其實趣味極大。

坐於身旁的是兩位日本老人家，帶同許多書本及資料，還認真向我們分

析賽情，預測戰果，如數家珍，興奮異常。

不過當天新秀賽的賽果是：三名優勝者分別是俄國人、蒙古人及韓國人。

兩位日本老人無限慨嘆説：「唉，這是我們日本的國技，怎麼弄得今天這田地啦！」説來滿臉苦澀。

其實數年前的相撲全國總冠軍名武藏丸，他是夏威夷人，今次賽事，他也露面與大家打招呼，惹來轟天歡呼。再説，在廿多年前，同是夏威夷人的高見山，可能是第一代的外人相撲手吧，他雖沒登上過總冠軍席位，但在日本相撲界也打出了名堂。

甚至今日的總冠軍（日語名「橫綱」）名朝青龍，原是蒙古人。可見這純日本國技，早已受到極大的異族衝擊。但朝青龍一出場，你就可以看到他與眾不同的丰采，他一身結實的肌肉，肥大的身軀看來不失靈活。

妻子雖完全不明白相撲條例，但經我仔細解釋它的歷史及技術後，竟然越看越覺得有味道。「相撲對峙，並非純粹憑重量及力大，其實當中蘊含着國術技巧及運動技術，因為在兩人互相角力糾纏在一起時，需要憑感覺去探

索對方發力的勁道、方向及部位，以柔制剛，還得懂得靈活閃避，不是單靠力推或碰撞，尤其是當一個達三百磅的巨人猛力衝向自己時，如何制勝，當中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是技術與藝術的混合。」

相撲比賽的安排很緊湊，採取淘汰制，一戰接一戰，絕不悶場，如能有位熟悉此傳統運動的人從旁講解，看起來更是趣味盎然。

我年輕住在日本時，很喜歡看相撲，對此運動十分着迷。當年拿到相撲手送的手印（比常人的手大很多）及簽名，還當珍藏哩。現在常提醒朋友若遇上日本相撲賽事，絕不要錯過欣賞機會。

島國島民

關東

日本是個島國，向來予人遺世獨立及有着濃烈的自我文化的感覺，島民心態表露無遺。

我曾在日本工作及生活，日本朋友也多，在與日本人接觸的日常生活中，不難找到眾多例子，證明日本人自視為與別不同。

我問：「為何日本人酒量都這麼好，少見你們醉酒？」其實我經常看到日本人醉酒，這只是客氣的稱讚。

誰知對方答說：「我們日本人的腸胃結構與別人不同，所以不易醉。」這答法也實在令人詫異。

有一次在北海道與日本老友聚舊，室內有多個不同國籍的人。席間，日本人談到當地的著名紅燈區薄野，有幢大廈全座皆是色情架步，連一片小食

店也容不下，每一層都滿是甚麼熟女啦、制服誘惑啦……那些宣傳單張海報等，也是極為搶眼，極盡挑逗之能事。

最後竟有日本人說：「你們這些外國人還是喝酒算了，在日本帶有色情成份的娛樂場所是不接待外國人的。」

有人不服氣，說：「我懂日文。」

答：「沒用，我們能聽出你的口音來，一定不接待你的。死心罷。我們日本人特別乾淨，沒有愛滋病，所以不歡迎外賓。」

大家都知道事實不然，日本已發現了不少愛滋病個案。老實說，現在已是「世界無淨土」，日本又那能倖免？

其實日本有許多這種「我們跟其他人不一樣」的心態，我二十多年前在日本生活時，對此感覺非常強烈，到現在還略感覺得到。曾與一位日本的政界人士談論對亞洲地區的看法，他竟說：「我們日本不屬於亞洲。」

今日，許多日本棒球明星已晉身美國球隊；足球明星也到歐洲參賽，參加世界盃的日本國家隊也用了外籍教練；傳統汽車業大公司也起用外國人執掌公司。但願這是更快、更開放融合的明證，讓世界有更多和諧。

外語之窘

我想很多外國人在日本遇到的問題，並非在於不懂日文，而是日本人的態度往往令人摸不清他們的意思。你可嘗試在日本一般本地的酒店內致電服務台，要求拿一些衣架，那你必明白我說的是甚麼。因為你可以說上半小時，對方仍不明白你的要求，而你可能也不清楚他們回應甚麼，但對方通常一直不願掛線，不厭其煩地跟你長時間討論。我想最佳之法，是自己走一趟，拿個衣架到前枱作樣板。

在日本經常面對此等情況，你也可試着到一個小鎮上賣蔬果的店舖，請店員給你一些白色的信封，我保證你與對方不斷說上廿分鐘仍未能解決得了。日本人經常無法明白顧客的意思，但又很想幫上個忙，最終常是越幫越忙。

我妻曾入住一日本普通本地酒店，當時需要找些熱水將東西溫熱，她不懂日語，以英語致電服務台，要求一個大碗，一位服務員拿了三個小飯碗來，她要求大一些的，花了很長時間解釋及形容，對方仍然不明白，妻子只得改變主意，要求一個類似冰桶的桶子，服務員竟示意她到外頭製冰機去取冰塊。知道他會錯意，妻子耐心再複述，表示需要桶以便放入熱水，服務員滿面茫然，但終於拿了一個盛滿了冰的冰桶給我們。冰塊是可以倒掉，可是何處拿到沸水？妻子再費一番唇舌，大半天過去了，服務員仍是不明白，把她折騰得可以。到最後，她說：「Hot, hot！」店員大悟，轉頭拿來一壺熱咖啡（因為日語熱咖啡簡稱 Hot-to），真是啼笑皆非！

百敗名駒

關東

以往在日本賽馬並非高尚的玩意，現在觀念已改變，賽馬成了流行的娛樂，與香港一樣，有馬經報章，兼且電視直播日本不同地方馬場的賽事。電視播放賽馬不僅是日本賽事，連外國賽如澳洲等地的也有，可見賽馬風氣之盛。

日本有多處養馬及訓練馬匹的地方，包括離札幌三至四小時車程的日高，用以提供給不同的賽馬場及作其他用途。日本馬匹也在本港作賽，成績算是不錯。只是零四年度的邀請賽稍見失準，那次日本代表馬全部鎩羽而還，捧場客皆焦頭爛額。

對於日本騎師，香港人並不陌生，諸如二零零四年底香港賽馬會舉辦的「國泰航空國際賽」，代表日本的便是武豐（Yutake Take），他與法國代表

蘇銘倫並列冠軍騎師。

說到日本馬，最近日本同事和華子（Wakako-San）告訴我說：「目前日本最具人氣的是一匹身軀細小名叫 Haruurara 的雌馬，此名字意思是『寧靜春天』。」

我問她：「此馬是否一如我們香港的馬王『精英大師』場場稱冠？」

和華子即時搖頭說：「非也，非也，此馬之所以聞名，是因為電視台一個節目中披露了牠跑了幾十場賽事，但從未贏過任何一次，破了日本馬壇紀錄，較美國那匹常敗之馬 Zippy Chippy 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從此牠輸得越多，越受注目。」

「直至二零零四年底，『寧靜春天』已經八歲了。此名駒連輸了一百一十四場，破了日本賽馬史紀錄！日本舉國上下，無人不認識此長敗之駒，惟獨今天日本那一匹馬是馬王，相當大部份人都不知道。」

我說：「不可思議！」

她續稱：「於是有人提議，以全國最好的騎師武豐去策騎牠，希望可以打破牠不勝的紀錄。」

「賽事在高知的一個馬場進行，引來大批觀眾，大家都等待奇蹟出現，雖配有冠軍騎師武豐，但此馬當然不負眾望，仍是落敗！」

「武豐事後接受訪問時說：『跑了首三百公尺，我已知勝不了。』」

我想此馬縱使能勝出也不應入圍，否則會產生反高潮效應，令日本舉國失望。

和華子說：「對呀，這結果並不叫日本人失望，因為大部分人日本人當時都希望Haruurara不要跑贏，有些人更故意投注於牠，在牠真的跑不上來時，大批馬迷在歡呼喝采，為牠保持了這長敗紀錄而興奮！」

也許是由於這種心態，許多人對Haruurara疼愛有加，經常送蘋果、鮮花、葡萄，甚至寫信給牠示好。有些人更送白米給牠的練馬師Dai Muneishi，期望他會好好的愛護牠，不會把牠送往屠房。

日本的名作家Kiyoshi Shigematsu特別為這隻馬寫了一本書，故事更被拍成電影，這真是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想起美國也有講及馬的電影，如幾年前一齣以二、三十年代為背景電影海畢（Seabiscuit），但那是一頭勇往直前，永不言敗，奔向勝利的名駒。這是充分表現出美國人與日本人性格的兩

個極端？是美國人普遍較為好勝？

問日本駐港總領事北村先生：「為甚麼這麼多人支持這不勝馬？」

他答：「可能是代表了日本人傾向同情弱小，即如兩支球隊，最多人為弱者打氣，挑戰強者對手。日本人有種性格是知其不可為而為，這在日本人的許多事蹟中都可以看到，諸如《四十七個浪人的故事》，他們為被殺的首領報仇，終於全部犧牲掉。」

對於這情況，和華子對我說：「日本人近年經過了不少風風雨雨，甚至經濟泡沫時期，已到達一個階段是不追求成果，只講求盡力而為便問心無愧，對生命的看法徹然改觀。」

馬場有眾多Haruurara的紀念品出售，還有特別為牠灌錄的鐳射音樂碟。雖然牠「戰無不敗」，但不少馬迷仍愛投注在牠身上，那張永遠贏不了的彩票，便留作「符身護」般，帶在身上，因為他們相信，這隻從未能勝出的馬匹都不被宰掉，反之可以留在賽場上屢敗屢戰，實在是一隻福馬，希望這彩票可以保護自己在工作上免被解僱！

這真是同馬不同命，相這大多數其他馬匹，如果不爭氣，可能已被迫退

役到超級市場的貨架上去——充當狗糧！

和華子說：「下次看到你，給你送個Haruurara幸運符。」

見我不明所以，她解釋：「此乃Haruurara的馬尾毛做成的符，專門保佑交通安全，甚受歡迎，曾經在三個小時內售罄！」

「哦，用牠的馬尾毛保佑交通安全？」

她應道：「是因為Haruurara跑得夠慢，所以安全！」

關東

義大利人看日本

日本人遊踪處處，尤其是在歐洲名勝古蹟特別豐富的地方，其中義大利是日本人的一大至愛。日本人愛西歐文化是公認的事實，所以你在日本可以找着很多西餐館子，形格甚至比香港來得正宗。

在原宿、涉谷一帶有一些很是不錯的法國餐廳及咖啡館，也不需要只是往那些貴地方去。上次去東京，在銀座找到一間簡單而地道的義大利餐廳，有一家小店Osteria，開放式設計，價錢也不貴，甜品水準極佳。

帶我到Osteria試菜的是一義大利友人。他首次到日本，對一切都感到新奇，尤其是他聽到日本原來處於經濟衰退期已超過十年，十分震驚，因為他看見人潮處處，當地人衣着光鮮，汽車也多，大百貨公司的顧客擠擁，絲毫看不出任何問題來。

友人甚至說：「這已是經濟衰退的現象？義大利若能有如此景況已很是不錯了！」

其實泡沫爆破後已超過十年了，無論如何，經濟現已平穩了吧，現在還念念不那些不真實的好日子，永說現在經濟衰退，也實在有點不合時宜，雖然日本經濟結構是有很大問題，但做人也得要腳踏實地，面對當下啊！

我與他乘坐地鐵，他看到幾個人在車廂裏熟睡，竟說：「如果在義大利有人敢如此睡覺，他身上的財物必全被人家偷去，若是戴上假髮、假牙的話，哈，肯定連這些寶貝也被脫去！」

他形容自己的國家說：「義大利的大城市全無秩序，治安不佳，國民沒有安全感，經濟亦差，與日本比較，實在是兩個世界！」聽來實在誇大了，我印象中的義大利並非如此差勁。

他轉過頭來望着我，露出古怪的表情說：「我也不明白，為何日本人這麼喜歡到義大利去旅遊？以他們的性格，以及習慣了的生活方式，如何能適應我們的國家？」

我看到他的表情，笑着回應說：「這才算刺激的體驗吧！」

義國友人一直對日本讚歎不已。別說他是首次到日本的歐洲人，對日本接觸機會十分多的香港人來說，有時也會對此民族的一些做法及習慣感到詫異。

我曾與日本人一起共事，就常感到他們的思維方式、處事習慣、甚至推理方法，與其他國家的人很是不同。這不一定是壞事，但與他們交往時，必須清楚他們對事物的看法，若以自己的邏輯加諸他們身上，肯定行不通。

人口老化潮流復古

關東

談到日本社會的轉變，當中日本人口的變遷最為明顯，目前人數最多的年紀群是五十四至五十六歲的組別，他們是第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之後人口比例激減，可見人口呈現老化迹象。

人數量多居次的另一群年齡組別則為二十九至卅二歲，此乃日本的第二個嬰兒潮時期，即一九七一至七四年時期日本的出生率的，但也較五十多歲的組別為多。

日本朋友吉見對此情況特別憂慮，他說：「這意味着日本在二零五零年時，七十多八十歲的國民佔大多數，必然會帶來連串的社會問題，除了長者的價值觀與新一代的平衡問題外，今日一個人退休後，可能由幾個人供養；但至二零二零年時可能僅得三人負責供養；而繼續發展下來，等人供養的長

者人數可能比年輕人口還要多，實在是個頗嚴重的問題。」

我應道：「這不光是日本的問題，事實上，全球發展國家及地區年老化日趨加劇，這情況有迹可尋。」

另一日本朋友池口說：「我們不說這等社會經濟大問題，光看日本最近的一些復古潮流，你就可知道我們這些中年一族仍是有市場的。」

吉見：「說的是，我們祖母輩吃的黑豆成了新寵兒，甚麼黑豆茶、朱古力黑豆等等再現；另外新一代還吃大豆粉，貪其含豐富維他命B；亦喝蕃薯燒酒、黑醋等，都是以往老人家吃喝的營養品。」

池口更說：「這復古潮不單是食品，還有用品，老一派的牌子再度興起，有些甚至是新一代從未聽說過的牌子，成了當今寵兒，例如著名品牌Glico，其跑步商標，又再出現；運動品牌Adidas的老招標目前更受歡迎。」

我覺得很有趣，問他們究竟是甚麼原因，吉見說：「因為我們這群中年人多，習慣了這些往日年輕時追求的牌子，當年可能渴望得到但得不到的，也有種感覺是伴着自己成長的，更有份懷念及親切的感情，這種感覺總是『往昔好』（Good Old Days）。」

池口說：「對啊，中年人數最多，且有經濟能力，即有購買力，有影響啦！」

我附和說：「真的是，香港也有這情況，人口開始老化，我們這中年的一代人可以影響到目前的價值觀，帶出了復古潮流，所以我們當年流行組樂隊的，現在又來了這趨勢，使青年人也跟着玩。事實上，光是年輕人又怎會有復古這回事？」

喜宴漫談

最近有一位香港同事結婚，不少外地的同事特別遠道而來喝喜酒。香港的喜宴也真令他們大開眼界，本地許多習慣也真的令他們大惑不解。

日本來的朋友拍拍我肩膀問：「我很餓了，為何喜帖上清楚寫着準時七時開始，但直至晚上八時多了仍沒有食物上桌？」

「噢，這是香港人的習慣。唔，也說不上甚麼原因。啊，有些人會取其長長久久意頭，至九時才開席。」我支吾以對，也感到有點說不過來。

慶幸這是西式婚禮，若這些外國同事出席的是老式香港傳統婚宴，即賓客四時到場打麻將，至九時多開始上菜，匆匆吃過急急散席，他們更會感到不可思議。

近年已有所改善，有等婚宴場所不准抽煙，不會煙、酒、麻將聲滿場般

令人頭昏腦漲。近年的婚宴又減少了那些仿效通俗電視節目的玩意，少了挖苦新人，總也算有點點進步吧！

可是我發覺新一代的婚宴常是演詞長篇大論的，我的一位長輩曾訴說：「我是參加朋友兒子的婚宴，跟新人不熟又相差了兩代，整個晚上就要看一對新人由小至大成長過程的相片及短片，加上早上於教堂舉行婚禮時的三十多分鐘剪輯片。又聽了五篇演講，悶了個多小時，總有點格格不入的情況。」

即使是生活及文化與香港較相近的新加坡，當地人也不太習慣香港的婚宴，星洲朋友說：「出席這等場所最常遇到的尷尬情況是，所有香港賓客都穿着隆重，相比我們新加坡人的服飾，我們總顯得過於隨便。在我們的地方若是打領帶穿西裝的話，可能會被誤會為新人或其親人。」他說的也是，習慣還是有差異的。

我多次參加星洲的婚宴，印象是比中國的更喧鬧，因為他們會在新人到桌前敬酒時大叫：「飲……勝！」叫得聲音越大越顯高興。

說到敬酒，我覺得有些香港人並不太懂這方面的禮節，往往在一對新人步入會場時，不曉得應站起來鼓掌表示歡迎。有時甚至一對新人在台上舉杯

祝酒時，大家仍是坐着不動的一手拿起酒杯向前枱輕輕舉舉便算了事。在外國人眼中，這顯得有點不敬。

為此，我一位外國朋友笑曰：「眾人坐下來祝酒的風氣我想是美國式。」

「甚麼美國式？」

「美國總統式。」

「何解？」

「因為美國總統宴客，為了保安理由，祝酒時賓客都毋須站起來，僅坐着舉杯，是免得有人乘混亂之際出亂子吧！」

說回婚宴形式，雖然同是亞洲地方，日本婚宴與香港相比則截然不同了，若有機會得要參加一次。

就像婚宴的時間，亞洲大部分地區通常都在晚上舉行，而在日本則多在周末中午。我在日本工作時曾出席多次婚宴，新人很早前便發通知給賓客。

記得我首次收到日本喜帖是朋友吉川先生邀請的，當時很是興奮，但前輩提醒我：「人情要厚。」我的愉快即時化作了壓力。前輩說：「這麼早發通知的習慣，是要給賓客充裕的時間儲蓄人情啊！」

原來日本人無論職位高低，都愛籌辦極為奢華的婚禮，新一代也不例外。賓客也要知趣，付上足夠人情才好。前輩教我到書店或百貨公司買一個禮套，那是一個白色信封外加一條金與紅的幼帶，把禮金放到裏面，信封外面寫上自己的名字便可以。中國人總覺得喜慶日子，用個白色封套好像有點兒那個，但入鄉隨俗，最重要還的是「內涵」。另一方面，中國人在辦喪事時帛金才會是單數，但日本的習慣婚宴人情取單數，以其分不盡作意頭。

日本男人出席喜宴常是黑色禮服、銀色領帶、白襯衫，主家及他們的親人更是燕尾禮服一度。沒有這樣隆重衣飾的話，大可以租來一套，在當地十分方便，女人也總是悉心打扮，更有出動整套和服者。

日本賓客會論資排輩，一大早便坐在已安排好座位的禮堂內。跟香港人一樣，新人也會換衣服，婚紗禮服，很冗長而多的演詞，由父母、監護人、上司、好友……論流發言，聽懂日文還好，不然只呆着看人家笑。新人必會在台上講一番說話多謝父母，每一次我所見者，皆說得聲淚俱下。哭，好像是發言儀式的總結。

之後，新人會換衣服，男的是和式禮服，女的則頭披白頭巾的禮服，對

於中國人來說可能覺得不吉利，但日本人認為是代表純潔。

較好的是食物會在儀式進行時上桌，所以賓客不用餓着肚子。一個婚宴時間需要最少三個小時。可以想像，一場婚宴所費之鉅。所以日本人流行旅行結婚，是絕對有經濟需要的。

在下午尤其是周末的日子，在日本大酒店等宴會場所，常見穿着華麗的、剛喝完喜酒的賓客，手中拿着許多由新人送上的禮物，其實這是以很昂貴的「人情」互換而來的。

彈子店的誘惑

香港有座大廈的外牆燈光上下轉動變色，而且色彩鮮艷奪目耀眼，日本朋友看了，說句：「哈，拍千高大廈！」許多人可能不知所云。不過，到過日本的人，肯定注意到成行市的「拍千高」店，門前那些不停轉色的光管招牌，就有點像香港這座變色大廈。從招牌望進玻璃牆內燈火通明的店舖，坐滿了全神貫注的人，日以繼夜的熱鬧。這就是日本人最愛流連的「彈子店」(Pachinko)，遊客可能在路過時已受不了好奇誘惑，坐下來玩幾遍。

Pachinko，又被譯成「彈珠盤」，它的名字來自打鋼珠時發出的聲音。當地華人都愛譯它的音「扒金庫」，因為這遊戲就像扒金子般令日本人着迷，在日本流行達卅年之長，取代了角子老虎機的玩意。

有說日本全國共有三百多萬台彈珠遊戲機，平均二十多人便有一台，可

見其普及程度。有日本作家曾形容這遊戲「遍及日本整個國家，並伴隨日本國民的一生。」

店前的閃燈招牌頂通常會放有一面旗子，寫着有幾多台機可供選擇，又或寫上「新機入荷」，即是剛有新款的機運抵。不過，那些機無論新了多少年，門口的招徠卻不改。

這些彈子機，其實百變不離其宗，可以入錢或買來一大盆銀色直徑約一公分的小鋼珠。玩法是將鋼珠倒到機內的進口，然後輕巧撥動右下方的扳掣，彈擊小珠子，以個人技巧把小珠彈向機器內的一個承接小口去，這必須靠自己的手力去控制彈力，使這小珠子剛剛好跳到小口的位置裏去。就憑彈入機內的珠子去計算得分，贏取更多的鋼珠。

熒幕的畫面迫真，富有動感，有時像個真魚缸，看來像真魚兒游來游去。

不過，長時間對着同一個畫面，及同一動作的話也不怎樣刺激了。通常放眼所見，店內玩的大多都是退休了的老年人，坐上一整天在消磨時間。許多目無表情，機械性地餵他那機器。

我曾在旁看看日本人玩樂，通常坐下來的都不斷倒入鋼珠，贏得更多倒入更多，輸掉的往往不忿氣，繼續碰運氣。許多人結果都是輸掉了好幾盆珠子，失意地離去。

也有人幸運地偶然贏得巨獎，鈴聲響遍全場，令在場的人羨慕不已。以往能把住關卡，贏了不貪的，可以換取獎品，通常戰勝者抱着大盤珠子換取些微的禮品如牙膏或肥皂等。一次同行友人見狀，輕聲問我：「不是嘛，就僅得這些東西？他們為何仍會如此興奮？」

我應道：「這只是掩人耳目，法律規定不可以博彩，所以表面上只送獎品，他們會懂得到後巷去，將獎品再換取金錢的。」

「啊！」即時友人明白過來。

不過，這已是幾年前的做法，現在的新機器越來先進，玩遊戲的人只需在同一部遊戲機內投入紙幣，它便自動跌下銀珠。贏了錢不想玩的，按個鍵便將銀珠子折算為錢幣，十分方便。夠運氣的，大可不動聲色，瀟灑贏一回。

我很少進Pachinko店，亦不鼓勵朋友進去，因為以前在裏面玩樂的人不

少都煙不離口，不消一會兒，已沾得全身煙味，極不好受。而且賭博亦不是我所好，Pachinko 玩法亦頗為沉悶無聊，對我沒甚吸引力。

卡拉不ＯＫ

關　東

最近我們幾個家庭一起到日本西北部旅行，到了一處郊外小鎮，晚間沒甚麼娛樂，連我最喜歡的現場演奏樂隊也沒有，眾人悶極無聊，有朋友提議到旅館的卡拉ＯＫ去作樂。說實在的我向來對卡拉ＯＫ存極大抗拒，不過礙於委實沒有娛樂的地方，要老少咸宜，卡拉ＯＫ也是個別無選擇的選擇。

我認為卡拉ＯＫ這玩意十多年來令無數人飽受折磨，也不知是誰人想出的惡念，我認為理應揪他出來，好好教訓！

我只知卡拉ＯＫ首先在日本開始。「卡拉」一詞，即是「無人」之意，而「ＯＫ」則是英文orchestra「樂團」的簡稱，卡拉ＯＫ意即是「無人樂隊」。

二十六年前我在日本居住時，夜生活場所已有此種消遣，以日本歌為主。初期，在大阪北新地高檔的酒吧中有人彈鋼琴，酒客上台高歌。對於樂

師來說這是個極大挑戰，因為前往唱歌耍樂的客人都不會是甚麼高水平的，五音不全者居多，加上喝了幾杯啤酒壯膽，唱起來便更放肆了。樂手都得跟音遷就，有些人唱歌時如拉牛上樹，時如老年唱機，伴奏起來夠考工夫。

可能沒有樂手再想當此苦差，再者是樂師薪酬日漸上漲，這些地方其後只播純音樂的卡式錄音帶，那時還未有鐳射碟或螢光幕播放字幕這東西，大家都是拿着歌詞來唱。

最近讀報，介紹一名據說是卡拉OK創作者的日本人，我跟朋友說：「這人應要嚴刑拷打！」因為這玩意對我來說真箇是虐待，其一是我不懂唱歌，有了卡拉OK便經常被人迫着唱，令我苦不堪言，尷尬萬分，但卡拉OK在香港高峰期時，許多酒家連晚飯時也讓客人唱過飽。

但我發現，不只是我，原來有許多同病相憐的朋友，往往在滿不情願下唱些幾乎沒甚麼音調的歌來混過去，難為極了，既不娛人又不娛己。更糟的是被迫聽那些自以為歌藝了得者在破喉大叫，還捧着米高峯堅不放手。

我有一位朋友，在卡拉OK忍受了一個晚上那些不願將米高峯移交、表演成狂者的歌者後，微笑對歌者說：「你真好，令我以後都會覺得付錢買唱

片是值得的。我以前瞧不起歌星，現在深感會唱歌真了不起。」聽者還沾沾自喜，以為被稱讚。

有一位朋友對我說：「我更慘！上司經常迫我們這些下屬去聽他唱歌，不去也不能，不聽又不能，不讚亦不能……」對這些話，許多人都有同感！另一人回應說：「這只是人性的表現，是你上司性格坦蕩蕩，甘願將自己的短處讓你看到罷了。」

說真的，施以酷刑不一定要鞭打，被迫聽卡拉ＯＫ更慘，因為音樂足以刺激每個細胞，這何止是精神折磨？同時是肉體虐待！

你會想起七十年代電影《發條橙》嗎？懲教專家為迫令嚴重罪犯擺脫罪惡意念，長時期不斷迫令他們看極度血腥暴力的片段，令他們對這些行為產生抗拒。差勁的卡拉ＯＫ歌唱實有同樣效果呢！

但卡拉ＯＫ席捲日本廿多年不衰，還落籍亞洲各大小城市，流行至今，亦可能表示有市場，所以造就了不少商機。有商機則表示切合一類人的喜好。雖然我未必同意這種文化，無可否認，在一塊少晚間娛樂場所地方，若有一、兩個人願唱歌，大家也能忍受的話，卡拉ＯＫ也是一班人的可選擇聚

會方式。不過，在這種場合也僅少數人享受唱歌，那咪高峯往往如燙手山芋被傳來傳去，如玩音樂椅遊戲傳禮物般，沒有人願意接手。加上螢幕上極為庸俗的畫面，對於我，這玩意很難接受。

到了今日，卡拉OK在香港已沒有以前般流行了。所以，在旁人破喉大叫之時，我不禁在想：「幸好卡拉OK熱潮已開始退減，恰似黑暗快要過去，黎明即將來臨！」

暖暖廁板

日本的電動恆溫坐廁所發明了許久，可能成本太貴，在香港未能流行起來。

這類馬桶以電子操控，只要輕輕按掣便有多類功能，基本的沖洗絕不可少。天氣冷時，還可發暖保溫，度數可以調較，冷熱悉隨尊便，也有不同的水溫、水速、不同的噴水方式、噴射位置各角度，洗過乾淨後，還有不同的暖風代為吹乾，功能繁多。

這類坐廁在日本的酒店及家庭已很普遍，我十多年前往探一位植種冬菰的農民朋友，其山區住宅，已安裝有。奇怪的是，對東瀛產品極為受落的香港，竟一直以來不為所動，許多年前在一些高級浴具專門店曾有推介，但始終未能打動香港居民的心。不過我相信這與坐廁成本昂貴有關，香港人都較

實際，若新產品與傳統用品價格相距太遠，則寧取舊棄新。但可惜的是香港及各地廠家也沒有想過在這方面自行創新，以製作設備更適合當地人及成本較便宜的坐廁。

初接觸此類坐廁時，由於是全日文介紹，掣式也多，有點束手無策的徬徨，但經試用後，有些人仍接受不了，但普遍來說都是喜歡的。

其實，這類坐廁的設計十分衛生，無論是家居或公眾場所應用，也百利而無一害，以身邊親友的意見，我發覺女士們尤其喜歡這種體貼坐廁。

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我的小女兒初接觸此新穎東西時，簡直樂此不疲，不斷找借口上廁所，逐一按紐嘗試，洗完一次又一次，吹乾了再洗又再吹乾，如果香港也普遍有此類廁所，對小孩子的如廁衛生也較放心。」

另一樣要稱讚的是，日本酒店的洗手間，通常男女的梳洗用品齊備，諸如棉花、鬚刨、梳子、牙刷等，這點比歐洲的酒店要細心得多，真能為顧客提供了方便。

洗澡後浴室的鏡子習慣上都被熱蒸汽弄得模糊一片，難以在此時對鏡梳洗，但在許多年前，我入住東京一間酒店，發覺鏡子中央塗上一層防蒸

汽的透明物膜，令人沐浴後，便可以立即照鏡，但今日許多歐美或本港的酒店，仍未想到有此需要，日本人注重生活細節的周到，實在是其他民族少有的。

百貨「催物場」

在香港，百貨公司越來越少，但日本仍有許多，特別在新宿、銀座等地方。這些公司每層出售不同的貨品，但在頂層往往是「催物場」，即是貨物大傾銷的地方，這是日本長久以來的傳統。

如在早上到大百貨公司去，可看到頗有趣的現象，許多人在百貨公司門前輪候，等待開門，以能第一時間到「催物場」去搶購廉價貨品。

有一次我到新宿的京王（Keio）百貨，在早上十時已見老老少少的在輪候，人龍長長的，其中以女性為多，只見大門甫打開，眾人便爭先恐後地湧到位於八樓的頂層去，大伙兒對公司的地形看來都十分熟悉。

那天「催物場」出售的是二手禮服，即是曾租給赴宴或結婚的客人，也有大批和服及舞台衣飾，甚至用以配襯的鞋子及手套，都是名貴的服飾，雖

然打了大折扣，看來仍售價不菲，由幾萬至幾十萬日圓不等。眾人一擁而上，在最短時間內，挑選自己鍾愛的禮服，也不介意別人曾經穿過，有些遲來的，只得羡慕別人手中的至愛。

許多日本人都習慣留意每家公司的宣傳單張，以能在第一時間買到價廉物美的貨式。日本百貨公司一般都貨品齊全，而且擺設考究，有些更極盡鋪張之能事。

日本人對美感的追求，可從日用品中欣賞到，光是雨具、頸巾，我們都可以找到上百種款式。單是吃飯的碗，日本人便設計出各式各樣的形狀、用色、圖案、材料及大小，就算是一雙簡單的筷子，也可以有不簡單的構圖，讓食具也成了藝術品。

一個民族的生活質素、水平、文化及藝術感，其實可以在一間百貨公司內看到一鱗半爪。

百圓店的瘋狂

日本貨向來予人較貴的形象，但近年這觀念已有了許大改變。最近有女同事到日本旅行，就買回來不少實用的日用品充作手信，一人一份，有人笑問她：「是否日本街頭滿地貨品供人撿拾，可以這麼大手筆。」女同事說：「日本有些東西物價廉宜，都是在當地的『一百日圓店』買來的，即每件貨品僅約七港元，看，質料不遜於大百貨公司的貨品。」

的確，近年日本時興的「一百日圓店」帶來了售物新概念，有說香港的廉價零售店如十元店等也是來自日本的百圓店的構思。以往，與香港朋友到日本，大都躲到大百貨公司去瘋狂購物。近年，許多人流連時間最長，收穫最豐的是在比較便宜的店子。

有次我與一班任職高位的大男人，在東京晚飯過後，沒甚麼其他活動

時，經過一間燈火通明的百圓店，貨品掛得密密麻麻的，大家的腳步都不期然地踏進了門，然後分頭探索，摸摸看看，雖然有些貨品普通，但亦有令人驚喜的超值品，而且日本人心思較細密，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意。最重要的是，總會找到一、兩份合用的，最後人人都買上了一大堆，尤其是用以做手信，可能是比那些中看不中用，吃來總是太甜膩的甜餅來得便宜及實際。

難怪有時我在這些店內，看到香港旅行來的，盡情發洩其購物狂後，還頻呼：「超值！」

這些店舖貨品千萬種，由化妝品至衣物也有，有時也真不明白為何在東京這塊寸金尺土的地方，可以這樣的價錢發售。

另一些近年新冒起的廉價店舖。其店舖一般設在旺區，營業時間特長，由上午九時開始，至凌晨三時才關門，服飾、家居用品、電器等等一應俱全，貨品價錢十分廉宜，啤酒等飲品也比別的地方相宜，惟地方比較擠迫，不過，深宵掃便宜貨不啻是好消遣。

此外，要買廉價衣服的話Uni Glo是個選擇，專門售賣設計簡單的平價

服裝，其連鎖店遍及全國各地。

目前，日本流行混合服裝，即上身穿名牌衣衫，拿外國名牌手袋，下身一條Uni Glo平民牛仔褲，看來又不會令人有格格不入的感覺。

當然心理必要有準備，這些廉價貨品，絕大機會是「中國製造」的！你遠道往日本買東西，是為了搶購國貨？

上鍊娃娃——電梯女郎

關　東

逛日本百貨公司，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電梯女郎，這似乎是日本特有的職業。電梯女郎永遠穿着漂亮，打扮一絲不苟，粉色的整齊套裝，戴着帽子與手套。她們都禮貌地不停介紹每一層的特惠推廣，笑容可掬，看來像個上了鍊永不疲倦的日本娃娃！

這是服務行業中的另類服務，年紀輕輕的職員整天困在個箱子似的電梯內，機械式的背出歡迎詞，不見天日，沒有可以增長自己的知識，也沒有發揮的機會。

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看到那位電梯女郎在唸着每層樓的貨品，呆呆板板的，遂跟她搭訕：「小姐，附近那裏吃東西最有特式？」那女郎卻沒有任何反應，繼續說：「三樓家電，四樓男裝……餐廳在九樓。」也實在不知道電

梯女郎對客人來說的實際服務及印象是甚麼。

跟一位經營百貨公司的日本朋友說起，他說：「這是公司形象，很重要啊！她們訓練嚴謹，一舉手、一投足，連鞠躬的角度都要一致，絕不簡單。」信焉？

這實在是個怪現象，在現代這一個講求效率、講求增值的世界，以日本又是一個如此富裕及薪酬這麼高的國家，在人力應用上理應十分小心，但往往又保持這類傳統作風，真懷疑實際的效率是否可以提升。

除了電梯女郎，修築公路時，必會有兩名工人拿着指揮牌，負責指揮往來車輛，這在香港，只需公路兩頭安裝交通燈便解決了，何需浪費人力去做此單調而危險的工作？日本地鐵站內，「行行企企」的管理人員亦隨時可見。

話說回來，現在經營環境困難，已有許多百貨公司不用這些電梯女郎了，但在大城市的大公司裏，這還是常見的。

膠囊旅館

東京寸金尺土，租金之高是全球數一數二的，比香港還要貴。所以前往當地旅遊，最大開銷還是在住宿，通常日本的商業旅館收費也比較合理，但如果你還想節省一點，不妨考慮體驗一下當地流行的「膠囊旅館」(Capsule Hotel)。

所謂「膠囊旅館」，就是提供僅得四呎乘三呎乘七呎床位的旅館。驟眼看去像甚麼？我就直覺像寵物店的一排排籠子！一般分上下兩格的一列列床位，有空調，人由床頭爬入，進去後關上玻璃門，拉上布簾，就是個人空間。

在裏面僅可以坐着活動，唯一娛樂便是那部小小的獨立電視。由於其形狀如藥丸膠囊，故而得名。

日本人以愛潔淨、重衛生稱著。這些旅館雖然細小，大都打理得一塵不染。我曾參觀過一間在涉谷道玄板，只招待單身男子，大門處有一牌清楚寫明不歡迎醉酒及紋身者。旅館有恤衫及替換衣物出售，方便臨時借宿人士。入門後要脱掉鞋子，才可內進，裏面燈光通明，走廊乾淨，床單被褥雪白。

旅館樓高四層，共有六十個床位，每層設有公用洗手間，浴室有浸浴及桑拿，還有可吃小食的休息室、儲物櫃等。收費僅為三千七百日圓，折合約為二百多港元，實在划算。

此等旅館的好處是封密式間格，聽不到旁人的鼻鼾聲及嘈吵聲，關上門拉上簾便是自己的世界，安全感十足。由於一般都是全男賓，氣氛也份外輕鬆，許多客人都愛穿上旅館提供的浴袍到處走動，到休息間吃吃喝喝。由於不是時租酒店，閒雜人相對較少。

旅館負責人十分友善，見有一家人來投棧，禮貌地表示：「男孩可與父親留宿，不另收費用罷。至於小女孩及母親，則十分不好意思了，我們這裏只接待男賓。這樣罷，對面有一小酒店，我可帶她們去試試，收費也不很

貴。」

入住這些旅館的多為當地人，有些因趕不上回家的最後一班車；有些應酬晚了不想回家；有些喝多了酒不方便駕車。當然，也有些旅客為了省錢。

在未有此類旅館出現之前，趕不及回家者，要省錢的多到通宵的咖啡店或戲院去打瞌睡。我廿多年前派駐日本時，仍是單身，這類度過一宵方式也曾試過好幾次！

輕鬆宅急便

看到日本人在本國旅遊時，輕輕鬆鬆的如逛公司般的，別奇怪。我們今次到北海道旅遊，便見到一位西裝昂昂然的男士，瀟灑的到溫泉區的度假酒店，他身旁一位打扮漂亮的小姐，只是拿着個小小的手袋，沒有任何行裝。

除了因為日本很多東西可以租用，也因為設有非常方便的「宅急便」即速遞服務，代將物品送抵門前，覆蓋網絡極之完善。一般來說，市郊的酒店，甚至滑雪場、高爾夫球場等地都可以送到。托運、收件的地方，也可以是一家便利店。

起行之前，只需把行李送到住宅就近的便利店，隔一兩天便可到目的地提貨。同樣地，旅程完畢，也可以把行李交給酒店的宅急便櫃台，自會送回

你家或就近的便利店。所以日本人可以如此輕鬆的在國內旅行。

有了這樣的速遞服務，在旅遊時也不會擔憂要照顧太多的行李而壓抑購物的慾望。而且可在不同的地方接收不同的行裝或寄發不同的行囊，那從一地到一地去玩，便認真的輕鬆寫意。

不但旅遊，回家或到外省親，外頭出差，也減少了行裝的照顧，一個家庭乘長途車到外地旅行，也毋須一邊要照料孩子，一邊看顧行李。

日本人已習慣了宅急便服務，無論大小物品，由公事文件至家居用品，也用速遞，郵購時裝、書籍、貓糧、植物等，幾乎可以想出的都可以代為送遞，造就了方便的生活。日本國家每個角落都可以運到，一個國家的運送網絡能如此發達和普及實在是經濟發展的一大支柱。

有一次與太太到日本旅行，她買了很多東西，我捧得手也酸痛了，於是勸阻她，她說：「叫宅急便送貨吧。」但問過價錢後，發覺收費不便宜，計下來並不划算，於是我惟有自己繼續拿着那些大包小包，心想：這是丈夫宅急便！

便利文化

香港的便利店近年開始逐漸引入多元化的服務，但以全面性來說，要跟日本相比的話，也真被比了下去。

在日本通宵營業的便利店是五步一家，十步一閣，當中包括有7-11、Lawson, ampm, Sugus, Family Mart等，競爭很大。店內可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除了基本的食物、飲料之外，店內有些設有銀行自動櫃員機供客人使用；此外，提供影印、傳真、電腦(供收發電郵)、數碼相片沖曬等服務；在便利店內，也可以繳交大部分公用設施的費用，如水電費、電話費、石油氣費等，甚至許多私營大機構的各式各樣的收費，如保險費等，這些服務在香港的便利店也有部分提供。

但有兩樣非常有趣的服務是香港所沒有的，其一是代售節目門券，如

演唱會、棒球賽等；其次是「宅急便」速遞服務，把托運的物件送到全國各地。

甚至一些辦公室搞派對，需預訂便當、飲品食品等，也可以找便利店代辦。

此外，日本盛行網上購物，提貨的地方，當然也可以選擇在住宅附近的便利店。

便利店也設有網上找酒店及訂房服務，晚上趕不上火車，大可以在便利店去查看附近哪間酒店有房，並可看圖訂房。

如果需要影印機印一大疊文件的話，有些便利店可以提供服務。

我見一位年輕朋友隻身從偏遠的鎮鄉到東京打工，租個小地方住宿，生活簡單。有一次我與他一起離開一處會議地點，他在回家前到了附近一間便利店買晚餐，那店為客人在不同的食物照片中挑選，交給職員，他便會找出該急凍飯盒弄熱。

小伙子在等待食物的同時，領取了之前在這裏印刷的照片，又買了一些日用品，他忙過後，望望我，無奈的說：「這便是我的生活了！」然後

笑笑。

從日本的便利店，可以窺視當地一些人的獨特生活風貌。在東京等大城市許多人只為了求學或工作。這些獨居者，大都沒有人照顧生活，最可靠的夥伴，便只有家居附近的一家便利店了。

小伙子拿過了飯盒對我說：「有位香港同事問我，為甚麼不見我吃魚生刺身、天婦羅、壽司等日本食物，真的令我啼笑皆非，有多少日本人可以天天負擔這樣的消費？那些只是我們偶爾嚐嚐的美食。」

的確，我也知道日本有很多人是長年累月地光顧便利店的食品。

除了獨居者外，還有一大群早出晚歸的上班族，因為房子租金昂貴，居住空間狹小，衣食住行都會倚靠便利店幫忙。

小伙子說：「哎，便利店已成了日本人生活中的一部份，簡直是我們現代文化的一部分，我每星期起碼要光顧七、八次，沒有便利店，活不了！」

餓倒居酒屋

居酒屋，是日本地道酒吧，在香港頗被受落。香港人到日本亦愛到居酒屋去消遣，但別以為到慣香港的居酒屋，便很了解日本人的居酒屋習，實在兩者大有分別。

我的一位同事丁哥初期被調往日本辦事處便遇上居酒屋難題，他對我說：「與一伙日本同事放工後到居酒屋去喝酒，日本這種習慣，我在香港的日式電視劇及電影中也看過，不覺陌生，大家喝喝酒，聊聊天，頗自在的。」

「但坐下來的時間長了，問題便來了，我見他們叫來一杯又一杯的啤酒，僅吃點蠶豆、魚乾、白果等小吃，便沉醉於滔滔不絕的話題中，我空着肚子，灌下幾大杯啤酒，份外難受，實在需要吃點東西，心想：甚麼時候要晚餐？但又不出聲要問或自行叫食物。」

「等等等，由六時多至將近九時，他們結帳了，桌上仍未有食物，我早已餓得沒話可說了，內心只咕嚕咕嚕的：搞甚麼鬼！」

「離開居酒屋時，我見其他客人也一樣，僅喝少吃，難道這裏不吃的？之後，他們到了附近的一家食肆去吃拉麵，大男人都只是吃一碗而已，我不理它了，連吃兩大碗，好補償那快要磨破胃子的需求。」

他其後跟一位在當地生活已久的同事說起，對方向他解釋：「日本人幾乎每晚去應酬，那能負擔每次大吃大喝？而且大部分人都住於遍遠的市郊，之後要乘長途車回家，吃得太飽也不好受。」

這是文化之別？我見過一些到日本旅遊的香港朋友，在居酒屋甫坐下來，便叫來滿桌子食物，飲品則只一杯烏龍茶或是橙汁等。店員都投以懷疑眼光。

我想對日本人來說，居酒屋絕不止是食肆這麼簡單，是個社交場所。三五知己聚首聊天，以喝酒為主，吃東西其次。所以在日本，居酒屋的客人花在喝酒方面的錢，遠比吃東西為高。

同事Lionel跟我說：「好些香港前往的朋友在吃日本菜，喜歡在一間餐

廳之內同時吃上許多不同的食物，魚生、壽司、刺身等。其實日本食肆本身分得十分專門，一般食店不會同時供應種類繁多的食品，尤其是比較高級的地方，經常只會提供一類食物，這與香港食肆包羅萬有的情況不同。」

他說：「以壽司為例，需經過多年習藝才能獨當一面。我見過不少壽司師傅，高傲的瞧不起專於其他種類食物的廚師。所以，要吃最精美的壽司，一定要去賣壽司的專門店。」

「同樣地，要吃好的天婦羅，要到天婦羅專門店；而日本的鰻魚專門店，只會賣有關鰻魚的食物；當然拉麵也有專門店。」

「當然，如果像香港人般想一次過品嚐多種不同口味的食物，居酒屋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也有時令食品供應。不過，精緻貴價的食品則欠奉了。因為，我們如果走進居酒屋要求吃「拖羅」、海膽，情況就好比一位外國人來到香港的茶餐廳叫魚翅做餐、燕窩做甜品一樣。」

中年女性新革命

日本的中年女性近年有個新趨勢，要爭取「為自己而活」，想盡辦法過獨立自由的生活。

最近我與日本一位同事乘搭由東京返港的飛機，旁邊的是一對日本母女，母親櫻島女士五十多歲，女兒剛過三十，由東京前來旅遊。她們知道我倆都懂日文，談得特別投契。

我其後知道做母親的剛跟丈夫離婚，恢復自由身，女兒仍未嫁也沒有男朋友，假期時母女兩人正好結伴外遊。

櫻島女士是位開朗坦誠的女士，講到已與丈夫分開也沒有甚麼顧忌。坐我旁邊的日本同事認真地向我分析：「日本女性在婚後都不會外出社會工作，專心在家相夫教子，但這種日子並不好過，因為日本男人都習慣放工後

不回家，在外頭應酬至深夜，很多時回到家裏因喝酒太多，而嘔吐大作，要妻子侍候清理；又或倒頭便睡，等了一整天的妻子只聽得鼻鼾高唱，溫柔嘛，一切欠奉。照顧孩子與老人的責任，都落在一個女人身上，那份壓力丈夫從不分擔也不體諒。」

櫻島女士淡淡一笑說：「當日本男人退休後，沒有工作，便成天呆坐家中，生活像沒了意義似的，的確很難令人忍受。」

日本同事告訴我：「通常男人的退休金妻子都可以分一半，這時候的女人，子女都長大獨立毋須操心，老人已不在世，經濟也不愁，自己僅五十多歲，這群女人都是戰後出生的嬰兒潮，尤其是日本女人是世界上平均最長壽的，常活到八十多歲，算來還有三十年左右的光景。這時女人便想到如何為自己往後的日子打算。」

這時我想起最近倫敦一份調查報告，結果表示在九個國家的被訪者中，以日本已婚女性最多私己錢，原因是日本女性結婚後多留在家中照顧孩子，所以有機會儲起家用作私己錢。

同事續說：「有一個趨勢是，這群中年日本女人，常想盡辦法要與丈夫

離婚，還自己一個自由身，免得這個悶在家裏的男人成了自己餘下三十年日子的負累。找藉口離婚是個很大的挑戰，但也是個社會潮流。」

難怪櫻島女士說：「在閒暇的時間，我便上上美容院、健身室，保持最佳狀態或者可以多活幾年吧！有空時便嚐嚐不同的美食，到不同地方旅行或是到外國去見見世面。我女兒懂些英語又未結婚，是我最佳的旅伴。」

事實上，現代的日本女性，許多已屆三十仍嫁杳無期。在日本經濟低潮的日子，女性要找份理想的職業也不容易，所以依賴經濟條件不差的母親是個好方法。那女兒對我們說：「媽就好啦，可以享受的生活，我自己則要工作糊口，沒她幸運了。在日本，我們是最艱辛的一群啊！」

的確，聽說在日本最受挖苦的是三十多歲未嫁出的女人，日本有位女作家更刻薄地形容這些女性為「敗犬」(Make Inu)，這說法令許多人極為反感，讓未結婚的女子甚為難受。

櫻島女士為這些女子抱打不平說：「怎可如此說？自己可以經濟自立的，當單身貴族更自由。」

跟我們聊天的香港空姐聽到如此侮辱女性的說話，不禁問：「那麼男人

到中年時仍是孤家寡人，又應作何稱謂？又或者『過期的男性』日本人如何形容？」

身邊的日本同事忙說：「沒有這樣的字，沒有這樣的字！」

名牌時裝法國餐廳

東京西銀座有間著名的餐廳叫Beige，是法國大品牌香奈兒（Chanel）所開設，對於我來說，真不知道這牌子除了香水及化妝品外，還有餐廳。

Beige餐廳所在的大廈前身是大原Daici總部，但營業不理想將之出售，Chanel於是把大廈買了下來，頂層改為名餐館。

要到Beige餐廳吃個法國餐，得要預早近一個月時間訂座。朋友要在那裏宴客，去電訂座，對方回應要安排到兩個月後，幾經商討，才獲得一張桌子。

餐廳位於大廈的十樓，即頂樓，那天我們幾個人前往，在樓下大堂，有位女接待，穿上一身Chanel衣飾，十分高貴，令我滿身不自在，因為我當時一身廉價貨色，頓時有點自卑。甫出電梯又見到穿着另一款Chanel時裝、

打扮優雅的女侍應。當下便想，我這個顧客沒有一點優越感哩？

只是餐廳面積不大，僅八十多個座位，服務員中也有法國人。

當餐牌遞上，身旁的香港同事便輕聲說：「噢，不懂點餐！」原餐牌僅法文及日文，沒有英文，同事看得一臉無奈，要其他人充當翻譯。

眼看四周，都是紳士淑女打扮，最多是優皮一族，女士們全身名牌，男士打扮整整齊齊。是名氣太大吧，在那裏進餐時，大家都是認認真真的，用了許多時間來吃一餐。但食物還是很地道的法式，甜品也很有水準。

身旁的同事說：「這裏已算不全法國的了，我曾到巴黎公幹，吃一頓飯的時間是四個鐘，喝四種不同的酒，中途還因為眾人太飽，要到花園散步，再回來繼續吃甜品，吃得疲累。」

那頓餐並不便宜，未計算酒水，平均每個人的消費是二萬多日圓（折合約一千六百港元）。當真名牌效應！

專門店巡禮

日本這幾年來流行各類專門店，連月下貨、二手貨的也有，樂器、玩具、體育用品、電器等專門店更不在話下。專門店的好處在於貨品齊全，節省消費者搜購的時間。

日本的Kiddy Land在原宿，是玩具專門店，有六、七層樓高；另有一間名「博品館」的，位於銀座的著名玩具店，早幾年前流行一種名Oyagi的上鍊小玩具，創出眾多造型以諷刺禿頭和大肚腩的中年男人醜態，例如千方百計做運動如打哥爾夫球等怪樣。

有些樂器專門店佔用全幢大廈，如連鎖店Music Land，在秋葉原與涉谷、新宿也有分店，單是鼓棒已達數十種，如愛玩電子琴、結他等樂器，可

以消磨上半天。新宿站西南口的一家Rock-inn，音樂器具更是齊全。我有時間會去看一下，看看有甚麼新鮮貨品，順便玩一下過過癮頭。

有一間是露營用品店，供應物品齊全，而且不同的貨品擺滿兩、三層樓。體育用品店、唱片、電腦、電器店也很多，往往佔上幾層樓。

涉谷及新宿有一間名「東急手」(Tokyu Hands)的店舖，一般能想得到的用具或玩意都齊全，包羅萬有，令人眼花繚亂，不願離開。

東京的建築一般都很矮很窄，地貴是原因之一，大家都知東京的租金是全球之首，所以大樓也不會興建得太大。即如原宿、涉谷一帶，有些商業樓房僅是一個或三、兩個舖位大小，三幾層高，所以商舖都愛往上發展，佔上好幾層。

在寸金尺土下，商戶都盡用每一寸地方，有些出售生活用品及雜貨的，貨架密密麻麻，顧客鑽來鑽去，經常是繞了兩圈後，一下子迷失了方向，尋不着出口。

香港與東京的租金都是以貴見稱，就是不明白為何日本可以有貨品齊全的專門店，香港卻少見，是營商觀念不同嗎？還是香港市場真的不夠大？

我經常到日本，卻通常沒時間購物。但無論如何，有一地方我常想抽空前往，就是大百貨公司樓下的食品販賣場。那裏出售的食物一般來説既漂亮也多選擇，如日式糕餅、西洋巧克力和蛋糕，價錢相宜，是買手信及紀念品的最佳地方，較在機場購買行貨手信來得好。

不過，別在此等地方購買水果，包裝雖好但售價極貴，到市場去買較划算。除了特別的生果如小菩提、巨峰葡萄、別樹一格的蜜瓜在香港比較少見外，日本的水果普遍來説價錢都太貴，我寧可吃香港的水果。

兒童城內小世界

香港人帶小朋友到東京旅遊，大都會前往迪士尼樂園等地方。但並不太多人知道有個小地方叫Kodomo Jou的兒童城，若只有半天時間也許是個好玩點。

前往Kodomo Jou兒童城，乘地鐵在原宿站或涉谷站下車，步行幾分鐘便到，這其實是一座頗大的建築物，門前有一雕塑，是當年日本博覽會入口處那尊雕像同一名雕塑家的作品。

在該建築大樓內有游泳池、體育館、表演場、劇場、旅館，甚至是小兒科醫院，是於約廿年前為紀念國際兒童節而設立的。入場收費不貴，可供玩樂的教育及電子遊戲許多。劇場雖收取費用，但節目很好，而且也很便宜。

若於早上前往，消磨了大半天，小朋友仍覺樂趣無窮。城內有幾個音樂

演奏廳，有許多許多樂器，有些樂手在玩keyboard或結他等，其輕鬆氣氛往往惹得旁聽的小朋友也自然隨手拿起該處的敲擊樂器與之伴奏。那裏的敲擊樂器很多，如搖鼓、爵士鼓、非洲鼓、印尼鼓等，還有沙槌、手鼓等予年幼小朋友也可以投入。大家可以隨意玩，也可以很專業的表現，各人憑自己的節拍表達，各自精彩，小朋友無論是否懂得音樂，也會很投入，使一室歡樂。

我總覺得音樂是感情的最佳抒發，而且懂得玩一種樂器，更易與朋友交流共融，不一定要玩得好，合拍是最大享受。憑着樂器將聲音創作成變化無窮的音調，自娛娛人令心情悅樂，創造出生命藝術，可以説是人類的一大成就。

我一直認為樂器是天主予人類的恩賜，以創造出音樂這精神境界，達到與天堂溝通；也藉着樂器奏出的樂韻，讓人類的心靈獲得更高層次的滿足感。

可惜今天香港沒有這份音樂的情操，而且所謂培養及孩子音樂感的方式，如學琴、學樂理的課程，都會強迫他們考取甚麼資格，只落得抹煞他們對音樂的愛好，沉重得令他們害怕了音樂。

六本木的樂與怒

香港人到日本去玩，各有目的，有的是為了購買新科技產品；有人為沾點東瀛氣味；無論如何，我介紹您一定要泡泡日本酒吧。

在東京泡酒吧，不一定涉及不正經事物，以東京這花花都市，令人驚喜的人事多的是。下次到東京，不妨跟我以下的行程走一趟，可能另有一番樂趣。地點是不夜天六本木，地標是該區交叉點上著名的餐廳Almond，那三層高的小店以漂亮的粉紅色及白色篷頂為標誌，它就像香港尖沙咀的五枝旗杆般廣為人識。

在附近，有不少正經的夜生活場所，我最喜歡的一間是離Almond僅一、兩分鐘路程的Kentos。這是一家連鎖店，在日本各城市有廿多間分店。不過，地方很細。每位客人到來，要報下名字，人未坐下來，就被樂隊所彈奏的五、六十年代老歌所吸引，這些百聽不厭的好歌，無論老、中、青也會愛上。

梳着「騎樓裝」髮型的侍應跑來跑去，店內亦不乏穿上六、七十年代牛仔褲、格仔衫的成熟人士，與台上「復古」服裝，「大騎樓」髮型的樂隊相映成趣。

店內音樂甫響起，客人便已第一時間跑出來跳舞，也不計較舞池不舞池，站起來，就在桌前跳，跳得渴了拿起飲品便飲，累了，身子倒在椅上休息一會又再戰，十分熱鬧。平日不跳舞的，在此氣氛下，也難免腳癢，不期然站起來搖過痛快，擺過不亦樂乎！

在離去時，侍應遞上帳單，客人名字對過清楚，不會有錯。

在銀座七丁目也有一家Kentos，也是有現場大樂隊演奏一些我們都聽過的歌曲。還記得上次到這家，全部客人跟着「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在搖擺的情形。

在東京的朋友加野先生說：「在六本木的一家，許多顧客為外國人及年輕人，但在銀座的這一家，則多見出來消遣的中年男人，帶了附近酒吧裏的女郎來玩，所以氣氛有點不一樣，我是比較喜歡銀座這裏。」

六本木大街上還有間酒吧名叫Carven Club，那裏的樂隊只彈奏及演唱披頭四（Beatles）的歌曲，主音結他手染了滿頭金髮，年約四、五十歲，英

語並不流利，不過歌詞就唱得很準。

在附近的大廈地庫內有家Abbey Road，亦是一家有名的酒吧，也是專門奏披頭四名曲。

五、六十年代西方流行音樂普為接受的原因，據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對外國開放，因而將西方的文化帶入，亦影響日本那一代人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能力。

在酒吧後面的停車場旁邊，有一家專玩勁度十足的搖滾樂及「硬音樂」的酒吧，是測驗耳朵耐力的地方。

還有Velfarre的士高，也很有性格。此店只在星期四、五、六、日營業，平日休息，但在營業的日子場面極為壯觀。

還有一些忘了名字的酒吧，椅子會自行搖動的，音樂一起，管你是否被陶醉，身子自然會搖擺，令人坐得興奮，也忘了音樂是否管聽。總之令一店都充滿動感，這也就是店東鬼主意成功的地方。

在六本木要找刺激真是俯拾即是，音響勁吵的酒吧十分多，不怕你不去，只怕你進去後會迷失了自己！

代溝明證

東京的「六本木」許多香港人都去過，尤其近年六本木山莊「人氣」急升，但對它的地名由來，知道的人卻不多。

其實所謂六本木，是指日本江戶時代居於此地的六大姓氏一上杉、朽木、高木、青木、片桐及一柳。由於此六個姓氏的寫法均從木字旁，故此該地稱之為六本木。（本，此字在日文是一枝、一根的意思。）

在二次大戰前，六本木一帶改為軍營，戰後逐漸演變為老住宅區，再發展成為國際知名的酒吧與的士高滙集地。

談起六本木的「交叉點」，相信到過此地的人都會印象深刻。不過，在離開「交叉點」約四至五分鐘的步行距離，有一家名為Velfarre的大型的士高，儘管聞名遐邇，但不一定有太多人曾一遊，皆因這家的士高每周只經營

四晚，周一至周三休息，只在周四至周日營業。老友John久居東京，但從未到過這有名的的士高，這一次我提出進內參觀，他立即附和說：「看看無妨！」

Velfarre的外觀極盡富麗堂皇，耀眼奪目，收費尚算便宜，入場費只收每位二千日圓（折約港幣一百五十元），並附送兩杯普通飲料。入門之後經過一處狹小的售票櫃位，踏上二樓衣帽間後，再乘搭升降機才到達樓下的舞廳。

在衣帽間，John說：「這兒太黑了，又用了那些黑光燈，真難看清楚。」

甫一開升降機門，那閃動的燈光，強勁的音樂，狂震的節拍，把那對比推至無限。

Velfarre堪稱全世界最大規模的Disco，其舞池之巨型令人咋舌。其樓底約相等於三層普通樓房的高度，在舞池旁設有酒吧枱及出售雪糕的枱位。

我們一行數人於一個周末前往，數以百計的客人擠得水洩不通，帶路的侍應生卻靈活地穿梭其間，不一會兒便為我們找到了位於角落的一張空枱

子。

踏入Velfarre的舞池，就像脱離了現實世界。天花頂上不停閃動着各樣形式的強烈彩色燈光，習慣不了的，返回座位時會有迷失感。

舞池的一邊有四至五張圓形的桌子，一些衣着性感的前衛妙齡女子在桌上隨着音樂大跳勁舞，也分不清是受聘於的士高的專業舞蹈員，還是即興上台表演熱舞的客人。

在黯黑的環境底下，快速閃動的白色熒光燈映照在人的臉龐上，面容看來像改變了，音樂聲浪之大，耳膜及心臟都跟着音樂節拍在跳動。儘管你力竭聲嘶要跟旁邊的朋友説句話，也極為困難。

其實場內播放的都是節奏單調的Trance電子音樂，但見一眾年青人一點也不在意，依舊陶醉在這紛亂喧囂的環境當中，如癡如醉的自顧自的在擺動，不一定要跟人跳舞，他們跟本上沒有任何身體接觸，也沒有談話的可能。那管室外是漫天風雪，裏面的人僅一件單薄的T恤，甚至還汗流浹背。

妻與我同來，她始終不明白那些人如何能忍受這種噪音轟天的環境，問：「是我們脱節了嗎？」

同行的老友John帶點自嘲地解釋：「環顧四周，以年紀論之，我們肯定是最大的一群，的士高應不是為了我們這群超齡的不速之客而設的！」

我無法不承認這是年紀鴻溝的問題，讓我們難以融入年輕一代的跳舞文化。看場內青年人的服飾，便知道代溝有多大，他們大都穿着寬鬆T恤，褲襠墜至大腿的破牛仔褲，但褲頭低得露出半個屁股及內褲，戴着大粗鐵鍊，粗獷得可以，頭上又除了Gel外，眉上也有金屬環。我們幾個卻穿着外套西褲，完全像從外星球來的。John說：「你可以站起來一齊跳舞！」我說：「千萬不要！以我們這年紀、打扮要是在此跳舞，人家必定以為我們吃了甚麼軟性毒品！」

最後，每人只喝了一杯飲料，便宣告投降，起身離場。

不過，香港已越來越難找到的士高，更遑論如此大型的，望重溫這熱鬧氣氛的話，Velfarre不失為一個好去處。除了可以證實自己年華不再，或者可以安慰自己，在的士高方面損失的不多！

成田一夜

聽到成田（Narita）這名字，令人不期然想起日本東京機場，不錯，航班頻密的機場便建於此區。

千葉縣的成田，實際上與東京市區相距頗遠，今日坐火車從東京到成田，還得花上一個小時。

猶記得機場在三十多年前啟用時，成田還是個小村落，是假日郊遊的地方。該機場興建時曾引起不少糾紛，包括環保人士的抗議，並演變成多場騷亂。當地許多農民為保護耕地而堅拒搬遷。最後，日本政府付出了巨額賠償，事件方才罷休。

事後，有日本人說笑：「可能有些農民收到賠款後，不單不再視飛機為滋擾，反之利用這筆款項購買機票，享受旅遊之樂。」

不過，時至今日，依然有堅決拒絕搬遷的農民，他們堅守農田的強硬態度，影響到成田機場無法進一步擴充，曾在成田轉機或乘搭飛機的旅客，總會發覺該機場用地不夠吧。而航空公司因跑道限制未能增加班次。

這話題暫且擱下，且說說成田這個地方。

在機場興建前，成田山是當地的主要名勝。山上有一座廟，據說廟神保佑「商賣昌榮」（即生意亨通的意思），所以吸引不少商人千里迢迢前往參拜，並順道祈求「安全護守」。

除了這廟外，我回憶不到成田還有甚麼特別吸引的旅遊名勝。

話說有次在日本開會，地點選在成田機場附近的酒店舉行，而不在東京。除了方便公司其他日本航站及韓國站的同事外，機場附近的酒店收費亦較東京市內便宜，可說一舉數得。可是晚飯後苦無地方喝酒聊天。

真的，這是個晚上悶得人發慌的地方。

我們當夜一行人在酒店門外登上計程車，請司機介紹找個地方消遣，不料碰了一鼻子灰。問曰：「有正經喝一杯的好地方嗎？」司機板着臉孔的回應說：「哪管正經不正經，就是沒有喝酒消遣的地方！」

「那麼，找個燈火通明的熱鬧地方，總不會沒有吧？哪，前面遠處不是看來很旺嗎？」

結果，我們被接送到成田火車站旁，迎面所見是兩家大型超級市場，對面有一個油站，大夥兒目睹着這樣的「情景」，不禁啞口無言。

記得剛才途中依稀好像經過一家卡拉OK店。我們遂截了另一輛計程車走回頭路。到達時，面對一家是毫無特色的小店子，客人只有兩個本地人，看來並不像會唱外語歌，氣氛沉悶得可以。我們興緻大減，只得離去。

又叫了一輛計程車，即第三輛計程車，這次司機說：「附近有一個好去處。」我們姑且一試。抵埗後，見是家由韓國人經營的日式酒吧，雖設卡拉OK，還有兩個韓籍女士在打盹，簡簡陋陋的沒味兒。

一位友人還是不願罷休，向計程車的司機說：「只要找好玩的，遠一點也不打緊。」但司機回答說：「要到西船橋那邊方有宵夜及飲酒的地方，路程實在太遠了。」我們眾人如鬥敗了的公雞，決定回酒店再作打算。

返抵酒店後，在多方打聽下，終於發現成田也有夜生活場所——原因是有不少機組人員在此留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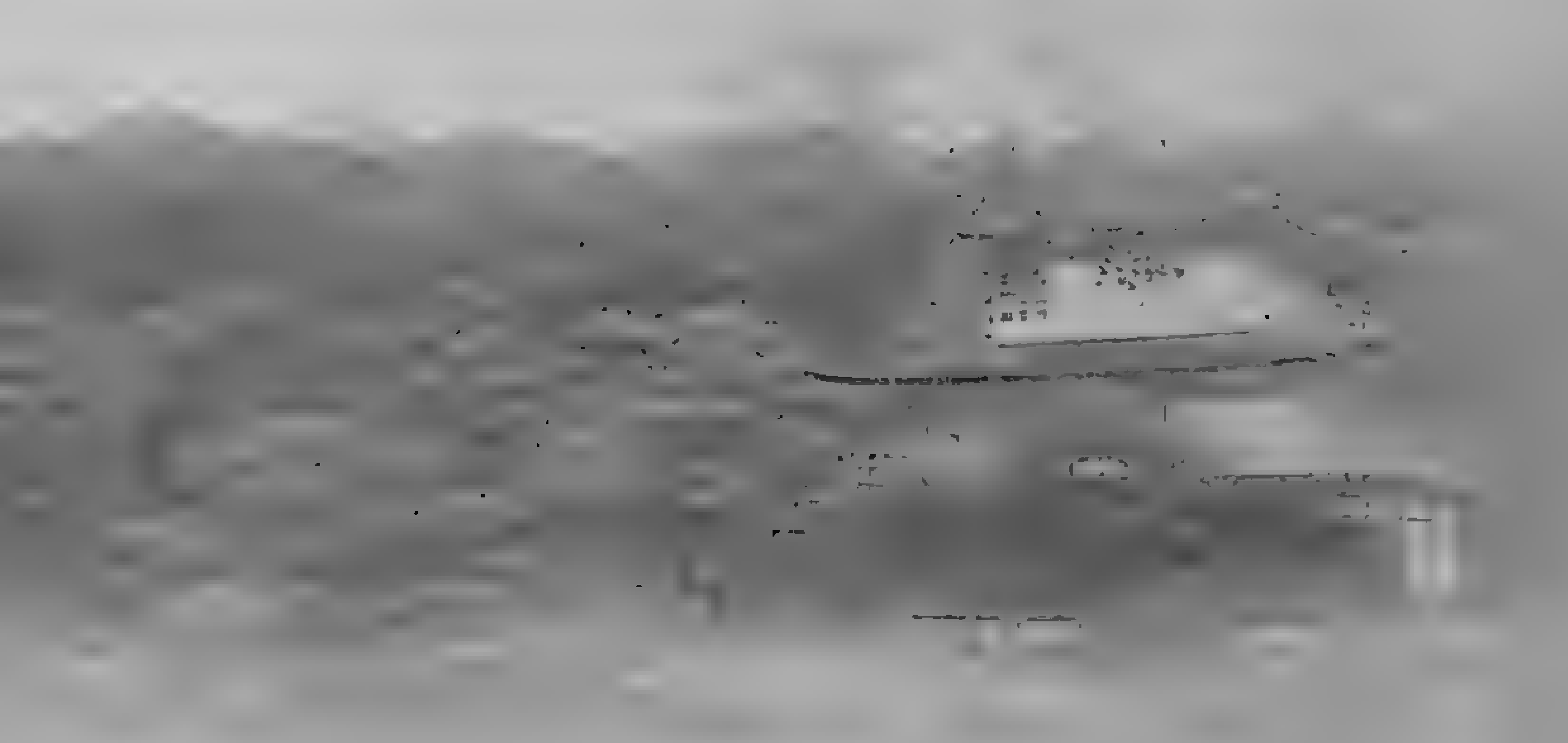
成田既然是個大型機場，眾多外國航空公司在此營運，尤其是美國的航空公司，更視東京為重鎮，故在下午四、五時左右，可看到許多美國航空公司的飛機，許多機組人員都在成田過夜。

友人聽到是個可以邂逅空姐的地方，嚷着要即時起行。於是，大夥兒截了第四輛計程車趕往。

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看到的是兩個擺放在地上的四十呎貨櫃，就像在香港建築地盤所見的流動辦公室，裏面確實是個小酒吧，不折不扣的有啤酒供應。

只見喝酒聊天的飛行人員中，約半數為年紀不輕的美國機師，其餘皆為「經驗極為豐富、年資極為久遠」的美國空姐！

關西



霜降神戶牛柳

有次到日本神戶，特別抽空帶朋友去嚐嚐著名的神戶牛肉。那店鋪在三宮市中心，名大井肉店（餐廳），總廚是板孝先生，是我相認多年的朋友。

由於今次到訪時板孝先生較為清閒，得以特別為我們介紹了神戶牛肉的特色，他說：「以往的日本人原不大吃牛肉，在明治初期，日本開始對外開放，有外國船員到來，日本人向外國船員購買牛肉，開始對肉食多了接觸。隨着越來越多外國人住在神戶，也帶入了這種吃牛肉的習慣。」

大井肉店是在明治四年一八七二年在神戶開業，以吃牛肉為主，在附近置地養牛。板孝先生對我說：「牛隻的產地、血統和飼養方法等等，事事皆影響到牛肉的質素。」

我不禁好奇問他：「牛隻是否要喝啤酒及按摩以保持肉質鬆軟？」

他笑說：「哪有這回事！只是誇大了吧。」

他告訴我：「上等的牛肉是脂肪滲入了肌肉內，看來如雲石的圖案，或是脂肪如一點點的白雪混在肉中，如落了一層雪霜般，日本人遂稱之為霜降，看來十分漂亮，吃來也份外有口感。」

這店內最貴的牛肉，一公斤約五萬日圓，即多於三千多港幣。牛肉的煮法有很多種，有鐵板、火鍋、牛扒、水煮、油煎等。

在店內，廚子將此種靚牛肉切片，放於鐵板上煎，完全不落一點油，讓牛肉內的油脂慢慢滲出，肉在差不多熟的時候，便將之切成小粒煎熟，這時他們將一片厚白方包放在鐵板上，然後把小牛肉粒放在麵包之上，讓客人把麵包充作碟子將牛肉粒一顆一顆欣賞。當我們吃下時，只覺得牛肉味香甜，肉汁鮮濃，甚是一流。

嚐完牛肉之後的另一享受，是品嚐那片麵包，由於它吸了真正的牛油及肉汁，份外好吃。吃過一片，我意猶未盡，請廚師給我多來一片，他拿來方包，在剛煎過牛肉的鐵板上輕輕一抹，麵包便沾滿了牛油，又熱又香，令我

再大飽口福，現在想起來，還垂涎欲滴！那天，我飽得動彈不得，晚飯也吃不下了。

此店甚有名氣，但價錢並非太貴，比許多東京名店便宜很多，值得介紹。

白鷺城堡

日本最雄偉的城堡是設計極為漂亮的姬路城堡，電影《大將軍》(*Shogun*) 拍攝時也以它作背景。它位於神戶西面，距大阪約兩個小時交通路程，子彈火車可直抵。

姬路城乃一雪白的城堡，其外牆塗了白色，設計又極優美，有人形容為一隻欲飛的大鳥，所以亦稱之為「白鷺城」。

據當地友人說：「它於一三三三年開始興建，是時堡主為赤松則川。至一六零一年時，由遲田輝正管治，他乃德川家康的女婿，命人掘三條護城河，於零九年時將城堡完成。最外圍的護城河今天已不復見，位置約在姬路站鐵路附近。」

「城堡其後由本多中正管理，增加許多建築，今日的外城乃一六一八年完

成的。城堡輾轉換了多位城主，其中包括松平一家，榊原家，最後為酒田家，其後人於一七四九年於明治維新時將城堡交予天皇。」

姬路城外有一大片草地，將城堡氣勢延連，使堡壘有如傲視一切。城外還有三條護城河，河內注滿水，以阻敵人闖城。要知道當年重兵到城下，要解甲卸械才能渡河攻城，所以古今城堡的護城河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防守。

進入城堡沿途曲折迂迴，難以分辨前路，此乃用以防範敵人進攻，以為是上山的路最終出口卻是下了山，下山路途則上了山頂，令敵人迷惘混亂，不辨方面，難以進攻。

進得城後，路也是狹窄難逃，必被城堡守衛圍攻。四周的窗口除了是弓箭手發箭的地方，還可能潑下滾油、滾水、石塊、糞便等，叫敵人狼狽逃亡。

堡內每一級梯也呈不規則的高低。不熟悉者，絕不可能奔跑上城堡進攻，不是慢慢爬行，便是橫七八倒地滾下來。

大部分人到了這城堡，在兜兜轉轉下，爬樓梯也爬得氣喘。

大門夾心內是石塊，難以攻破。看似五層樓的城堡，其實有七層，頂上

多了一層，兼有地下室。每一層樓的結構都並不工整，遊客小心翼翼而行，也常被矮樓底撞着到頭部。沿途暗室及護窗極多，可以想像當年隨時衝出刀斧手來，四處黑暗，殺機重重。

可見當年城主在防守方面的設計，耗費了不少心思，也難怪此城從未被攻陷過。有日本人認為城主設計一個如此精密的圍城，可能有不受控制叛變之心！

城主為保護自己的城堡而花盡心力，人民也不例外，一些護城的大石，乃當年的老太婆老太公為支持護城，捐出來的家中石磨，可見此城大眾上下一心。拿外敵來團結內部，實在是許多地方的沿用方法。

城的牆名為「油牆」，原來是以米漿及沙混合築成的牆壁，已有四百多年歷史。

城內有一處地方名「腹切丸」，是專供人剖腹的地方。依位置看來，又好像不對，因剖腹須在早上晨光初現時，面向東方行事。不過寧可信其有，不知有多少人在此自行手刃，令肝腸塗地？

美哉金閣寺

到京都，當然不可錯過最有名的「金閣寺」。這在古都西面的名寺，金碧輝煌的寺院，光芒耀目，靜靜地豎立於水平如鏡的澄清小湖內，線條優美的寺院倒映湖中，與四周茂密的松樹相襯托，構成美絕的畫面。

金閣寺樓高三層，底層為褚木色圍欄與白牆，上兩層皆為金色外牆配褐色簷翼及簷頂，一隻金澄澄的鳳凰雕像揚翅於寺頂，是那麼簡單高雅與優美。

隨着四時之變化，金閣寺透露着不同的氣質，春天櫻花環繞、夏天綠林相伴、秋天楓葉染紅、冬天白雪透亮；早、午、黃昏及晚上景緻亦各異。

對金閣寺的美，日本極端派作家三島由紀夫在其小說《金閣寺》中就有如此說法：「金閣寺每部分都充滿了美，且別有一種含蓄美，每一種美都互

相依存，形成她的主題。這種美的構造還有一種虛無如幻的預兆，虛無便是此美的構成主因。」

金閣寺的名聲，也不全靠小說而來。不過，現存的一座是在近三十多年才新建成的。

那是因為在四、五十年前，有一個日本和尚放火將金閣寺燒毀，被捉到監牢去，當時他被盤問為何燒寺，他的答覆是：「金閣寺實在太美了，美得我妒忌不堪，人間是不可能有這種美的，實在再接受不了它的美麗，所以要把她燒掉！」

其實真實的故事還有令人遺憾的結局，放火和尚的母親為此而剖腹自殺，她自感愧對眾人。而和尚在出監後不久也逝世，事跡在京都廣為人知。

三島由紀夫在其小說《金閣寺》中，有不少偏激，甚至帶有病態的句子：「人與生俱來有追求美的原動力，而追求解脫就是找到內心真正的美。」「忍耐生存沒有別的方法嗎？沒有，除非發狂或死亡！」

在此不去討論三島由紀夫其人及理論，但看過他的作品，總是不能接受其想法。

新桃花源

日本有一個鮮為外人知，但在當地頗負盛名的桃花源，就是京都所在之滋賀縣（Shiga）深山一個保護區內興建的Miho博物館，距京都市中心約兩小時車程。其著名之處，不因藏品，而是著名華裔建築家貝聿銘先生的精心巧妙設計，令人眼界大開。

貝聿銘先生是現代重要的建築大師、舉世知名的傑出華人，由他設計的著名建築物遍佈全球：香港中國銀行大廈、北京香山飯店、巴黎羅浮宮的金字塔、美國國家藝術館東樓、亞特蘭大海灣石油公司大樓、肯尼迪圖書館、達拉斯市梅厄森交響樂中心、日本神慈秀明會鐘樓、荷里活的創造型藝術家建築等等，都是動人心絃的藝術建築。

這不惜耗鉅資建成，足以傳世的博物館，於一九九七年開幕，距離設計

工程師首次到訪時間相距達六年。當年興建時，工人先將這沿山的泥土掘去，將館建成後才將泥土重新蓋上，所以百分之九十的博物館可以說是在地下的。全館以玻璃建成，古雅的屋頂都是傾斜的，看來有點像廟宇，玻璃以外的塑材便是天然木材，造型既不失東瀛味道，又具現代風格。

進入Miho博物館，必須經過呈半圓形的接待處，再經一條小路，然後穿過隧道，通過一條短短的吊橋。

在設計上，透光與遮蔽，空間與實物之間，充份表現出相互的平衡。且線條粗幼有緻，粗線條顯示出一分勁力，幼線則呈現優雅，處處表現出巧奪天工。

對此館，我一直有兩個疑問：有否必要在深山裏興建這樣的一個博物館？冬天太冷，又有風雪，每年都得暫停幾個月。其次，在這種地方興建必然耗費不菲，設計又花巧，經小路、隧道、吊橋才能到達。工本之昂貴難以想像，值得嗎？

我第一次是自己一家人在夏天前往，看不出甚麼端倪來，展品看來也無任何獨特之處。館內最著名的是一個額頭上刻有一隻蟬的觀音像，是從中國

借來展出的；另一個是於公元二世紀製造、巴基斯坦出土的Gandala佛像，非常珍貴。還有來自中國古墓的碑文和壁畫。我印象較深刻的是十二個唐代的跳舞歌伎造像，兩個跳舞，其餘十個奏樂，其栩栩如生的造型至今仍留腦際。但始終覺得展品的珍貴程度與其他眾多博物館相比，難在世界名冊上列一席位。所以我仍帶着「何以耗鉅資建於深山郊野」的疑問離開。

我第二次參觀Miho博物館，有幸得當地朋友充導遊，竟看到不一樣的景象。途經的隧道原來是彎曲的，在裏面看不到盡頭，直到探向光處，踏出隧道的當兒，滿目春天盛放的櫻花，漫山遍野的，猶如走進了世外桃源，那刻，快樂從心底湧來，不禁讚嘆：真大師傑作！

隧道之後，那吊橋正中心點是聆聽鐘聲回音的最佳位置，可惜當日我們錯過了敲鐘時間。這是個揉合空間、視覺色彩與聲響效果的設計，我這時才體味到大師創作藝術的功力，驚歎此館難求。要非專人講解，我定必再一次錯過欣賞此館之奧妙。

在天然庭園中再以人工設計出和式花園的景緻，借來的天然遠景與刻意的前景相配合成一幅圖畫，組合得來是諧和有致。

這令人想起了桃花源，人在一條黑暗的隧道行走，突然看到一點光，再向前走，豁然開朗……。據朋友說，貝聿銘先生自己很喜歡這設計，而且他亦提到了「桃花源記」的故事，以此揉入建築之中。事有湊巧，原來本地人叫橫跨博物館的小山谷為「桃花谷」！

這裏，時間像是停留不動，這便是人間的香格里格？選擇在此興建一處如天堂的地方，不作他想。朋友說：「雖然你們可以享受這裏的景色，但當初興建時，真的經過不少困難，不折不扣的是在地上興建天堂！」

日本友人又說：「在地上興建天堂，便無可避免地遇到地上的煩惱，諸如官僚主義等問題，這也着實很煩哩。」

大家如有機會遊覽京都，花上大半天時間前往參觀也是值得的，但事前必得搜集此館的背景資料，才能了解其奧妙之處。在營營役役的日子，找個空檔到來，不啻是個好的歇息機會。

腐皮老二

五、六月的京都天氣漸熱，河流也開始水漲。除了京都古剎值得參觀外，還有那幾條著名河川，那是修日本歷史地理不能不讀的。

流經市中心的河流名鴨川，夏日炎炎的日子，坐於流水淙淙的鴨川旁乘涼，是生活於當地的一份生活享受。川水是由西北方流下的賀茂川及東北流來的高野川交滙的而成，再繼續南下至復見與桂川滙合。市內的引水道有蹴上，東山淨水道，南禪寺水道等。

有說由於京都的水礦物質含量適中，所以是全日本水質最佳的，當地友人便自豪地對我說：「在京都要學會欣賞這裏的水，我們以全球最佳的水來煮出最香的飯、釀出最醇的酒、泡出最甘的茶！」我開玩笑地問：「是否喝出最美的女子？」他即時一臉傻笑。

其實他說的也是，日本幾種著名的清酒如玉乃光、復見等等，都是以京都清澈的地下水釀製，酒質醇美。

日本人承受了中國做豆腐的傳統技術，與京都清甜的水是絕妙的組合，在嵐山更以吃水煮豆腐和腐皮稱著，這都是靠好水。

去年五月，我與外父大人家族大大小小浩浩蕩蕩前往。當地老友就盛意介紹我們去嚐腐皮。

我們光顧的是間百年老店，名叫「於巴二」，意謂「腐皮老二」，與鬧市僅一街之隔，在一個小停車場對面，旁邊有些兩層高的舊屋。店舖打掃潔淨，我們從小門進入，在玄關處脫去鞋子，踏上木樓梯上二樓。雖然初夏的陽光射進室內，但老店子卻透着清涼爽快。我們坐於二樓臨街大窗旁，綠樹林蔭，好個陽光普照的懶洋洋中午，陣陣涼風吹送，安靜的街道，令我不期然陶醉於京都溫柔細軟的懷抱裏。

我們一個大家庭親切的坐於榻榻米上，享受店內獨沽一味的豆腐，雖然每樣食品都是豆腐製品，但可選擇的款色不少，但由頭盤的豆腐湯至主菜，當中最著名的是腐皮。那道腐皮豆腐湯以高湯煮製，其高湯以海帶、魚片熬

成，加上豆腐的清甜軟滑，滋味非常。我特別喜歡腐皮包及腐皮卷，味道可口，但價錢並不便宜。

不過，不是每個人也欣賞日本這份閒情，有些人半途已開始倒在地上伸腿，因為不慣坐榻榻米，尤其是小孩子，飯後當我很滿足地問小朋友：「這一餐是否很特別呢？」但他們異口同聲地反問：「最近的麥當勞在那裏？」

禪滌心靈

有一次在京都公幹，所有會議提早完畢，步行回酒店時，想起還有些萬不得已仍要處理的煩瑣事。但有一個多小時的空檔，那時因煩務而令自己心緒不寧，在不知如何打發時間之際，想起僅五分鐘路程有一間日本古老寺院，遂想到前往一遊。

踏着那石子路，我仍思慮很多，公務私事，是看似永無完結繁如天宿。不久，人在這古木參天，簡樸清幽的古寺。陽光映照，樹影婆娑，青翠的園子深淺有致。我獨自坐在寺的台階之下，沉默的面對地上的小片淨沙、幾塊小石、疏落青苔。只我一人，望着微風吹過無聲的樹枝，陽光照下的靜靜影子。不知不覺間，只感到寧靜致遠，心思清澄，世界像變得柔和安詳。

腦袋兒這時是空蕩蕩的，身心鬆弛，好久好久沒有這份感覺了，只想留

住這刻，享受當下。

在這裏，我像遠離了世俗所有糾紛，想到一直以來營營役役究竟為了甚麼？人活着又為了爭甚麼？雖然做人必須要有熱誠去追求理想，但這過程中又何用太執着？當然必有得之喜悅，失之落寞，但應否更要學會一切隨緣，以平常心看待？深想其實在自己的生命裏已獲得了極多恩寵，只是沒有察覺，沒有感恩而已。

陽光溫暖，微風細和，神馳舒暢，無言間，比有言得着更多。

來到這禪寺，是一份珍貴的緣份吧！

嚴島偶拾

不談原爆，日本廣島值得參觀的地方還有許多，當中的嚴島神社甚值得一遊。

廣島當地人常到的是著名的宮島（Miyajima），島上有一所嚴島神社（Itsukushima Shrine），是日本三大美景之一。可能大家都曾在明信片上看過廣島的一間紅色大鳥居（有些類似中古牌坊，是仙道神社的入門標誌），那鳥居很高，可能是日本最大的鳥居，建於一所仙道（Zen）神社門外。

嚴島建於海上，遊人必須從廣島乘坐渡輪前往。

在潮退時，可以從神社徒步到牌坊，我也曾前往摸摸它。在潮漲時，整個牌坊和神社就好像浮於水面上，藍天碧海中，紅色的大鳥居遺世獨立，意境優美。

雖然廟宇本身相當大，是傳統和式建築，予人之印象反而不及從廟外眺望的鳥居來得深刻。但從大鳥居往岸望，那海邊上紅白色的神社，又確是非常漂亮。

廟宇附近有很多觀光街道和餐廳，不過要提防在海邊遊蕩的鹿群，牠們並不馴良，性格具攻擊性，你可以買些餅乾餵飼牠們，而牠們亦會主動前來嗅嗅你的背包，看看沒有甚麼可吃的東西藏在裏面，行為並不節制，態度亦不友善。

在鳥居後面的山上，有不少地方景色也很美，小橋流水，是觀賞楓葉染山紅的最佳景點。

有一次在廣島停留的一個晚上，我與日本好友谷合敏明先生到了一間面向瀨戶內海的餐廳品嚐日式料理，廣島的蠔在冬季特別肥美，體積雖小，但酥炸後入口鮮甜香脆。那時正值太陽西沉時分，我們面對瀨戶內海被落日斜輝映得一片橙紅的寧靜景色，想起了當年日本紅歌星小柳由美子那首「瀨戶之花嫁」，想起那優美的旋律也曾譜成廣東歌，香港人聽來必定覺得親切。

我們手拿着清酒，感受着瀨戶內海那份美麗的意味。那時美麗的小島前點綴了幾艘小船，是那麼的祥和、恬靜。這麼美麗的一個地方，但願人們都可見到。

男士樂園

有次我在廣島，日本朋友池田先生對我說：「可惜你不到夜生活區去，要不是，可見識一下這裏的夜生活特色。」

我笑問有何特色，他說：「因為廣島政府企圖打遏夜間不正當和色情活動，所以所有浴室或有機會暗地經營色情生意的地方都不准安裝固定的門，只可以用布簾遮掩房間，防止有人作不道德行為。不過，一度布簾起不了阻嚇作用，許多地區及場所照舊『為所欲為』，管它有門沒門的，暗業如常經營，反而是到處春色無邊！」

縱使如此，我們沒去欣賞這「春光」，而是去了參觀男士的其一至愛——汽車。很多人都知道豐田車廠在名古屋附近，但不多人知道著名的萬事得車廠就在廣島旁。

藉此機會，池田先生帶我到了萬事得汽車廠，遊人都可以參觀該廠的自動化汽車製造過程，先進而有趣，其生產線效率之高，亦令人咋舌。

今日日本汽車業已有巨大變化，前不久，看了兩本關於日本汽車業的書，分別是豐田及日產的，後者是從雷諾派往的那位黎巴嫩裔法籍總裁所寫的，這使我對日本汽車業更感興趣。

我問池田：「生產汽車，是否遲早也會把廠房搬到成本較低廉的地方？」

他答：「老實說，我不知道。但好像世界上有名的、成功的車廠都設在發達國家，您看，美國、德國、法國、義大利、日本都是世界汽車重要生產地。也不見印尼生產甚麼汽車。」

不過，池田說：「有一點得要緊記，前往參觀的人不可以駕駛其他品牌的汽車進場，只許萬事得汽車駛進。」

我笑說：「幸好這不是一間拉鍊廠，假若ＹＫＫ廠不准其他品牌的拉鍊內進的話，我們西褲上用的若不是這牌子，豈非要脫掉褲子才得以入內？」

父子倆洗白白

日本廣島附近有許多值得遊覽的地方，諸如乘水翼船前往的四國，便是個好地方。

四國上不乏可看的地方，例如高松市及其附近的金比羅山，德島的鳴門。松山市雖然人口尚不足五十萬，但是四國島上最大的城市，是追古尋幽必選之地。

松山保持有舊風貌，古老磚屋處，市內仍有電車行走，有種回到古時的趣意。

這市內山上有松山城（Matsuyama Jou）。松山城堡建於一六零二至二七年間，現在還保存得很好，還可乘纜車上山。

這種種名勝皆非松山最著名的，當地最為稱著的是名作家夏目漱石。他

的代表作「坊童」及「吾輩乃貓」，相信念日本文的都曾一讀。

不過，更多外國人見過的松山代表人物，卻是日本舊紙幣上的聖德太子，他便是來自松山。我曾聽日本朋友開玩笑說：「我最喜歡聖德太子！」我想極也不明那一位是聖德太子，後來問清楚，他原來是說自己最愛是錢。

松山以日本最古老的道後溫泉而聞名，我頭一次來到這地方，尋訪這名浴場，地方外表古色古香，裏面也是古典非常。問門前看守人：「開放給公眾的嗎？」

他應道：「當然，不過，最後面有些地方是不開放的，該處是皇室專用。我們這裏除了浸浴外，還可供休息。」

在松山浸溫泉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帶兒子嘗試這玩意。那時孩子才九歲多，初到溫泉，我教他如何先行沖身洗頭，怎樣踏入那冒煙的池水中，這是我倆父子多年來首次肉帛相見，初時大家都感到有點怪怪的，不久，便覺得很親切，一對大小人兒，這個池去浸浸、那個池去玩玩，兒子當時的唧唧笑聲仍猶在耳。

順帶一提，從松山坐船往廣島，也是一條非常值得欣賞的半日行程，途

中經過「吳」這地方，有說日本和服中的「吳服」就是源出於處。

離開松山市前，也嚐一下他們有名蘿蔔(Kabura)，這好像我國北方的「心裏美」，外面紫紅色，裏面白色，但浸在醋中，就變為血紅色。松山市政府的人就驕傲地對我說：「這是松山的食物啊，這蘿蔔只在看得到松山城堡的土地上生長！」對一地方的特產，有時並非在於它的味道，而是在於它附帶了食用者在該地的經驗，與及跟那地方的感情。

錦帶橋頭

對於日本岩國，香港人認識的不多，首次聽到這名字，是個姓氏。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在香港舉行的國際世界小姐選舉中，日本的代表名岩國美彌子，那屆的香港代表是林良蕙。當時我還有朋友問：「岩國是甚麼？」了。

但岩國實在是很值得一看的小城。從廣島坐火車過去，一個小時就到了。

在岩國有一條造型優美的橋，名錦帶橋，是一道三連環的拱橋，遠看如一條正在舞動的彩帶，因而得名。這一道橋，有點像我們中國蘇州運河上的寶帶橋的中段，只是細小得多了。

這橋早於一六七三年興建，五十年前修葺改建。在當時的日本社會，只有武士才可以過橋，平民只能乘船渡江，故此，橋，代表了其社會地位。

我慢步過橋時，感觸萬千，對身旁的朋友說：「想當年無數身穿布衣的平民，在乘竹筏渡江時，遙望從橋上走過的達官貴人，會是多麼的自卑，或是萬分的羨慕。今時，我與其他人踏在這橋上，大家不論貧富身份，多好！」

朋友卻指着剛駛過的一艘遊艇說：「還是有分別的，看，今時富人乘豪華遊船，貧者過石橋！」多掃興的結論。

過了橋，我們乘纜車上山到岩國城去。此城堡原隱藏深山之中無人識，經過世代變遷，現在已成熱門旅遊點，遊人絡繹於途。

我站在這古城所在的山上，靜看一彎一彎又一彎的錦帶橋，任由淙淙江水游過；再遠看瀨戶內海的海岸線，美軍基地的軍機時而升降，不禁慨歎一句：「數百年歷史就共存於這方寸之間！」

廣島足球隊

在廣島，男士的另一至愛令我印象頗深，那是足球。

該次前往，悉逢廣島市足球隊〔音譯「生發利士」(San Frecce)〕挑燈夜戰鹿島隊。日本足球在十多年前開始鋭意改革，現在已是日本最受歡迎的觀賞運動之一。日本各隊亦聘用外援，而日本出色的球星，也有到外國職業賽上陣的。

日本國內聯賽J-League亦甚受重視，每有足球大賽，電視一定轉播，而且廣告也非常多。日本國家隊也在國際賽上屢創佳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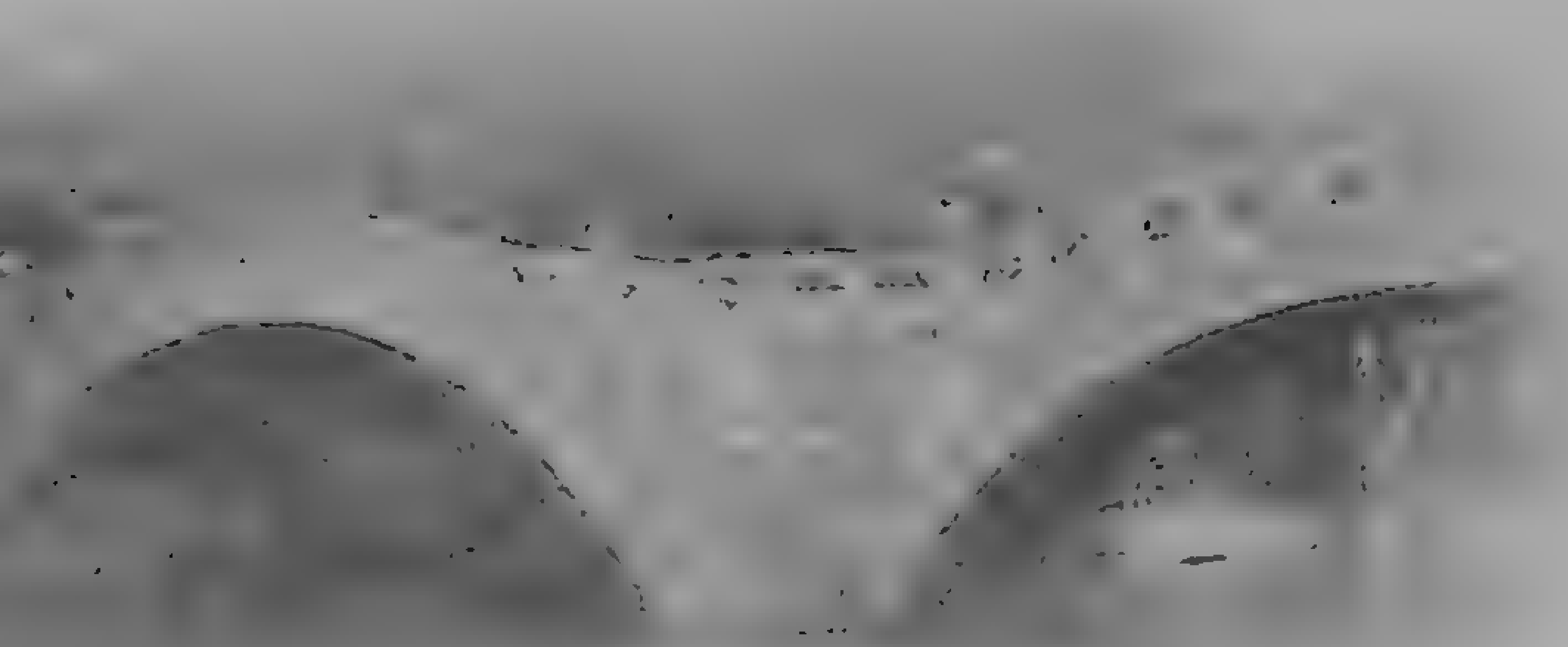
廣島隊及鹿島隊皆是甲組隊伍，因為日本朋友池田的安排，我這次有機會與廣島隊的蘇格蘭籍教練會面，更在比賽前到更衣室參觀。當時大賽在即，我也不便久留，問那教練：「有信心嗎？」他應道：「你等着瞧吧，我

們要把對方打得落花流水！」寒暄一會，握過手便告退了。

為了表示支持及留為紀念，我特意到紀念品店內，未問價錢，便要了一套廣島隊以鯉魚市徽為標誌的紫色球衣入場打氣，誰知該套球衫可真昂貴，售價約一千四百港元，但店員拿了衣服出來，又不好意思推說不買。

不過我入場時仍十分興奮，廣島隊混雜有澳洲、英國、韓國球星，他們進場時神氣十足，球迷反應也極為熱烈，吹號打鼓，甚有氣勢。我一心以為可以欣賞主場球隊大顯身手。不過，那廣島隊上半場已被數了數球，輸得全市人面目無光。球場上啦啦隊也馬上沒精沒采的。賽事結束，球迷靜靜的離場，我拿着那套貴價波衫回酒店睡覺去，甚麼玩興也沒有了。

九州



長崎遊踪

有朋自長崎來訪，令我想起這個特別的城市。前往長崎可直飛九州福岡，再轉乘兩小時的公共汽車。其實長崎有一個機場，還是世上第一個在海上興建的機場呢，可惜航班不多。這中型城市並非著名旅遊區，高級酒店欠奉，但日本人十分潔淨，小酒店一般也舒舒服服的。

從市內的東急酒店後面，可往長崎三、兩個著名景點，其一是哥德式的大蒲天主堂，乃十九世紀（一八六五年）由外國傳教士所建，保留有不少珍貴的歷史文物。這地方就是一五九七年廿六位天主教士殉道之處，日本教會視為聖地，因為它亦是天主教在日本開始發展的地方。日本幕府當年刻意剷除洋教，除了打擊異己外，還借着鞏固佛教，利用宗教的滲透性及眾多寺院來管制人民。那教堂本身不是十分壯觀，但以其歷史背景及建築還是值得一

遊的。

順帶一提，想欣賞日本天主教堂的話，應到佐世保（Sasebo）市的黑島教堂去看看，佐世保亦以當年美軍基地駐守而為人所熟悉。黑島這紅磚教堂很小，一條條的橡木地板，沒有椅子，做彌撒時教徒都坐在地板上，頗為特別。

從大蒲教堂沿山路上，是著名的蝴蝶夫人大宅。這區名Glover Garden，是明治時代外國人聚居的地方，當年Glover本人居住的是兩層高的西式大宅，現在這一帶已改建為歷史保留區，放了歌劇中蝴蝶夫人母子的雕像。

從另一邊向海步行下斜坡，可尋着香港匯豐銀行的一座舊辦公大樓，可見這城市在很久以前已是個開放港口，匯豐很早已在那裏營業了。大樓現列為古蹟，讓人呷呷茶，享受悠閒。

長崎的中華街也相當著名，當然比不上橫濱唐人街的規模。食品也難求正宗，一般是「吃過後還是懷念中國菜」的那種，但別有一番風味。長崎仍有許多中華文化的影子，除了有幾間寺廟，例如興福寺、崇福寺、聖福寺及

江蘇式的橋外，據說還有「舞龍」表演呢。

長崎有一處地方稱之為「荷蘭坂」，在長崎開始與外國人交往時，最先接觸到的外國人是荷蘭人，久而久之，便將所有西洋人都稱之為荷蘭人，而外國人集中居住的石坡一帶，充滿異國情調。

在香港大家可能也會吃過長崎屋Nagazaki Ya的牛油蛋糕Castella，長崎的蛋糕很著名，特別鬆軟香甜，是用洋化了的日本方式烘焙。

在長崎又怎能不到「和平公園」旁的「原爆資料館」？我們這一代人應該要細看館內史料多學歷史，正如周恩來總理說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印象最深的是和平公園內的一台大石像，雕刻着一個屈着一腿的健碩男子，一手指天，一手伸平指地面。長崎的戰爭遺物雖不及廣島的豐富，但這也是歷史中的重要一頁，同樣發人深省。

租車遊九州

我常推薦人到日本駕車旅遊，當中一條相當好的路線是從鹿兒島租車出發，東北方向上指宿、別府、大分；西遊阿蘇火山；然後直去熊本；北上長崎；東往福岡；南下湯布院。沿途遊點豐富，盡覽九州風情。

鹿兒島市不太，但市容佳，其地名顧名思意是鹿兒集中的地方，在春天前往，在市郊一個公園內，隨時有機會遇上春情勃發的鹿兒在交配，記着千萬別頑皮打擾，破壞好事。

附近有一衛星發射站，公開讓人參觀。鄰近的櫻島火山，是個活火山，仍不斷有白煙噴出，難得一見的景色。

當地的黑沙灘，據說細沙蘊含豐富的礦物質，有助增加血液循環及治療多種疾病，所以沙灘上長期有許多人將自己的身體埋在泥內，只露出頭部，

在臉上蓋上毛巾，享受黑沙浴。

從鹿兒島沿九州東面一直北上，經指宿，著名的天幕泳場便在附近。在巨型有蓋泳場內是個人造海灘，繳費入場後，可玩滑浪及多種水上運動，又可在人工海水場內暢游，全天候享水上活動，不怕日曬雨淋，風吹雪落，想迫真點，還可以租來椰樹用以點綴！

再沿海岸線而行，途經別府、大分，在「血地獄」等溫泉附近留宿一宵，享受溫泉，舒展一下筋骨再上路。

汽車可直上阿蘇火山，這是個睡火山，它位於九州中央，沿途公路敷設極佳。有時間的話，必需繞到高千穗欣賞自然景色。

離開火山，可到草千里大草原去，坐在青草地上，呼吸着新鮮空氣，令人心曠神怡，忘掉塵囂。

精神抖擻後，繼續西行，經過熊本舊城時可一探熊本城堡，欣賞日本古堡氣派。熊本市不大，走走看看，不久便繞了一圈。

繼續上路，可到長崎一遊。長崎附近的旅遊地方也很多，例如雲仙、平戶等。最後沿大路上福岡。往福岡的路程僅兩至三小時，公路頗寬闊，看地

圖前行，並不困難，沿途風景迷人，還有一個叫豪斯敦堡的主題公園。由於公路並不繁忙，幾家人分別駕車同行的話也可互相照應。福岡市不大，可玩的地方頗多，可去的包括有體育館、Shofukuji 廟及運河之城。

有時間的話，再往東走，到湯布院。雖曰可遊的地方多：宇奈岐日女神社、佛山寺、金鱗湖、民藝村、末田美術館、自動車歷史館、天日彫刻館等，但人們首要是來這裏享受溫泉，常忽略了這些名勝。

小荷蘭樂園

從日本福岡乘色彩繽紛的火車，一小時便抵達九州長崎著名的豪斯登堡，亞洲最大的主題公園之一，其面積是東京迪士尼公園的兩倍。風車、鮮花、宮殿處處。

自一六零零年荷蘭帆船漂流到日本，展開了兩國的文化交流，於是有人便在那裏種植了四十萬棵樹、卅萬株花、開掘六公里的運河，將荷蘭的傳統特色在日本建立起來。

豪斯登堡內有眾多遊戲設施、展館、博物館、座椅會動的互動電影院等。

遊人也可租單車，在荷蘭特色商店處處，仿真度極高的街道上行走，歐陸風味十足。拍下的照片，幾可亂真。

那裏單是酒店便有五間，遊戲設施不少，但每局遊戲也得另外付費，玩上一天，花費絕不便宜。酒店格局頗高，收費昂貴。

我遊園時有機會認識公園市務部的負責人，他是荷蘭人，到日本已七、八年，在豪斯登堡工作也有好幾年。

我問他最近回過老家沒有，他對我說：「我真的不想回荷蘭了，這裏雖是仿製出來的，但環境比我家鄉要好！真正的現代荷蘭，毒品問題嚴重、色情場所充斥。」

「還是這個人造的荷蘭世界可愛得多！」他補充。

遊客都免不了到繞着城堡的運河乘郵船轉一圈，飽覽四周風光及運河上的表演節目。

園中高塔是模仿六百多年前修建的荷蘭最高教堂塔樓，高達一百零五米，可遠眺該區的景色。

在豪斯登堡內有個全球最大的航行模擬館，在長十三米、寬約六米的巨大屏幕上播放電影，重現荷蘭帆船當年從荷蘭航行到日本的歷史性經驗。

城堡內最刺激的地方，要算是洪水來襲冒險館，遊人可體驗洪水的威力

和破壞力。荷蘭的地平線較低，因此常受洪水之患。此館乃引入先進的高科技，便用了八百噸水，製造行雷、閃電、大霧、海嘯、狂風、暴雨等等現象，其逼真程度，簡直令人惶恐不安！

成年人可能只到主題公園一次，但這地方最適合親子之樂，住在園內酒店，人工湖上還有些天鵝、水鴨在你跟前覓食，帶小孩子來必然喜歡。

東北



宮城縣札記

日本宮城縣位於東邊面臨太平洋，西為秋田、山形縣，南為福島縣，北是岩手縣，屬於太平洋氣候帶，冬天雖有雪，但相對北方的其他城市較為溫和。

宮城縣知事（即省長）淺野史郎是位很有魄力的省長，難得的傑出人才。曾有機會拜會，聽他講解該縣的發展計劃，印象良好。

記得位於該縣最大城市仙台的知事大樓的十八樓，是全市最著名的「觀景台」，從那裏可盡覽全景，矮矮的房舍在樹梢之間，陽光從窗外射進來，很是舒暢，只是那裏並不對外開放。

我喜歡靜靜地漫步仙台，這個城市到處綠樹成蔭，樹葉隨不同季節而呈現不同的色調，散發不同的風情。這裏沒有東京的緊張與繁忙，稀疏的行

人，步伐明顯較為緩慢，有份閒適感。

看過著名的古城青葉城後，可尋着伊達政宗家族寺院，是他於一六零九年所興建，屬於桃山文化的傳世經典，內裏擺設有眾多珍寶，加上其代表着當時的日本建築風格，被政府列為國寶。處於現代建築之間，成了城市中的瑰寶。

這個傳統的日本小城，在每年的九月份便換上另一格調，那是一年一度的爵士節，一時間濃厚西方色彩的爵士音樂，從市中心的廣場傳遍鬧市，年輕人都盡情享受這節日，邊行邊隨着音樂節拍擺動，像跳出了本國的固有文化，跳進了另一文化國度。走在街上，會令人懷疑自己是在美國的小鎮還是在日本街頭。

日本仙台的展館不少，值得看的有青葉城資料展示館，展出與伊達政宗相關資料、還有電腦動畫重現青葉城；還有齊藤報恩會自然史博物館，展示東北地方的地理及動物；仙台市兒童宇宙館，內裏的劇場放映天象儀及星座圖；地底之森博物館，保存有二萬年前舊石器時代的遺跡。

當中最特別的是仙台衣櫃傳授館，那是有七十多年歷史的町屋建築店

鋪。展示傳統的衣櫃製作及不同的式樣，並參觀日本人如何將庭園與工作室結合。

到一地旅遊，不能不做的當然是到處品嚐地道食物。幾次到仙台，當地朋友總會帶我吃烤牛舌，因為這是當地的特式菜，多年前已傳到台灣，頗被當地人受落。烤牛舌是將牛舌切成薄片，以調味料醃製一個晚上，然後放之鐵網上以燒至香脆，添些鹽來吃，有點像吃鹹的牛肉片。

朋友說，仙台市有幾十間牛舌專門店，尤其是熱鬧的一番街更開得成行成市，全是獨沽一味食品，但經常座無虛席。可見當地人對牛舌之鍾情。

魯迅先生曾在仙台學醫，其後因愛國心熱，放棄學醫，回國從事寫作，以喚醒國人的民族意識，成了一代愛國文人。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一次到仙台訪問時，參觀了仙台市城西的魯迅紀念碑及獻花。那頂部呈三角型的灰色紀念碑，樸實地兀立在綠樹成蔭的公園中，讓兩國人民懷念。

四季皆宜的仙台

仙台有多處名勝，白衣大觀音、松島、藏王山火山，還可滑雪、浸溫泉及賞景，是很寫意的旅遊點。

位於山上高達一百六十公尺的白衣大觀音像，在市內乘搭交通工具往來，幾乎在那處都可看。它是當地商人井上保三郎於一九二六年所建，祈求保護居民，重約六千公噸。在龐大的佛像內部，供奉有二十尊佛像。入佛身內參拜，可拾級到達佛像的肩部，透過那裏的窗戶向外瞭望仙台風情。

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島（Matsushima）離仙台才四十五分鐘的火車旅程，到了碼頭後可購票上遊覽船，船程大約兩小時。

遊人可乘船細意欣賞有如千島湖般的美景，海中有多個小石島，峭立小島上青松勁枝，各俱神態。它面對松島灣，海岸線廣濶，如詩如畫，不少日本詩歌也讚美松島。

我雖曾三度前往，可是兩次皆是寒冬季節，湖上滿是煙霞，天色昏暗，冰寒刺骨，只能瑟縮船艙內，迷濛中賞蒼松。當時我想，若要欣賞到松島之姿，應該乘氫氣球或直昇機。

松島碼頭對面有一個頗大的寺院，我到過三次，都是等船時無事可做，到那裏看一下，古木參天，地方不錯。是以前伊達政宗所建的。可是連寺名也說不上來了，好像名「瑞巖寺」吧。

另一遊覽勝地是藏王山，此死火山中間為火山湖，由於含有不同的礦物質，湖水呈翠綠色，有如注滿了化學染料，難以想像這是天然的色彩。

冬天到仙台，光要賞景的話不是太理想。不過，喜歡滑雪玩樂或浸溫泉的則作別論。

在隆冬季節還是啖生蠔的好時候，當地出產的蠔肥美鮮甜，生熟皆宜。

冬天的另一享受是浸溫泉，在厚雪旁浸在露天的滾熱泉水中，是一大樂事。仙台附近最有名的是秋保溫泉，它與有馬溫泉、道後溫泉並列日本三大溫泉。享受溫泉之餘，可到日本三大瀑布之一的秋保大瀑布，沿溪漫步。

仙台的四季各具美態，春看櫻花冬賞雪；夏有涼風秋葉紅，都是美景！

青葉城滄桑

從仙台可充分見到交通對一地發展之重要性。

仙台是宮城縣（Miyagi）的首府，宮城縣是東北六個縣中最大的一個，人口七十萬，位處東北中心地帶，仙台的經濟發展更一度雄踞東北。

不過，自從往來東京的陸上交通工具越來越發達，尤其是子彈火車在兩地之間僅需兩個小時的車程，仙台的國際航空交通地位便漸漸被東京取代了。

香港與仙台之間的國際航空交通的變遷也實在可惜，因為這是個值得遊覽的城市，我尤其喜歡位於小山上的青葉城遺跡，景色雅緻，從這可以俯視整個仙台市。有一首日本老歌名「青葉城唄」便是歌頌這山上古城堡的悠閒風情。

仙台是個歷史悠久的地方，此城曾是伊達家族的藩鎮，該家族有二百七十年歷史十三代，當中以伊達政宗最廣為當地人尊敬。

跟同行的香港同事說起，竟然無一人認識伊達政宗Date Masamune（一五六七——一六三六年）。伊達政宗可能是日本其中一個最有名的歷史人物，而且他亦是把仙台建立起來的人。

伊達政宗十七歲時（一五八五年）繼承父親的大業，積極擴張。他不單驍勇善戰，而且「絕不手軟」。日本「戰國時代」中有幾場最血腥的戰役，都有他的份兒。同時伊達政宗又會看風駛舵。他受命幫助豐臣秀吉，但他故意遲到，確定了豐臣秀吉是戰勝者才靠邊。但當豐臣秀吉的一位大將德川家康崛起，伊滕政宗就傾力相助，因為政宗的一個兒子，要了德川家康的一個女兒，兩家因此結盟。德川得勢後，把伊達政宗封到仙台，成為藩主。在一六零一年，伊達政宗便命人建起青葉城，且不惜工本，發展該地。

一六零四年，伊達政宗帶了五萬二千名藩屬及他們的家眷，搬到漁港仙台。伊達政宗在仙台發展及建設，一直至辭世（一六三六）。

仙台既為漁港，又是日本北方的營商港口，發展對外接觸是合理的，伊

達政宗在一六一三年建了一艘洋式大船，名聖約望洗者號（Sant Juan Bautista），載了一百名屬員遠渡往墨西哥及南歐。

這船是西班牙人幫忙建造的，因為伊達政宗對天主教及西洋事物很感興趣，所以請了外國人來幫忙。

當此船在七年後，即一六二零年回到日本時，其人員還報告說在羅馬拜見了教宗保祿五世呢！

他們傳了伊達政宗的話：「我願意在我的領土上給你們建一個基地，多派神父來吧。」

但是德川幕府對天主教非常反感，在一六二三年更開始排斥天主教人士。到一六三九年，日本奉行「鎖國政策」。

今日看來，除了排除異見、洋教及外來影響之外，亦可能是幕府控制一切對外的聯繫，避免好像伊達政宗這類的大名（藩主）坐大。

伊達政宗還有一點最為人樂道的，就是他文武雙全，他對日本文化、詩歌、書法、能劇等都有很高造詣。

在他事業高峯時，許多人以為他會當上幕府的最高領袖哩，但是德川等

人對他，從沒有完全信任，而且處處提防。

伊達政宗的綽號是「獨眼龍」，失去一隻眼睛並非因作戰，而是他小時候患上天花，壞了一眼。據聞是他自己把壞眼球拿掉的，有點似《三國誌》中的夏侯淵！

但「獨眼龍」一出，威震四方。他所戴的頭盔上橫放有一長長的彎刀，是他的「新月」標誌，令敵人見之膽喪。今日青葉城上他頭戴新月盔，全身披甲的騎馬雕像，仍見氣派不凡。

青葉城一直與仙台的繁榮相終始，但火災及戰爭空襲，將青葉城化為灰燼。「荒城之月」這首樂曲便是懷想被燒焦的青葉城，曲調淒涼悲怨。

青葉城的資料館，可看到由電腦繪圖呈現的壯麗仙台城，氣勢磅礡的桃山建築，呈現後人眼前。

香港人對此可能不甚了了，難道只有那上網打電腦遊戲「日本戰國」的青年才聽過他嗎？唉，可真要來多點通識教育，以免只有本地眼光了。

有的日本人對伊達政宗也真的很崇拜，而北海道的伊達時代村，便是伊達政宗的家臣倉小十郎的後裔興建的主題公園，重現江戶時代的風貌，還有

藝人扮演伊達政宗，重演其威武。

有一年深秋，我在黃昏之時前往青葉城遺址。在深褐與淡橙色的餘暉下，透過政宗雕像旁那殘留的城牆，俯瞰山坡下城市那穹蒼漸暗的遠方燈火，望向遠方連綿不斷的山巒，一時間只感到浪漫與傷感同時凝聚空氣中。叱咤一時的伊達家族，不就如夕陽西沉，光茫漸淡？

人道這地方是仙台最羅曼蒂克的地方，談情說愛是首選，但我卻想到人生及時代的興迭，深感歷史就是一段段把握機會與失去機會的故事。淒愴的過去，未明的將來，機會不是一瞬即逝嗎？

伊達政宗當年趁時建功立業，在戰國時代興衰的一段事蹟，又豈不像是莎士比亞在《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一劇中類似Brutus的悲劇英雄在書中所言：

There is a tide in the affairs of men,
Which, taken at the flood, leads on to fortune;
Omitted, all the voyages of their lives,
Are bound in shallows and in miseries. On such a full sea are we now afloat,

and we must take the current as it serves,

Or lose our ventures.

意曰：人生如潮水，起伏有序，宜趁潮漲乘勢而起。機會錯過了便不會再來，可能一生在淺灘困苦。我們面對大時代必需把握時機，否則浪費我們的機會及努力。

愛戀七夕祭

日本東北的大祭特別多，著名的四大祭分別是青森佞武多祭、秋田竿燈祭、山形花笠祭、仙台七夕祭，每一個祭典都獨具特色、充滿傳統的日本精神，而且都集中在八月上旬，所以這段時間到仙台或東北地區旅行最是合適。

當中仙台的七夕祭是在四祭最後的一個，猶如為四大祭作個美麗而熱鬧的謝幕。

沿自中國的七夕節，牛郎織女每年只能在鵲橋一聚的悲戚愛情故事，可能過於無奈，已漸為我們這些城市的中國人所淡忘，或是根本想不了藉口去慶祝這樣浪漫令人傷感的日子。

不知是否牛郎織女也失望，移民到了日本的鵲橋去相會，七夕傳到日本

在一些城市，成了熱鬧的傳統大節目。日本朋友告訴我：「最早在武士貴族及商家之間開始流行，明治時代以後開始在民間廣為流傳。原本是每年的農曆七月七日舉行的，明治後改為八月六日，並延長至八日止。」

「仙台古時的開府城主伊達政宗為鼓勵婦女在冬天大雪時期織布，並為祈求織布技巧進步，增加收入，也為紀念這段可歌可泣的愛情，頒令大肆慶祝七夕。」

禮失求諸野，流傳下來，七夕祭成了仙台城中的主要祭典。在八月七日七夕的前一天，仙台的商店都會掛上各式各樣的慶祝飾物，還會舉行盛大的煙花表演作為此節日的揭幕禮。七彩花火令長空璀璨，每年吸引日本全國各地達至一、二百萬的遊客前來，令街道擠得水洩不通。

煙花之後是一連串的文化表演活動，來自全球各地的民俗團體都會參與演出，一時間整個仙台市好像充滿着音樂與舞蹈的人群，一片歡欣氣氛，着實感受到日本北國節日的歡樂。

七夕祭前後，市面上高掛了三千多根的綠竹，綁着彩色繽紛的七樣巨型的紙製裝飾物，代表着七種意義：千羽鶴，祈求長輩長壽；短冊，祈求學業

精進、智慧增長；吹流，表示織布順利；紙衣，代表替人受苦以解運；屑籠，惜物；投網，豐收；巾着，是錢袋，意謂節約。這些紙飾物隨風飄揚，有如旗海，煞是好看。

在這節日期間，市區特別熱鬧，到處都是擺賣的、玩樂的人。男男女女都會穿得很漂亮的走到街上去湊熱鬧，希望碰着一段美好的姻緣，並將自己的心願寫在小書籤上，掛在竹葉上，祈求牛郎織女保佑心願達成。不過，我想：如果牛郎織女真有此法力，也不用自身難保，每年才得相見一次罷！

不過，社會雖已現代化，但人類追求愛戀浪漫的心態，千萬年來依然不變。

文化與色情

仙台友人井澤先生邀請我們到他家去，除品味他家酒窖自釀的清酒大吟釀外，還欣賞了日本傳統高深的能劇，享受了東瀛的兩大高尚文化。

酒醉肚滿之後，座上的日本朋友提議：「我帶大伙兒去了解了解仙台的夜間文化。」我們這些外國人，不知就裏，也不好推遲，便隨大隊出發，反正吃喝過度，逛逛街吹吹涼風也是好的。

原來他帶我們到了國分町的夜生活區，是仙台的著名夜生活場所。在大大小小流動的霓虹光管招牌下，除了一般的酒吧、歌廊外，還在不規則的街巷滿佈甚麼酒帘、制服誘惑式的酒吧、「熟女」、「人妻」的招牌、脫衣舞廳等等。街頭及陋巷口站着許多穿得少無可少的年輕女孩子在招徠，有些看來是從東南亞國家來的。

心中當下想：「剛才欣賞的是日本藝術情操最高的能劇，如今所見的是人類最基本的本能發洩，似乎極端了一點吧！」

我問朋友說：「真不明白，日本的白天跟晚上好似兩個世界，日間溫文有禮的白領，晚上像解脫了變了另一個人般！看這裏有那麼多人在吃喝玩樂，在大多數的亞洲城市，很難找到這樣集中的娛樂區哩。」

他回答說：「可能在規條多多，壓力極大的日本社會裏，許多國民日間盡心做好自己的責任，之後要解脫出來盡情放縱一下，這是對自己、對社會的一個逃避、一種隱瞞，為此，人們又感到些哀愁。」

十七世紀時，日本劇作者淺井了意就用了「浮華世界」這詞來形容：「如葫蘆之在水隨波逐流。」

不知道這是否「水商賣」之本源？（今日日本話中「水商賣」是泛指一切「夜之事業」）

用「人慾橫流」四個字去形容那地區最是貼切不過。我們還是決定留住剛才能劇所薰陶的高尚藝術情操，回酒店去休息。

二線城市夜生活

談到日本的夜生活，雖然説東京及其鄰近地區有些娛樂場所，但都很分散，並非集中一處而成獨特的所謂紅燈區。

在這方面，另一個大城市大阪的晚上也頗為沉悶。其實日本最糜爛的色情場所都集中在二線城市，例如札幌著名的薄野（Suzukino）、福岡的中洲（Nakasu）、仙台的「國分町」、四國高松的「Lion」大道等等。

在嚴寒的冬天，年輕女子穿着無可再短的裙子在街上挑逗行經的男士。有脱衣舞表演的夜總會、色情交易的酒吧、鴛鴦浴室、按摩場等等娛樂場所成行成市，附近百貨公司、食肆及遊戲機中心林立，前往觀光，男女也不愁寂寞。

沒時間打探，也不用怕找不到消遣，街口的指示牌清楚印上穿着性感的

少女圖片，不用言喻，大家都知道佳人何處尋！此外，便利店內也有指南書，詳細列明各類色情娛樂資料，圖文並茂，燕瘦環肥，任君選擇。招徠之術也各出其謀，有洗澡後作色情交易的，也有專門穿着各行業服式的制服誘惑。

遊客前來找這類娛樂，最大的問題是日語。日本色情行業並不歡迎外國客人，在這些煙花柳巷，外地遊客因語言不通，常只能望門興歎。就算說得通，多數也不被接待。

許多人也奇怪，為何花花世界的東京，色情事業反不及二線城市來得發達及集中？考究原因，是日本公司常派職員長駐在其他城市的分公司，由於同是國內，又有兒女教育，妻子工作的問題要考慮，許多人都不帶家眷同往，於是這些城市的單身男士便特別多。

當中以札幌及福岡最典型，前者乃北面重鎮；後者屬西南面主要城市。此外，許多其他城市都有霓虹光管徹夜閃動的夜貓子活動地區。看日本雜誌得悉，這兩地的夜生活區對經濟貢獻絕對不少哩！

會哭的木娃娃

仙台是日本受歡的電視劇《阿信》那賢良刻苦的女主角的故鄉。仙台出產木材多，阿信堅強而賢慧的性格，猶如樹木的特性；堅挺而深具感情。

由於出產木材，仙台有不少玩意都是木製的，當中有些像中國北方的小玩意，諸如有長柄的木杯，用以承接拋高連繩的小圓木球；還有一個玩意是拿着一根繩子兩端的竹柄，平衡滾動中間一個有坑可在繩子來回走動的圓滾軸，這些都受小孩子歡迎。

想起多年前我任職港龍航空，在調任國泰前，我到仙台的港龍辦事處話別。當時是隆冬二月，同事設宴送行，酒過三巡後，當地的經理籐野先生送我一對木製的大頭娃娃，約一尺高，頭圓圓的，笑臉迎人，身成圓柱體，髹上紅、黃顏色，設計非常簡單，更可說帶一點鄉土味，但頗為可愛。其特別

之處是頭可轉動，搖動時發出獨有的「呀呀」聲響。

篠野先生說：「這是仙台最具特色，最有紀念價值的禮物。」我發覺仙台的朋友很喜歡送這玩偶作紀念品，有些頭頂有一個「乙」字，同樣會作聲，於是生起疑問：它與仙台有甚麼淵源？

問原因，同事告訴我：「這傳統小木頭玩偶名為Kokesi（子削り）。仙台有一年大饑荒，山頭野嶺都找不到可吃的，大人都受不了，弱小的兒童更是可憐，那年就餓死了不少孩子，大家都傷心至極，仙台人以此為憾。其後有人想到以當地最盛產的木頭製成木娃娃用作懷念這些不幸的孩子，那發出的呀呀聲，其實是表達小娃娃的哭聲。」

這禮物實在太令人傷感！

飯後，眾人相繼道別。我摟着那對哭泣的娃娃踏出食肆，寂靜的黑夜街道，吹來冰冷刺骨的寒風，蕭索落寞，看仙台寧靜的美景，一時想到：不知何時才可重臨，當下一陣淒然湧上心頭，加重了北國的情愁。

北海道

彩色北海道

北海道沒有甚麼可歌可泣的歷史，也沒有甚麼令人驚異的世界奇景，甚至沒有豐富的文化藝術可欣賞，但作為一片人間淨土，她是綽綽有餘。她有四季不同的美麗景色，乾淨的空氣，開朗的天空，休閒的氣氛，難得的是飲食習慣都較適合我們的口味。

每當我想到冬天的白色世界和溫泉；春天的青苗和櫻花；夏天的薰衣草和向日葵；秋天的紅葉和黃樹，那就是北海道的世界。

溪間流水、起伏的山坡田野，配與鑲了白雲的藍天，人生，有時不一定要說甚麼大道理，大學問，北海道就送給我們這樣的一個避靜的地方。

瘦身大敵

想不到我的瘦身大計就因為北海道之行而破壞殆盡！當地著名的美食數來便有拉麵、毛蟹、牛肉、牛奶、芝士、雪糕、朱古力、哈蜜瓜、清酒、啤酒、葡萄酒……在行程甫開始，我便已決定放縱自己一周，開懷大吃大喝，回程時明顯的褲頭蹦得緊緊的，多了個小肚。

我的美食之旅由札幌著名的拉麵横丁（拉麵街）開始。北海道的拉麵有三大派別：味噌、醬油及鹽味。而日本老友說札幌是味噌拉麵的發源地，所以不可錯過。

拉麵街分有新、舊横丁。新横丁就在舊街前一條街，它名氣雖大，卻位處不顯眼的一條小巷內，由於有上蓋，看來似一個小舊區裏的小巷，初訪的遊客大多在巷口往來多轉最後只靠巷前大大的綠底紅字日文光管招牌引路。

橫丁內有多間小麵店，有些僅三張木條枱子及椅子，店前貼有各類麵食的照片及價錢，方便遊客。拉麵款式除叉燒外，還有蟹肉、帶子、海鮮等。

但找好的拉麵不一定要到拉麵橫丁，當地著名的拉麵連鎖店「味之時計台」Ajino Tokeidai，有廿多間分店，取札幌地標時計台（鐘樓）命名。店內貼上許多日本式紙，供曾到訪名人簽名留念，炫耀受歡迎的程度。

店中的湯底聲稱是以豬骨、雞骨、蔬菜等大量材料熬成，所以湯味份外濃。拉麵的價錢一般由七百至九百日圓，那次我要了全店最貴的一種，想要試試店中最好的，是一千五百日圓（約一百港元）的扇貝拉麵，來的是特大碗，碗內有一片豬肉、三隻連皮連邊的大型帶子、許多甜粟米、芽菜、菜，麵滑、湯鮮，未吃已令人垂涎。最讓人又愛又恨的是麵上放有一大片正方形牛油，我看着這牛油，內心掙扎了許久，計算着將此牛油溜進胃裏，會為肚腩增加多少脂肪……正在猶豫不決之際，滾熱的濃湯已無聲無色地將牛油溶化，且與之混成一體，牛油香氣隨熱汽上升，令人脾胃頓開。這時還要考慮甚麼？遂不顧一切，大口吃下，再加點蒜蓉，噢，那直是人間極品，滋味無

窮，吃麵原來也能如此令人陶醉！

由於拉麵的湯濃、肉多，吃後往往令人渾身發暖，在北海道寒冷的冬天，最是體貼。開懷吃下，令人滿足之極，在我來說，山珍海味也比不上這一大碗拉麵。

酒醇肉香

北海道的朋友說因為北海道的緯度與德國相若，所以北海道的啤酒水平可與德國啤酒媲美，此理論聽來有點似是疑非，其實兩地的啤酒優點及文化是南轅北轍的。

縱使如此，北海道生產的啤酒的確是佳釀。要品嚐此玉液及了解其釀製過程，可前往離札幌市中心不遠的札幌啤酒園參觀，內有一博物館及釀酒廠，吃喝玩樂兼備。

啤酒園則位於東區北七東九，它是一間紅磚屋，三角形的屋頂夏天時爬滿植物，中央頂角掛有一紅星，這是札幌啤酒的標誌，進門處是個小花園，是日本啤酒的「聖地」。供應燒烤餐及西餐，最適合下酒的，自然是那稱之為「成吉思汗」的燒烤餐了。

侍應帶我們拾級而下，到達樓頂極高佔地敞大的釀酒罐廳（Kessel Hall），廳中央有個約兩層樓高巨型的古銅色啤酒罐。只見人頭湧現，圍爐進食，一片煙霧瀰漫，滿是烤肉與啤酒香味。可選擇的肉食包括牛、羊、雞、香腸等，甚為滋味，套餐價錢約由三千一百至三千四百日元（約百多二百港元），不過份量並不太多。

我們與其他食客一樣，戴上紙圍裙。先來正宗札幌啤酒，然後是該牌子的生啤，再來札幌Yebisu，乃金黃的古老啤酒，有如甘露玉滴，第四杯是該牌子的黑啤，第五杯則是由該公司代理的健力士黑啤酒，即每人各要了五大杯。邊嚐烤肉邊呷酒，第一至三杯酒時，還覺得酒甜肉香，燒牛肉很滑，但第四杯開始，只覺極為享受，已不知所吃何味了。我們把酒言歡，豪情洋溢，我們在那裏消磨了一個愜意的中午，離去時沾了一身燒烤味。

若在冬天圍爐享烤肉與凍啤，肯定更夠氣氛。

在旁邊還有一個名叫古雅廳的地方，供應普通西餐，相對來說，氣氛便相去甚遠。

啤酒多喝了，自然上廁頻頻，此地餐廳洗間不用收費，還記得維也納一

間大型啤酒廠連酒吧，酒便宜但廁所收費很貴，酒客卻不得不使用，實是一絕。

在札幌啤酒園旁，有間啤酒博物館。我們帶着微醉前往，兩層高的建築，是舊酒廠改裝。可惜職員不懂英文，要聽英語只得拿着館內的錄音機走。我們看到大麥如何發酵、加糖，製造出啤酒的過程，是很好的一課。

在館內的禮品店，很多人在買啤酒酵母片，此乃用以發酵酒精的酵母片。其實在一般藥房也可以買到，據説可助身體排毒，頭髮生長，有豐富的維他命B。有人説吃過後頭髮增生，但對我來説，好像已無任何藥物食品會有效了。與其吃酵母片，不如直接喝啤酒來得暢快。

博物館的另一吸引處是免費贈飲，可喝果汁或啤酒，大家準不會錯過的。新鮮啤酒極為好喝，跟市面上出售的完全不一樣。我見一日本遊人興高采列地喝着啤酒，高聲説：「我退休後要在對面租所房子住下來，每天來喝免費啤酒！」

啤酒之都

啤酒的製作成份，大麥、啤酒花、糖、酵母及水等，也非甚麼複雜的材料，製作過程簡單。但水質及成份控制直接影響酒質的好壞。

我想起英國的Boots藥廠多年前出產了一種自釀啤酒的粉，有說明書教人如何利用乾淨的膠桶，將發酵粉、糖及水混合，置於陰暗處，兩周後便可喝到新鮮的自製啤酒，頗有趣。糖越多，酒越烈，自行釀製不難，但味道不怎麼樣。

日本傳統的做法：將大麥浸於水中發芽，一段時間後，加入其他材料，再加入啤酒花煮沸後成為麥芽汁，冷凍後加入酵母，在攝氏八、九度下發酵，這時會產生糖份、酒精及二氧化碳，一周後便成為新鮮的啤酒，可以飲用。

通常啤酒廠不會於此時將酒出廠，而會以更低的溫度保存下來。這時酒內的二氧化碳會溶去，香味加強，所以新鮮啤酒一般香味不夠。之後會將啤酒過濾，將其雜質去除，然後入瓶或罐。

啤酒本身是一種衛生標準要求極高的飲料，若有細菌釀製便不成功，所以在衛生條件不夠保障的地方，啤酒是最佳的選擇。

聽聞四千年前已有文獻記載啤酒，可見其啤酒發明遠於此年期，有說是古人在一次無意中發現雨水浸至穀麥發酵竟成了特別的飲品。又有說中國商代所飲的酒，與啤酒的特質近似。

我嚐過的啤酒種類很多，只覺得日本啤酒的味道獨特，與德國及英國啤酒有別，不同之處非在於濃淡，而是其香味是別樹一幟，甫入口便可分辨出來。

說到日本啤酒的來源，當然是來自西洋，其日文啤酒（Biru）一詞也是取自歐語，並沒有漢字，一如中文「啤酒」一字也取歐語發音。翻查過資料，知道在一八五三年有一位名川本的醫生，以荷蘭方法釀製啤酒。

聽說至一八七零年，由一位美國人Copeland在橫濱附近開設了第一間正

式的啤酒廠。根據記載，在一八七二年首個日本人在東京涉谷開始釀製啤酒，一八七六年，北海道開始有啤酒，這可能是首間國營啤酒廠，所以歷史有記載。

十年後（一八八六年），日本本釀製啤酒已超越了入口的數量。一九零六年時，幾間酒廠大整合，之後，日本的釀啤酒業更是突飛猛進。二、三十年代美國禁酒期間，許多機器及生意流入了日本。

在三零年代經濟踏入蕭條，但啤酒的受歡迎程度並無下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眾多生產線連同啤酒也受影響，為免惡性競爭，政府提議多間酒廠合併。戰後許多管制取消，因希望加強競爭，令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

至一九八三年時，日本開始開放給不少外國品牌的啤酒的釀製權。一九九四年，政府更改釀酒廠的生產規定數量，使細小的本土酒廠湧現，使日本啤酒的種類大大增加。

全球飲啤酒量之最，以早兩年的統計數字來說，美國穩居首位，一年消耗約二千三百多萬加侖。其次是中國，第三德國，第四巴西，日本是第五，比第六的英國為多，跟着是墨西哥，前蘇聯，西班牙及南非。

但以人均飲用量計算則為捷克人，平均每年每人飲一百六十一公升，實在驚人。第二、三位是愛爾蘭及德國，第四奧地利，其次順序是盧森堡、丹麥、英國、比利時、澳洲。

從排名中可見啤酒頗為西方人所接受，另一方面，又可見耗啤酒量與一地區的經濟，人民生活是否愉快並無固定的關係。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是國際上極受歡迎的飲料。

日本在人均耗啤酒量方面僅排名廿五，實有點令人驚訝，這可能是他們較少豪飲啤酒，亦有喝別的酒精飲料習慣。其實喝啤酒在日本十分流行，連女士也常飲，尤其是夏天，女士放工後前往喝杯啤酒的情況十分普遍。

夏天時，日本的大城市大百貨公司或商業大廈頂樓會開一些啤酒花園，邊呷啤酒邊俯瞰大城市的景色，享受一下夏天的悠閒。

北海道的大通公園，每年七月中至八月初，舉行啤酒節，贈飲啤酒，不少人都喝得瘋狂。

日本出產的啤酒品牌亦許多，著名的還有麒麟、朝日、三得利、札幌啤酒等等。也出產有無酒精的啤酒，是清甜的大麥飲料，但銷量並不見得好。

札幌啤的特別味道來源是甚麼？經我到處查問，終於有位日本朋友告訴我：「札幌啤是加進了日本米釀製的，在大麥磨爛，發酵時加入白米。」

「啤酒內有白米成份？」

「沒甚麼稀奇呀，我們始終是日本人嘛！」

這種添了米的啤酒仍呈金黃色，喝下時也沒有明顯的米酒味，但這米將大麥的香味引發得更為淋漓盡緻，加上白米發酵出的醣份，產生出與別不同的清香與甜味。怎麼說？應該形容此酒有份濃厚的東方味道罷！

札梘啤酒在日本其他八個城市也有釀酒廠，如仙台、大阪、千葉、九州、靜岡等。聽說單是千葉廠，每年便可生產三億公升的啤酒。

札幌啤酒的標誌是一顆紅星，有些人會誤以為與前蘇聯有關，其實此酒廠成立於一八八七年，那時蘇聯政體還未出現。這只是代表北斗星，喻意永恆不變。

有酒廠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啤酒不宜日曬，不然香味會消失，所以買了啤酒後必定要在陰暗處存放。」

他還說：「有顏色的酒瓶也是為保護酒的味道，所以深棕色的酒瓶最具

保護作用，其次是綠色的，最差的是透明玻璃樽。近期普遍用的鋁在保護方面也不錯。」

日本啤酒的包裝設計款式許多，例如設計出波浪凹形罐，聽說可令啤酒泡沫更幼細；可產生更多泡的小型開塞；可用於飛機艙的啤酒車；發掘新的釀製法等。

我經常想找一些有味道，又不甜的凍飲，啤酒是一種不甜及售價不貴的飲品，在大熱天的日子，身體疲累與口乾之時，若能灌下一大杯冰凍啤酒的話，實是人生一樂也。

手拿着大杯啤酒的氣氛，有種教人自然鬆弛下來的效力，要暢快地灌一口，它代表了愉快與輕鬆，不像葡萄酒般要人認真欣賞；不像米酒般要人戰戰兢兢；不像甜酒般要人輕嚐淺酌，更不像烈酒般要在人面前拼命狂灌；啤酒，是一種對自己的慰藉。

橫行無忌

北海道盛產大毛蟹，蟹腳長約一尺，看見已令人興奮。雖然蟹群在北海道「生不逢地」，但對愛蟹的人來說，在北海道到處都有吃蟹的地方，也實在夠暢快的。

在札幌專門吃蟹的餐廳有不少，可各選所好，在釧路有一家一餐吃八類蟹的名店等等。札幌市內則有「蟹本家」、「蟹將軍」等，前者有兩家分店，後者更不難尋着，門前有巨蟹作招牌，供應有毛蟹及大蟹。

「蟹將軍」在中央區南四條西二丁目，乘地鐵在薄野下車，遠遠便能尋着，因門前有一高約一層樓的巨蟹作招牌，供應大大的毛蟹。進入店內要先行將鞋子脱去，我們光着雙腳乘電梯而上，到一房間席地而坐，打開菜譜一看，全部「一目瞭然」，因為只獨沾「蟹」一味，有凍蟹及熱蟹，連天婦羅

蟹也有。

在札幌其他以蟹為主的菜式包括：牛奶煮蟹，蟹鍋、蟹豆腐、炸釀蟹蓋、蟹刺身、蟹燒賣及蟹粥等，大可來個全蟹宴！

不過，日式的烹調方式較為單調，縱使是全蟹宴，吃來也始終覺得味道太淡太寡，不及中菜般講究與多樣化。我坐在這巨蟹之店，啃着鮮甜的凍蟹，自然想到廣東的薑葱蟹、上海的大閘蟹、香港的避風塘炒蟹、星洲的胡椒蟹、印度的咖喱蟹等等，我當時問酒家店主，有何調味料佐食，他很有自信地說：「蟹靚何用調味？」

說的也是，我們一家四口每人要了一隻大蟹，將蟹蓋打開後，以筷子輕輕鬆鬆地吃，毋須弄得「張牙舞爪」般費神，蟹肉甜美無比，每一口都是享受。其實在吃蟹前我已飽嚐了兩碗拉麵，而且我對吃蟹不怎麼特別喜愛，但仍受不了北海道大蟹的誘惑，將其肉拆下來全吃個清光。

啖蟹時來一壺北海道佳釀清酒「大吟釀」，便是天上人間的最佳配搭。

「大吟釀」是北海道著名清酒，前日本駐港總領事橫田純先生告訴我：「此酒的特色在於將米粒磨至米心，比平常的米細了一倍之譜，才用以釀酒，

可見其精細。」慢慢呷一口大吟釀，口腔芬香，清醇，不會有辣喉感覺。也由於它易入口，許多不熟酒性的人也會不自覺地多喝了，而忽略了它酒精度其實不輕。

在夏天時，此酒宜冰鎮後飲用，清涼玉液令人透心爽朗；在大雪紛飛的日子，燒熱了的清酒，卻帶來無限暖意。頂級清酒跟北海道大蟹，可謂一絕。

口慾解禁

遊北海道，沿途看到不少農場，乳牛處處，不問而知這北島盛產牛奶，而且份外香滑，連帶奶類製品也特別一流，諸如雪糕、乳酪等，令人愛此道者不能忍口，怕胖者也受不了誘惑。

當地的軟雪糕才二百至三百日圓（約十多港元）一個，有香草、粟米、香橙、南瓜、朱古力、蜜瓜、楊梅、綠茶、薰衣草等等，大都以當地出產的天然材料製成，所以吃來特別新鮮甜滑。在小樽還有一款雪糕是以墨魚汁做成，呈紫黑色，獨一無二。

我是雪糕崇拜者，但每次吃雪糕時，心裏總有份罪惡感，尤其想起小小一杯的雪糕上印着「二百七十卡路里」等字樣，又想起自己日益明顯的「中年發福」身段時，又禁不了想到這一杯雪糕，更令我遠離夢想中如度假廣告

上健康俊男的身段了。

我也從不敢告訴別人「我最喜歡吃雪糕！」，但來到這裏，看到這麼誘人的雪糕，再看到那些女孩子都毫無顧忌地開懷大吃，自己也不期然地「解禁」！

問那些大啃雪糕的女孩子：「妳不怕長胖？」

應道：「怕，但這些雪糕不太甜膩，相信影響不會太大。」（是自己騙自己的話。）

我恐嚇說：「要是一杯雪糕兩百卡路里，吃不夠十個就超過一日所需的熱量了，妳還說不怕？」

「哎喲，咱們是在旅遊嘛，奔波勞累的，需要多點精力，多吃一點雪糕便少吃點白飯吧！再說，在香港也吃不了那麼美味的雪糕，還是拼命吃它一個飽吧！」

雖然說來似是而非，但倒是一個非常好的借口，就讓我們都多來一客超大份量的雪糕！

當日晚上我計算一下全日自己共吃了多少個雪糕，算來也嚇了自己一跳，是七個！

生意難為

北海道著名的雪印雪糕，在香港亦甚受歡迎，在火車站前大街上的雪印餐廳出售雪糕品種多達四十多款味道，還有不少可愛及浪漫的紀念品，非常惹人喜愛。我在那裏要了一客芝士餅加雪糕，芝士的香配上牛奶的滑，口感一流。不過單看照片不知實物原來是很細小的一個，終於我吃了三客才感滿足。

遇上一位香港人同在那店子裏光顧，聽他説話好像對雪糕很有研究，見是香港人，大家搭訕聊天，我們邊大口大口地吃雪糕，邊聽他説：「唉，他們這麼成功，而我則失敗而還！」他説的是早前在中國內地投資的雪糕廠。

他把一口雪糕吞下後説：「雪糕這門生意絕不好搞，成本沒甚麼可省下的部分，而且要做出好的雪糕，必須材料豐富，產品又不能保存太久。」

他停頓一下再說：「再者，生產過程並不簡單，更不便宜，那一套生產設備也比許多生意投資來得昂貴。」

「不單如此，還得要經常推陳出新，把不同口味的產品推出市場，這一來成本又增加了，所以市場一定要很大才可以。」

他說：「除非產品已經是名牌，否則價錢不能訂得太高。特別在中國，市場雖大，但總要薄利多銷，所以這門生意是徹頭徹尾的成本高、收入低。」

「更令人洩氣的是，分銷成本比想像中要高得多，產品需二十四小時冷藏，也不能保存得太久。我看過一些店子，晚上關門時全店熄燈，雪櫃也關掉，結果可想而知！所以這門生意必須市場夠大，要不然，做汽水生意好了，風險少得多。」

聽完他的一番話，我更是珍惜那手中的雪糕。

當香濃遇上滑溜

北海道出產的佳品還有芝士，我在富良野的餐廳Kumagera，嚐過一款名「芝士豆腐」的美食，是將一片片的芝士與豆腐混和溶合，可以想像是何其香滑可口。

其實芝士豆腐，外貌不怎樣特別，但製作頗花心思，一般是將日本豆腐磨成醬，將水分除去，加入芝士、魚膠粉和豆奶便成。有些人喜歡在進食時加入紅豆，讓味道較甜。

也有一些製法是將芝士加上牛奶及豆腐，製成甜品，又有人加上鷄蛋，或製成蛋糕，都是很健康的材料，老幼皆宜。

富良野賣的芝士，並無那些發臭的藍芝士，而是比較受東方人接受的新乳製芝士，有些還加入了紅葡萄酒，散發着清新的香味。

在富良野，還有個芝士工房，遊客可買東西，學做芝士蛋糕，最要命的是可以任吃，這實在是個「罪大惡極」的仁慈！試問芝士香味當前，誰箇忍受得了？我終於空肚而來，滿肚而去，兩手也捧着買來的一大堆，甚麼瘦身努力也付諸流水！

製作工房，是日本的特式，這是個很好的構思。我到過的工房有製朱古力的、釀啤酒的、做薰衣草用品的、設計音樂盒的……這令顧客不但對產品認識得更深刻、更投入，並可擁有一份屬於自己的份外親切的製成品。近年香港也開始有這類工作坊，教人製作麵包花、玻璃擺設、小珠飾物、編織等，很是有意思。

情濃朱古力

也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朱古力與戀愛扯上了關係。朱古力是表達愛意的最佳禮物，在情人節或聖誕等浪漫日子，朱古力是少不了的。可能是那份香與甜，最能代表愛情的甜蜜？製成朱古力的可可，會令人微醉、上癮，這最能反映愛情的滋味吧！

在日本，每逢情人節，女孩子便忙於選購朱古力送給男孩子。我在年輕時被派往日本工作，首次在情人節收到女孩子送上的朱古力，當時簡直是心花怒放，意亂情迷！其後發覺幾乎大部分年輕小伙子都收到女孩子送的朱古力，實在是極大打擊！

原來若是襄王有夢，也會回贈朱古力給對方。但可惜當年並不知道此表示方法！

有人說濃厚的黑色朱古力，代表濃情；那清甜的白色朱古力，代表純情？

白色的朱古力，會令人覺得更浪漫些，再配上一個迷人的名字「白之戀人」，更使愛戀中的人無從抗拒。

這其實是北海道特有朱古力的品牌，而且一如北海道的其他特產，該品牌寧可少賺錢，也不出口到其他城市，更遑論外國，以期吸引遊客前往該地去選購特產，這也直接為北海道帶來旅遊特色。

「白之戀人」朱古力工廠已成了遊札幌的一個好去處。工廠佔地頗大，在門前有一個庭院，有不少可愛的卡通人物，供人休憩拍照，尤其是那個巨型的音樂鐘，有許多玩偶團團轉動，陪着叮叮噹噹的歡樂音樂，令人心情輕鬆。

遊客可以在龐大的工場參觀，可隔着玻璃窗觀看朱古力的製造流程，由煮溶、配料、倒模至包裝等，全程機器化，十分衛生。

也可以到朱古力博物館參觀，看不同年代古朱力的特性及演變，頗有趣，但歷久以來朱古力都有一特質不變，就是香甜。

遊客更可到工房去學習自製朱古力，雖然要付錢學習，但製出自己親手炮製的朱古力，份外有意義。

行累了，可以到餐廳去享用杯可可，吃份朱古力蛋糕，欣賞外頭青綠閒靜的草地。

那裏任何角落、任何時間都傳來香噴噴的朱古力氣味，加上四周滿佈會活動的木偶，播放着輕音樂，令人仿似進入了童話世界，與戀人同往，更是浪漫。

逍遙北國遊

北海道地大景點遠，山高田野廣，以駕車方式旅遊便最為方便，夏天時更理想，因為天氣好，汽車少，道路建築及設計極佳。

在札幌機場內有許多租車公司可供選擇。在日本經常可租到一些功能嶄新的汽車，十分好玩，令人駕駛時份外興奮。選定租車公司及車種後，有專人接載到離機場不遠的車場去取車。

有次我們一家及好友一家一同遊，租了兩部萬事得MPV七人車，車內有電視，只要將停車手掣拉上便有畫面，如把手掣鬆下來，畫面便自動關上，防止駕車途中看電視；若將波段移至後波，車尾的鏡頭便會將車後環境在電視熒屏上播出，讓駕車者方便將車後退；四道門也可按自動掣關上，不用人手拉動；還有最現代化的音響及方便的儲物箱，開車成了旅途的一

份享受。

但租車的價錢尚可接受，平均約六百港元一天，燃油費另外計算。旅客可以逐個城市要車，即如在札幌租車，到機場或其他城市才交車，再轉乘火車或飛機直落本州，自由度很高。所以租車旅遊在北海道甚受歡迎，若兩、三個家庭同行，每家一輛車子，互相有照應，確是一個好主意。

在北海道的千歲機場離札幌市中心要四十五分鐘車程，其實毋須在機場租車，可乘坐公共汽車到札幌市。市區地方不大，許多景點及購物區相距很近，步行可達，或可乘搭計程車或地下鐵往來。

租車時，可以向租車公司要求「衛星導航系統」，不附加費用。此系統體積細小但十分有用。若要從札幌前往登別某酒店的話，只要將該酒店的電話號碼輸入，系統便會自動將此酒店定為目的地，然後在熒幕上顯示出一條最直接的行車路線，並註明所需時間，也沿途通知你汽車距離目的地還有多遠。

每當前路需要轉彎的話，系統便會在彎位前七百公尺路段發聲通知，是預錄了的女聲，告訴你應在那位置向左或右轉；距三百公尺時，又一次通

知，提醒駕車者需駛往內線；在彎位前再告訴你要馬上轉彎。

若不知道目的地的電話，可在地圖上找地標，輸入資料後便獲得絕佳的導航服務，就算是獨自駕車也毋須停下來找地圖或向途人問路。若不慎走錯了路，或不依它的指示，臨時改變了方向到了其他玩點，此系統也會重新為你顯示另一條路線帶你到目的地去，又絕不會像一些坐在駕座旁的人在你走錯路時説：「你這個笨蛋，這麼明顯的指引，也弄錯了！」

其實汽車導航系統在日本已發明了十多年，一直為計程車司機所普遍應用。乘客上車後，司機輸入目的地，儀器便會顯示出最短的路線，同時也會知會司機何處交通擠塞，可以改行那一道路，十分方便。

北海道往來的汽車不算太多，公路建設佳，道路網絡有系統，要找路並不困難。而且日本汽車駕駛盤同是在右邊的，對香港人來説份外易適應。

由札幌前往其他景點及城市，若有車代步會方便得多，因為北海道地大，兩個城市或玩點通常距離頗遠，雖有火車接駁或直達，但要遷就班次表間表。有車代步易於控制時間，可以自行選擇目的地，自由自在，而且可盡覽沿途吸引的地方。

不過，在日本必需準備一大筆「買路錢」，因每次上高速公路都要付路費。「買路錢」並不便宜，車行四十分鐘，收費可高達三、四千日圓（約二百港元）。但有一個好處是燃油費比香港廉宜，一公升約為一百日圓（約七港元，在香港則每公升十多港元。

大部分日本駕駛者都甚為守規矩，一般市內公路的時速限制僅為五十公里，高速公路上汽車很少超逾於一百公里，所以你自己遵守規則的話，應該是比較安全的。

當地公路大都只有兩條行車線，一來一回，也不容你高速行走。一般的重型貨車都很禮讓，會在避車處讓你越過，反之那些小型貨車則不會輕易讓路，需要找機會超越它，這也是在公路上的樂趣。

在北海道駕車實在享受，車稀人少，沿路小城風光。在駛入一些小鎮時，我不熟環境，常由坐於旁邊的兒子看地圖指示方向，有時會在交通燈轉紅時爭取時間探索地圖，有次忘了交通燈已轉綠，直至妻子提醒才猛然省覺，抬頭要從倒後鏡向後車致歉之時，卻見後面的長車龍無人響號催迫或顯出不耐煩，反之是友善的微笑。這情況在任何城市也不會發生，令我這外方

旅客感到份外體貼。

我將這份感受告訴北海道的朋友虻川先生，他悠然地説：「人們在紐約、東京等地每個人都好像趕着去甚麼地方似的，但在北海道，人已到達了，還用趕嗎？」

的確，在北海道駕車旅遊，就像到了人間樂土，可以最輕鬆漂亮的心情度假，慢駛瀏覽，感受北國夏天的悠閒風情。

樂在路上風情

不像北美洲或澳洲的公路，既長且沉悶，北海道的公路沿途經過很多小城鎮，風光如畫，景緻很有點歐陸風味，途經一些漁村或農舍，可以停留下來吃吃東西，買買手信，不愁寂寞。

當地每個小鎮口都有便利連鎖店，例如SeicoMart, Lawson, ampm等，也有七、十一等，皆設有公共洗手間，是個很好的中途休息站。店內出售小食、飲品、漫畫等等，應有盡有，貨品之充足，媲美大城市的便利店。在北方島上偏遠地方的便利店，貨源如此齊全，可見日本的批發及運送網絡做得極佳。一天有人能在中國做到這樣一個批發及輸送網，必發大財無疑。

途經一些農場區時，不少地方會豎有廣告牌子，介紹你到那裏可買到新鮮蔬果，尤其是當造季節時，會有不少小攤檔在路旁販賣。有點像數十年前

的香港，或是東南亞出售榴槤及水果的路邊檔口。

札幌東面的夕張（Yubari），是出產蜜瓜最著名的地方，紅肉的夕張橙色肉蜜瓜十分著名，一口咬下汁多甜膩，猶如添了蜜糖。夕張沿途有許多小販擺賣蜜瓜，別小覷這些路邊檔，售價每個可能高至三千日圓（折合約二百多港元）。

這些小路邊檔，經常只一個女人在照顧，看似簡陋，其實檔內設備齊全，照顧周到，可隨時為客人將所買的蜜瓜入箱並穩妥包紮，並為客人空運到全球各地，甚為專業化。

每個村落都會在村口販賣當地的特產，有些是牧場產品，如牛奶、乳酪；有些是農產品，蔬菜、生果，當然是最新鮮的。所以，可以沿途吃喝玩樂，不愁寂寞。如果是走高速公路的話，時間省了，但卻少了這份樂趣。

在日本駕車旅遊，你會發覺日本人很喜歡將物品卡通化，城市路牌或市徽有時會是花卉或是動物，有許多更是卡通圖畫，諸如某處地方有熊或鹿出現，也是以動物圖案在路旁明表，日本漫畫為何這麼流行，這可能與其深入民心有關。

不過，道南由於單程路多，當地的公路常見修路工程，而且主要的高速公路是道東、道央等幾個網絡而已，所以維修工程也份外頻密。

日本的修路有個奇怪的現象，他們對人力的應用實在令人不能想像，就如離工程點路段還有三、四百公尺，已有人在路上不停揮動螢光棒子，或旗子，或紙板，通知前面修路需要減速，又或吹哨子以令駕車者提高警覺。有時又會在進行中的公共工程旁邊，看到活動的紙板人，拿着「對不起」等字眼的牌子向途人鞠躬致歉。這是他唯一的工作，也可能是全球最單調的崗位。

在世界許多地方早已改由擺放鐵牌告示知會修路，想不到日本仍以人力去做這等應可取代的沉悶工作。而在修路工程的一段，常見動員眾多工人。有許多地方日本人對人力的應用實較為與別不同，效率肯定說不上。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是在這裏找到了實驗場地了吧！

北大銀杏

北京大學簡稱「北大」，其實日本也有一間「北大」，不過是北海道大學，一般遊客不會到訪，但對於我來説此校甚值一遊。

大學位於火車站西北之鄰，步行約十分鐘。此校佔地一百七十六萬多平方米，綠樹林蔭，講堂排列有序。

學生駕着單車來來往往，但見大部分停泊在路旁的單車都上了鎖，可見治安出名好的日本，單車被偷的情況也屬嚴重，這令我想起美國大學內那種偷單車的猖獗，想不到連這裏都一樣！

北大成立於一八七六年，原是農業學院，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勵精圖治，改革教育，當時有句話是：「建國維才，由教育開始」。美國人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當年便受聘從麻省來北海道辦學，克拉克在此校的時

間不長，但影響力深遠。今日學生中心以他命名，他的紀念頭像置於校園正中位置。威廉克拉克最為學生秉承的一句名言是：「年輕人要有大志！(Boys be ambitious!)」

克拉克石像後有一片小草地及一條小河，草地成斜坡，令人想要躺下來躲懶的衝動，夏天坐在草地上讀書實在寫意，不過，在漫長冰封的冬季，則不知師生們如何度過。

附近有個小小的人工湖，不遠處有條小路，兩邊整齊排列有高大挺直的白楊樹，樹高顯得路特別狹窄。這路是以前農民用以作土地分界之用，現在樹木年事已高，不一定站穩住腳，路旁有一告示牌寫着：「小心樹木隨時倒下」。

不遠處是個榆樹林，陽光灑進時閃爍生輝，葉子好像晶盈通透。北海道大學的網頁也是以一晨光透過樹梢的一片綠作首頁。大學利用這天然條件，設立了一個龐大的植物園，供學生實習及作研究之用。

再遠一點是一片銀杏林，猶記得每當深秋時分，金黃樹葉瀉滿一地，留下淺黃枝頭一片，在和煦陽光照耀下，放眼過去，滿目澄黃，深淺有致。曾

在銀杏林中漫步，踏着落葉，沙沙作響，仿似進入了秋天的童話世界。

天氣清朗的日子，學生都紛紛出來活動，最多人選擇跑步，就是不見女生跑。我見一青年踏着兩排輪子的雪屐，邊以滑雪桿支撐而行，好奇問原因，他喘着氣拋下一句：「為冬天滑雪作練習！」真夠傻勁。

此校收錄了不少外國學生，聽說其中包括兩名香港學生，但皆非修讀本科的學生，而是深造碩士或博士學位的。而來自中國其他地區的學生則不少，選讀科目的類別也很多。

校內設有國際學生中心及宿舍。三層高的外國學生住宿大樓分別有廿個單位是供已婚夫婦居住；另有四十個單位，更是供有孩子的學生家庭的。這雖不是世界著名的學府，亦不是旅遊書會介紹的地點，但閒來在這環境中散散步，精神上也頗為舒暢。

札幌散記

札幌是個盛會眾多的城市，七月舉行啤酒祭，冬天則有雪祭彩燈節及各類雪上活動，有時還有大相撲比賽，相當引人入勝。

札幌有一重要的文化資產，就是當地擁有一百二十三年歷史的計時台鐘樓，是札幌的象徵，所以遊人會在許多場合甚至禮品包上看到它。這鐘樓前身是農業學校的演武場，但這已是遠至一八七八年間的事了。位於市中心灰白磚牆的鐘樓高兩層，地下一層介紹歷史，二樓是大鐘的設備，可以看到四面時鐘的機器如何運行。現在它還準確地每小時發出清脆的鐘聲。雖然它是札幌的代表性建築，我只曾經一遊，但已足夠。

到札幌，你還可選擇到漁市場、中島公園或豐平館等等，甚至是渡邊淳一的文學館，這城市有不少美術館、音樂館、畫廊等，很有文化氣息。其中渡邊淳一的展館，要是你懂一點日文的話，亦可以一看。我是看了根據他那

大名鼎鼎的《失樂園》小說改編成的電影而來的。他那本《一片雪花》亦被譯成中文。渡邊淳一是相當出眾的一位作家——他寫的男女之情，角度奇特，不看這展館，也不知道他原是一名外科整容醫生哩！

但若問及計程車司機札幌有甚麼地方值得遊覽的，他們必定向你介紹「跳台」，那是一九七二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滑雪跳台。

我曾接受司機的意見，到山頂跳台去看看，只見那裏設有瞭望台可遠眺市區，在清新的山上空氣下欣賞怡人景色。不過，當我看到那在高山頂上的跳台，實在疑惑為何滑雪者會有這麼大的勇氣從那裏跳下？事實上，這裏只有這個跳台，其他無甚可觀，計程司機向遊客推介這地方，大可能只為從中取利，因為由市中心前往需時差不多二十多分鐘，車費需二千多日圓。

札幌的歷史並不久遠，可以遊覽的景物在一兩天內便逛完了。購物方面，在東京的各大名店，在這裏也可以找着，十分方便。甚麼百貨公公司，以至東急手(Tokyu Hands)，這裏都有分店，尤其是札幌市中心有許多中、英、韓文的指示牌，可能是日本能找到最多外文指示牌的城市，所以喜愛購物的人士必要到訪一遊。

政府大樓觀光

北海道縣政府的辦公大樓，是遊人喜歡到的地方，分有新、舊建築，舊樓是幢古雅的紅色磚屋，本地人親切地稱之為「紅磚屋」，是日本國家指定的重要保護文物。

「紅磚屋」乃於一八八八年為紀念北海道開拓的大臣而興建的，頗有巴洛克的風味，有說大樓是參考當時的美國麻省議會設計。現對外開放供遊人參觀，遊客可在資料館內看到北海道開發的史料和不少歷史文物。當中的立文書館，展示珍貴的歷史文件。

遊客可選周四前往，觀看騎兵換更儀式，雖然只有四隻馬當值，但頗有歐洲風味。

紅磚屋前面是個花園，四季都有悉心栽種的花卉，在春夏時，七彩艷麗

的蒔花開滿一園；秋季，枝頭一片紅葉，滿地金黃；在櫻花盛放的時候，一球球淺紅、淡白的櫻花與紅磚黑瓦相襯托，帶出強烈的層次感。

紅磚屋旁邊就一座典型日本式不起眼的灰色大樓，就是現在的省政府及知事(省長)辦公室。但相信五十年後，這大樓也不會成為「文化遺產」吧。

北海道的前省長是堀（Hori）知事。在幾年前，國泰航空計劃開辦北海道航線時，得到他大力支持，今時他已退休。

我此行會見的省長是年輕的高橋女士，從她辦公室的簡單佈置，足見她是位樸素務實的人。她銳意發展北海道的國內旅遊，積極向國外推廣，目標包括中國。近年，當地亦成為台灣及南韓人的熱門旅遊點。難得的是在當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北海道政府依然歡迎香港遊客前往。

由於當地在不同季節都有不同的吸引力及玩意，選擇到北海道旅遊的香港人越來越多。

一直以來香港人都誤以為北海道是個冬天的旅遊點，其實這是個四季皆有特色的大島，我在不同季節都曾遊覽，益感到其可愛之處。

他鄉遇故知

人生一大樂事，有道是「他鄉遇故知」，但在不適當的時候遇上熟人，有時反惹來尷尬。

友人杰哥情迷北海道，曾前往旅遊不下九次，他解釋說：「北海道是一處你想要甚麼有甚麼的地方：春天櫻花掛枝頭、夏天花草遍野、秋天紅葉漫爛、冬天白雪紛飛，四季分明。尤其是我家小孩愛滑雪，大人喜浸溫泉，此地老幼咸宜。從香港有直航機前往札幌，且僅四、五個小時的航程，較其他滑雪勝地，以此最為方便。」

杰哥最喜歡在冬天到二世古及留壽都兩地滑雪及浸溫泉，貪其方便，選擇也多。

我問：「去了九次這麼多，北海道真的如此完美？」

他想了想說：「也有不足之處，便是旺季時香港人太多，尤其是我們只能趁小孩放假時出門的，好地方總是你前往時我也前往。旅遊海外避世最掃興是經常碰到熟人。」

他說：「有一次我一家大小到富良野花田玩樂，正在花叢中玩得忘形，突然有人大聲的叫我的名字，把我嚇了一跳，原來是公司的一個客戶。事後還拉着我在花前合照留念，幸好不是債主，要不真是大煞風景。」

「這還不止。」他續說：「最要命的是在浸溫泉時遇到熟人，你也知道在日本浸溫泉是一絲不掛的。上次在北海道，我正享受浸浴之際，突然有人用廣東話叫我一聲，嚇得我連頭上的小方塊毛巾也掉進水裏，一看是自己公司的同事，一時間避無可避，羞得我無地自容！」

我不明白為何香港人就是怕赤裸示人，在人人都赤裸的場合，像在更衣室，日本溫泉等地，許多人都是閃閃縮縮的。就是一家人，都不肯「回歸自然」。有些香港女士還經常問：「能否在日本溫泉內穿上泳衣？」日本人對此是非常不理解的。

這令我想起公司企業傳訊部一位同事的經驗，她告訴我有次因公事帶同

一班香港傳媒到北海道。入住酒店後是自由時間，之後才是晚膳。這群女士又不好意思約好一同「出浴」，但明顯地人人都會在晚飯前浸一下，結果大家都不約而同的到了浴池，一時在溫泉內無遮無掩，肉帛相見，好不尷尬。幸而她亦反應敏捷，即時對着其他傳媒團友笑說：「現在可以證明我公司的透明度有多高了！」

雪夜列車

世界上浪漫或特別的火車之旅很多，粗略數來便有由加拿大溫哥華出發穿越洛磯山脈抵達愛蒙頓的火車；澳洲由北而南從達爾文至阿德萊特的The Ghan、以及東西往來悉尼至珀斯的Indian Pacific；南非五星級豪華特快Blue Train奔馳於普利托利亞約堡及開普敦之間；印度德里的土皇特快火車，奔走於歐、亞多國的東方快車；由北京經外蒙直達莫斯科橫跨西伯利亞的旅程；歐洲跨越多國的火車之旅、斯里蘭卡的蒸氣火車、秘魯Cuzco會上山的火車等，都是教人印象難忘的。

但我總是感到乘搭長途列車是浪費時間，有一次問經常到日本的同事Joyce：「日本火車以高速稱著，你必然曾乘搭子彈火車，但其實在日本有否既省時間又浪漫的列車旅程？」

誰知她即時回應說：「有，我剛試了仙后座號火車旅程，這車程僅一個晚上，正是我們香港人要的：既節省時間，又夠浪漫。」

我大感興趣。她說「仙后座號」是在黃昏從北海道札幌出發的夜行列車，在翌日早上九時前往抵達東京，但車程價錢比乘搭飛機還要昂貴，而且要好房間必須預早訂座。但房內的電視機小得比手提電腦的熒屏還要小。

這行程對女人似乎甚為吸引，Joyce 說：「列車由札幌啟程，沿函館鐵路，抵達青森縣，經過岩手縣，到仙台宮城縣，不久，車窗便呈現出東京的熱鬧。」

車上有西式及日式美食可供選擇，但要先行預約時間。當然這樣的旅程，不是少年人的經濟負擔範圍，而且我想少年人是沒有這種耐心去細意品味這樣緩慢的旅遊。所以，車上的乘客大都是相當「成熟」。

Joyce 對我說：「最愛酒吧車廂的紫紅色柔和燈光，淺色的地毯，半圓型的沙發，與窗外環境構成詩意的氣氛，只見一對對擁在那裏把酒談心，實在醉人。」

此列車只在黎明時於仙台停站，其餘時間皆直奔東京。「在車廂內欣賞

窗外的風景，是乘坐這班列車的最大享受。」Joyce說，「我們離札幌時，天開始下雪，大地漸漸到白茫茫一片，天越黑、雪越濃。」

「冬天的北海道實在漂亮極了，山上和樹上都蓋着厚厚的積雪，偶爾望到一兩座小小的村屋，情景就跟一張聖誕卡上看到的一樣。到了晚上，舒適地躺在床上，望向反映着月色的雪地，泛着柔和的光澤，一片白茫茫的，天地間渾然透着寧靜與安詳。」

她憶述着那一夜旅程時說：「列車在深宵時分會行經青函隧道，當然沒甚麼景色可言，不過，此時大部分乘客應已進睡鄉之中了。列車駛進本州範圍時，天明時到達仙台，車停站，人從夢中醒來，看到天色由藍轉白，白雪瀉地，美極！」

想來，與深愛的人從黑夜奔馳到黎明，也實在令人陶醉的！

「不過要洗澡可苦。」Joyce說：「公共浴室是自費插卡式，但每節洗澡時間限定十五分鐘，我在浴室內提心吊膽，急忙滿身搽肥皂，又手忙腳亂的沖去，既怕時限一到，不知會發生甚麼事來，正當我忙亂時時間剛到，水突然停止了，把我嚇得心臟也險些兒停止了，生怕門會即時打開，後果不堪設想！」

幻彩世界

北海道漸為香港人熟悉之後，大家都留意到其著名的冬天活動，也開始冒着冰寒去湊熱鬧。當中最為大家熟悉的要算是札榥的雪祭。想像一下，置身於那冰天雪地之中，迷失在那美麗而令人疑幻疑真的琉璃世界裏。

其實在北海道這個大島，有多處地方舉行和雪有關的活動，包括知床雪祭、網走的破冰遊覽船之旅、網走、鄂霍次克浮冰祭、札幌雪祭、層雲峽冰瀑祭、旭川冬祭、衣亞寒湖冰祭、帶廣冰祭、釧路冰祭。各地雪祭舉行的時間都不同。

香港人較熟悉札幌的雪祭。這歸功於當地政府五十多年來的積極推廣，反之其春夏與秋天的景致則沒有太多宣傳。所以每年的二月第二個星期日前三天開始舉行雪祭的七天，是當地的遊客高峰期。

這令我不禁想起我們的瀋陽及哈爾濱，瀋陽舉行的「國際冰雪節」；哈爾濱每年的冰雕同樣是盛大而美得叫人目眩的，但相比起來北海道的知名度看來高一點，也許是因為札幌的冰雕較為集中，而且宣傳較多之故。

說實在的，我並不習慣冰天雪地的環境。是在熱帶生活得太久吧，對於我在寒冷的地方感覺總是慘戚戚的。只因北海道雪祭之著名，好多人都推薦要一看，有一次被邀加入一個香港代表團參加當地的雪祭，目的是在日本推廣香港旅遊。我問：「有用嗎？從札幌前往香港的人遠不及外地人到札幌的為多。」答覆是：「無論如何，雪祭在日本是項矚目盛事，日本全國電視台也有轉播，香港也可以借此宣傳，經電子傳媒介紹必定有用。」

雪祭是北海道最具代表性的慶典活動，至今已舉辦了五十多屆，會場設於大通公園。

日本同事Ueba先生對我說：「雪祭始於一九五零年，當年是六隊高中學生湊興在大通公園做了六個造型簡單的雪雕，沒料到卻受到當地市民的熱烈迴響。至一九五五年，有自衛隊加入，令雪祭更具規模，其後市政府積極借此推廣旅遊及策劃，發展下來，全省都有不同的代表參加，也有民間的企

業加入，甚至邀請海外隊伍前來，使之成為札幌最盛大的節日。展期雖只有五天，但每年到來參觀的人數以百萬，可以說是國際盛事呢！」

在開幕前幾天會場已佈置漂亮，只見那長一點五公里的公園內有百多個大大小小的冰雕，Ueba對我說：「其實早兩個月，工人已忙於從北面山區運送冰雪前來，上百卡車及吊車不停穿梭，很是壯觀呢！」

他高興地說：「這公園在早兩天仍有如工地般雜亂，工人以大鐵架在巨大的冰塊及雪堆上雕刻，今日已清理乾淨，看到這個雛型已令人興奮。」

「每年用上的冰達到二、三千噸！」他說。

這時在溫和的陽光下，寒冷的地面堆滿了雪，樓房也被鋪得灰白，那時天仍飄着雪，巨型的冰塊處處放滿，看過去灰灰白白的。雕刻大都已完成了，主題多是日本神話、迪士尼故事中的主角、日本的卡通、電視劇的角色、美國白宮、林肯像、羅馬噴泉等等。香港隊的作品則是維多利亞港海邊的樓房外貌，將那一帶著名大廈共冶一爐，看來甚為漂亮。

不過在公園內步行實在舉步維艱，頭頂飄着大雪，腳下地面濕滑，體溫像隨風而散，人越行越覺冷，感覺並不好受。

我磨擦着雙手，在札幌這裏城中長長的大通公園，在電視塔下，欣賞兩旁擺放極為漂亮的冰雕，摸摸冷得發紅的鼻頭，牙關邊打戰邊心想：「感覺頗不錯，千里遙遙前來欣賞還是值得的。」

傍晚，終於可以躲到餐館去享受溫暖，讓熱湯及清酒暖暖胃子。晚飯後，才是真正欣賞冰雕的時間，我們再到大通公園去，那時又是另一番感覺，那些巨大的冰塊內放置了彩色的燈光，映照出不同的效果，冰雕玉砌，感覺神奇，猶如童話故事中的地方，好一個琉璃境界，是如此虛幻不真實的世界！

各地派來的都是頂級高手，件件都是雄偉而別具匠心的藝術品。就像在這冰寒季節中，整個城市換了佈景，添上了新裝。

這也吸引了成千上萬遊人的嘈吵談笑聲，咔嚓不停的閃光燈，熱情像要把冰雕溶掉。在冰寒的地方，竟呈現一個如此浪漫與熱鬧，實在難得。

這時有日本人經過香港的作品時問：「啊，很漂亮的雕塑啊！為何香港也有參賽隊伍？香港人也能雕冰？香港也落雪嗎？」

冰寒不覺冷

別以為生活在半年下雪天的北海道人必能捱得冰寒，當地的同事虻川先生，來香港過冬天，竟說：「嘩，原來香港的冬天如此寒冷！」

我感到奇怪，說：「怎麼，你來自北海道，冬天是零下幾十度攝氏，香港的冬天最低僅是八、九度，怎麼你會覺冷？」

「在北海道大部分室內都有暖氣設備，如中國內地一樣，室內氣溫多達廿度，有時甚至過熱。外出可能根本不用往外走到街上去，因為在辦公室大廈地底是地下鐵通道，可通往火車站，離開車站便是公共汽車站，十分鐘車程，再跑一、兩分鐘的路程便抵家門，家內暖氣散放，四季如春。要外出時，有一件保暖的大衣已足夠。」

的確，香港因為沒有暖氣設備，室內還比室外低幾度，室外是十二度的

話，室內便是十度，所以冬天份外難熬，感覺上不但冰凍，有時以手摸摸其他東西如牆壁、桌面等，也會覺凍。加上香港天氣潮濕，雖然穿上厚衣，仍是陰寒的，如果颳大風的話，冷風更像穿透衣衫，一如廣府話說的「非常難頂」。

還有的是，香港人不流行穿大衣，寧可多着幾件薄衫，所以當你披着件大衣外出的話，便像與這四周環境格格不入，恐防別人誤以為自己身體機能失調。

虻川先生還說：「你知嗎，在北海道冬天我們最流行的是甚麼食品？」

我答：「喝熱的清酒？」

他說：「不，應是啤酒及雪糕！香港人不大相信吧？其實我們在冬天出售這兩類飲品及食物的數量不比夏天低。在溫暖的室內，邊看着窗外白雪紛飛，邊呷着冰凍啤酒或雪糕，誠一樂也！」

白雪皚皚寒煙萬里

北海道並非只是欣賞雪景的地方，它的春夏景緻，同樣迷人。可能香港人較少看到冰雪，故此喜歡在冬天前往。當然冬天的北海道，白雪皚皚，寒煙萬里，別有一番魅力。

在冰封的日子，最佳玩意當然是滑雪。札榥附近有多個滑雪場，也有「雪世界」給小孩玩樂，甚至有冬季奧運練習的滑雪場及跳台，最為刺激。

日本是個北國，冬天全國眾多地方下雪，所以滑雪成了該國的冬天的普及活動，而且該國曾舉辦長野冬季奧運和札幌冬季奧運會，所以，日本各地的滑雪場設施齊備，有許多不同的滑道供不同水平的滑雪者使用。

在北海道更北的地方甚至可租用破冰船，一嘗在結冰上面航行的難得體驗。該處冰封萬里，有些地方還有冰面上的雷射表演，音樂、燈光與煙花的結合。

有些結冰的湖面有出租的臨時小棚屋，用以供遊客在冰面鑿洞釣魚，這玩意絲毫吸引不到我，試想在零下十幾度呆坐幾個小時，可能僅釣到一條小魚或毫無收穫，是何等令人沮喪的事，況且坐着不動更覺寒冷，也想不出樂趣何在。

有些地方可欣賞到寒地生活的野生動物，包括成群海狗及海豹在海邊棲息。

對於乘坐火車看雪景，從未在冰天雪地工作過或生活過的人，會覺得很興奮。眼前景物白濛濛一片，有如電影中的情節，的確迷人的。不過，對着這樣的情景，車行逾兩個小時仍然是一成不變的話，興奮情緒就會變作沉悶。

每當處身於漫天冰雪的環境，我都不禁憶起日本電影《鐵道員》中描述北國那冰封的那份寒寂及淒美。

此刻，我又在北海道的火車車廂之中，外邊大雪紛飛，上天像給大地撒上白色的粉末，將萬物覆蓋。這時火車高速趕路，白雪窗外紛飛，車向前行，雪向後飄。自己處身異國，兼程前往另一陌生地方，車內雖然和暖，但外面景象悽美落寞！

定山溪異邦風味

去年夏天駕車遊北海道，離日本札幌約大半個小時車程已是溫泉區定山溪，妻告訴我，曾讀蔡瀾先生文章，當中曾推薦豐平陝前的定山溪溫泉浴場，我原來不打算在那裏停留，一心想駕車至洞爺湖才浸溫泉，但妻說：「蔡生介紹的一定錯不了！」我駕的汽車遂從大路轉一個彎，進入小石路前往。

到達時，見那著名的溫泉浴場有如臨屋區般簡陋的入口，但入場費千多日圓（約百港元），這不是酒店的室內溫泉浴，是個自然天成的露天浴場。我們也不知這是否蔡瀾先生介紹的地方，但看來泉水極佳，是山坡中的清水湖，四周小石、綠草，幽靜怡人。

聽說此泉乃於一百卅年前由一位僧人定山所發現，故以他的名字命名。

熱騰騰的泉水由山坡奔流而下，在冰雪融化的初夏，泉水如注。

既見是天然浴場，我好奇地問浴場東主：「有男女共浴的嗎？」他答道：「噢？現在哪有這情況？在很偏僻的地方也找不到了！一定要男女分開，入口各異，不能偷窺！」男浴場在下，也實在看不到甚麼，但處於山坡上的女浴場，不知是否可以看到男浴場呢！

因為那時是早上十一時半，所以我們志不在浸浴，遂問吃：「有甚麼好介紹？」

東主答：「有，我們的餐最著名的是印度菜！」

我對這答案簡直吃驚：「甚麼？我們千里遙遙到北海道來吃印度菜？」

「這裏的印度菜很正宗的呢，看！兩位印籍廚子正忙於做咖喱及薄餅。」他以手指向櫃位後一間開放式餐廳。

我們也就順從他意，進入餐廳看看，見貌若印度女子的侍應，遂好奇地問她：「你好，你們是否印度來的？」

誰知她答說：「不，來自尼泊爾。不過我們做印度食物，客人也吃得高興，還不是一樣嗎？」

這答案令我們連吃的念頭也打消了，既見識過天然浴場，便繼續上路。誰知甫離開定山溪，還未到豐平峽，友人的汽車壞了，急忙致電租車公司求救，並在路旁乾等。這時同行的小孩子都喊肚子餓，在等救的同時，我只得駕駛另一部車返回溫泉買點外賣。回到那裏，東主喜極，以為我們改變主意留下來。我們要了不少印度食物外賣，如薄餅、咖喱、燒鷄等。在等候外賣期間，百無聊賴，逛逛紀念品小商店，最後發覺花的錢也不少。結果離開札幌的第一餐是在公路旁吃印度外賣，委實諷刺。

洞爺湖靜宿

在北海道的洞爺火山湖旁有一歐陸式的酒店名溫莎（Windsor Hotel）。該酒店位於離湖約五公里的山頭，特立獨行的一幢建築兀立山上。驅車前往，沿途經過山巒起伏，與田野片片，令人賞心悅目，一時間也不知自己身在瑞士還是日本。

在北海道的偏遠地方，也難以想像在此山中有一間設計如此洋化的酒店，建築物是個音樂符，酒吧便是在符號最下面的圓點。前後沒有其他建築及設備，往最近人煙的地方，也得駕車五公里前往溫泉區去。

房間以歐式為主，我在房內看到一套酒店的宣傳片，見到由酒店侍應生以至住客，全是西洋白人，實在有點奇怪。

酒店景色很是不錯，從太平洋方向望去可見酒店的高爾夫球場、噴火

灣；另一面是洞爺湖美景。住客也可享受騎單車、騎馬及行山的樂趣，是理想的休憩地方。我坐在那裏，只是希望把這美景多吸收一些，甚麼活動也提不起勁參與了。

從酒店望向洞爺湖，遙見羊蹄山與它那倒影。此山又名北海道富士山，有着富士山之對等三角形美態，故又稱為「蝦夷富士山」，山高一千八百九十八公尺，是北海道西南部的第一高峰，據說羊蹄山上有着拇櫻、黃花石楠花等二百多種高山植物，自俱京極町、知安町、真狩村、喜茂別町的路線登山，會尋着令人驚喜的高山植物。

位於洞爺湖火山區的，又怎少得溫泉浴場？浴場設備很好，浴罷坐於舒適的藤椅上休息，欣賞四周湖光山色，身心鬆弛。

浸浴後最佳享受當然是飽吃一頓，可惜酒店食物份量不大，而且浸浴後特別飢餓，我一個人要吃兩份才足夠填滿肚子。那夜我們想在十時許吃夜宵，但全酒店的食肆幾乎已經打烊了，而且那天客人多，咖啡室僅剩下一個朱古力蛋糕，開車到外面去又太遠，太麻煩了一點，我們只得請侍應為我們切開蛋糕，讓眾人瓜分。找吃，竟成了對此酒店的一個印象。

有珠山的震撼

在二零零四年十月日本新潟火山爆發的當天，僅早幾個小時的時間，有一些同事們正在北海道的有珠山火山口旁參觀，我實在擔心。其實有珠山(Usu Zan)也非一個絕對安全的火山，它上一次發威是在二零零零年三月，何時再按捺不住，也就像女人的脾氣，難以猜透了。

有珠山位於洞爺湖(Lake Toya)之旁，它是日本的第三大火山湖，湖水如寶石般碧綠，終年溫暖不結冰。湖直徑約十一公里，周圍長約四十三公里。

湖的旁邊有幾座火山，除有珠山外，有昭和新山(Showa Shin Zan)。在十多年前的昭和年間曾因大地震而爆發過，據說原本高度僅二百七十公尺的山經過許多許多年的地殼變動及活動，以至山高漸漸增加，猶如一天一天

地成長。

去年初冬我們乘車進入火山範圍，欲一探究竟。在入口處已可看到乾熔岩密封的大片土地，最令人震驚的是那座被熱熔岩吞噬後的圖書館遺跡，還有被熔岩吞噬的汽車及房舍。路上石磚龜裂，暗褐色的裂痕如魔爪般向四方八方伸延，欄杆被蹂躪得幾乎熔掉，幾幢建築僅餘下焦黑的頽垣敗瓦，又有像火燒過的遺痕，僅餘下幾根支柱。旁邊有些看來是汽車的物體，但被深深地埋葬在岩漿之中，這情這景，令人不寒而慄。四周仍有熔岩的煙從地底冒出，帶來濃烈的硫磺氣味，以手觸摸地面，可感到地熱，試想這是在一個城市的公路旁邊，與自己及居民的活動範圍是如此接近，想來也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同行朋友羅倫斯看到此情境特別感慨：「我幾年前到來時，火山未曾爆發，如今卻目滿目瘡痍，慘不忍睹。」

車子在那條浩劫過後從湖邊勉強掘出的狹窄公路中徐徐而行，是這驚心動魄的場面，叫人感到惴惴不安，動作都遲緩了下來？

有珠山與昭和新山遙遙相對，其山脈有如三座小山。它在過去四百年間

共爆發過七次，其中一次在七七年，地殼受到強大震動，產生了新山，也造成了龐大的傷亡及破壞；在當地人傷口初癒的二零零零年三月，一個寂靜的晚上，它再度咆哮，其西邊山脈噴出烈火焰，火山口多達數十個，煙柱高達兩千多米，整個山一時變成一個龐大的黑色濃煙狂獸，吞食了大地，附近的虻田及入江等市鎮，在極短時間內這帶變成了災區。

經過了很長時間，受影響地區的交通及生活才能恢復過來。七七年的大災難導致兩人死亡，二百所房屋被破壞。在虻田町立火山科學館有錄音帶借用，可重聽事發時居民逃命時慘烈呼救的錄音、災場的圖片，還有一輛被掘出的汽車。現場設有燈光及音響輔助，讓人更了解火山爆發時的恐怖情景。對於這等人間地獄的恐懼，我並沒有興趣去體驗。

從洞爺湖的山腳可乘纜車上有珠山頂，全長一千三百七十公尺，從緩緩上升的纜車放眼所見，四處焦土，寸草不生，與山下明靜的湖水成一強烈對比。

踏出纜車便是有珠連綿的山峰，有多處地方仍噴着熱氣，好像一條睡得不熟的火龍，經常冒出熱氣，蠢蠢欲動，教人望而生畏，誠恐它會就在此時

再度烈焰狂奔。高山上的罡風凜烈，但似乎一直吹不熄那像是永無止境的熱氣。遊人貼近得可以嗅到濃烈的硫磺氣味。

站在風勢如此強勁的高山下，繞行山道雖鋪設甚佳，但要好好欣賞四周景緻並不容易，是時縱然天朗氣清，陽光高照，但刺骨寒風像要打倒每個到來的遊人，霸氣十足。不到半小時，我們已受不了，紛紛回頭要離開。就在這時，飄下了雪花，不過火山無情，噴出的熱氣，不多久便將飄雪溶掉。

火山爆發至今仍是難以預測，日本雖說已有方法可以預測，但準確程度仍然有所保留；反之，雀鳥及走獸的反應更能確定地告訴我們火山將有異樣。

離開了有珠山的火山口，我因太冷躲到了纜車站的茶座去喝口熱咖啡保暖，望着那靜默地吐着輕煙的黃土缺口，不禁慨嘆人類千萬年來也無法征服大自然駭人的破壞力。

山下不遠處的洞爺湖溫泉區，建有眾多酒店，是北海道三大溫泉區之一。其泉水當然來自火山長年溫暖的水，據說此湖水屬於鹽泉，有治療關節及創傷之效。

湖上設有遊覽船，設計如城堡，在平靜的湖水中徐徐而行，供人觀賞湖上景色，與被列為雀鳥保護區的湖中小島，分享眾鳥的閒怡。

每年六至八月每個晚上，湖上會燒煙花，璀璨火花此起彼落，在湖中的倒影份外迷人，令人忘掉了火龍的惡夢。

勁風中之函館夜色

函館常以其夜景作宣傳，其實世界上有許多地方的夜景足以一遊，除了香港外，拿波里、紐約、里約熱奈盧、東京等地的晚間景色同樣迷人。每當看到城市那閃閃生光的迷人夜色，我便想起魔鬼當年誘惑耶穌，說要給祂世上的最美的珠寶財富，估計他也是以繁榮城市耀目生輝的夜景作比喻去吸引祂吧！

不過，對於生活在東方之珠的香港人來說，面對函館的夜景不會太感動罷？大部分旅遊團都只選擇臨近傍晚時才趕抵函館，直駛往展望台的山腳，將那龐大的停車場擠得滿滿的，欣賞完夜景後，翌晨便趕程到鄰近的城市去，平白浪費了函館日間景色。

不過，只看函館的夜景而不看日間其他地方景色，實在對函館不太公平。函館深受外國影響，有些老的天主教、東正教及基督教堂，都值得一

看。還有老英國領事館，常有人用作背景作為拍婚紗照哩。

既然夜幕低垂才現美態，初訪函館，我也跟大伙兒一樣心態，入城後便逕自往展望台山腳的纜車站與數百眾人一起輪候纜車，那時還不過是六月時節，並非北海道最旺的旅遊旺季，但來自世界各國的導遊們卻有如在沙場上作戰般，計準太陽快要西沉卻未及下墜，其他旅遊車仍在途中趕程而來的時間催促團友盡快上山。

那山高約三百三十五公尺，我們也計得夠準，從纜車內俯瞰整個函館景色，是在灰暗的色調中，太陽將晚霞收起，卻仍捨不了讓大地掉入黑暗之中，地面燈光與天空般昏沉。

付了一千一百多日圓的車資，僅約三分鐘便抵達山頂。可能山勢太矮吧，我們到達眺望台的建築，還得要踏上幾層樓到眺望台上去。要命的是遊人太多，在圓型建築的底下兩層，擠得大家都透不過氣來，人潮徐徐移動，同行的不消一會兒都走散了。

踏上兩層樓罷了，我們竟花了十多分鐘。頂層是個大商場，專售紀念品，還有餐廳。我們不是來看這些，於是繼續努力穿過重重的購物者，以能

踏出到商場外的露天觀景台，在人潮中掙扎出來的一刻，迎來了一陣涼風，順勢向下一看，是萬家燈光，函館之夜便在眼前！

函館的地形像一個上下平底中間收窄的漏斗，由於是一片不大的平原，沒有高山，沒有小丘，這城市的燈光，猶如星羅棋佈，也像一幅鑲滿了彩珠的織錦，寧寧靜靜地躺在四周漆黑的海洋懷抱中。

與香港夜景有何不同？我想是少了香港那份平原高山遙對、高樓大廈密集、維港小輪穿梭、燈光處處閃動的立體感與動感吧，還有那份幾乎伸手可及的親切感。

我想，對着這片靜止的彩色夜景十分鐘與三個小時分別也不會太大。雖是在這六月晚上，海上卻吹來勁風，令人幾乎站不住腳，事實上，十多分鐘已留下深刻印象了。我們隨意的拍了幾張照片，也沒閒情慢慢曝光取景，便退回到商場去，跟大伙兒選購紀念品。

我們輪候回程的纜車花了個多小時，因為湧上來人實在太多了，情況頗為混亂，忙了半個晚上，就為了那十分鐘的「勁風中的夜景」，對常可到太平山看夜景的香港遊客來說，可能真覺得不太夠味兒。

男浴池內的女人

北海道的登別是著名溫泉區，由札幌經道央高速公路前往約兩個小時的車程，是日本三大溫泉區之一。

登別的地獄谷終年冒着縷縷白煙，是地底沸騰的天然泉水，從寸草不生、動物遠離的土地升上來，一口一口的分散於山谷之中，散發着濃烈的硫磺味，所以有地獄谷之名。

相傳在十九世紀末，有位名滝本（Takimoto）的人，在找尋特別的泉水給妻子治療皮膚病時發現了此溫泉區，其妻在浸過此處的泉水後，皮膚病不久便痊癒了，他於是決定在該區建一間小小的休憩所，出租予人治療皮膚病及療養之用，且以「愛妻の湯」作宣傳。

由滝本開始，那裏現在已發展成繁盛的溫泉度假區，酒店集中。來投入

地獄泉水的遊客四季皆絡繹於途，經常看到穿着浴袍的日本遊客到處閒逛。

最接近山谷樓高七層的第一滝本館，相信是區內其中一間最大、最豪華的溫泉酒店，全日式設計。可惜酒店內不是每個職員都可以英語溝通。

安頓過後，我們已急不及待前往浸浴，那裏有廿多個大浴池，佔地達五千平方米，由普通的池至極熱的地獄池也有，有硫磺、鐵質、清水、蒸汽及泡泡池，又據聞有美容及美肌之效。有處是將熱泉水抽至高約廿呎然後成一水柱灑下來，人坐其中，泉水像按摩般令肩背舒適無比。

有一個名之「行水池」，水僅及小腿，可以沿圍着水池的水槽而行，池內是暖水，但底部凹凸不平，據說有助促進血液循環，刺激腳底神經，令身體健康。

另一個是極熱的地獄池，水溫極高，酒店提醒客人必須先在其他溫度較高的池浸一段時間，以讓身體逐漸適應高溫才使用該池。也見到一些人甫從熱騰騰的地獄池爬上來，便跳下冰凍的池水去。如此冷熱交替，非要有強健的心臟不可。

酒店內有露天浴池，佔地頗廣，在室內浴場對出之處。我與朋友一起推

門而出，這時朋友問我：「到底日本是否仍有男女同浴？」我應道：「登別已是充分發展的旅遊地方，不可能再有男女同浴了吧！」

在我們踏出露天浴池時，見一年輕爸爸帶着個幾歲的年幼女兒，我笑說：「這是男浴場的唯一女性。」

不久，我們發覺露天池有個小酒吧，販賣啤酒的小攤檔，檔員是個五十多的女人，朋友說：「這兒也有個女的啊！」任何赤條條的男子前往買酒，她都是木無表情的，只本能地遞上酒瓶及收錢。我想，她每天對着成群光着屁股裸體的男人，相信對異性經已提不了興趣，這份工作可真是世上其中一份最不值得羨慕的。同樣地，對着她的男性，雖日都是赤裸裸的，但也絲毫沒有任何感覺！

若叫來清酒，侍應會將一隻小船般的托盤，將小杯及酒放上，然後把托盤浮於泉水中，輕力一推它便徐徐地浮至你跟前來。

呷着啤酒，浸着溫泉，頭倚池邊，仰望漸暗仍光染着夕陽餘霞的天邊，與地獄谷嫋嫋上升的白煙，泉水將塵囂盡滌，一時身心鬆弛，世俗之事，都離我遠去。

偶爾抬頭一望，赫然發現樓上是酒廊的一部分，女浴池就在旁邊，女賓或者可以看到男浴客，而我們則望不到她們！

我們浴後進入室內，準備沖身，竟見幾個女職員在打掃及清潔，突然有個四十來歲的女職員衝入，扯高嗓門叫道：「北原先生，請聽電話！」一邊游目四盼，企圖尋找那一位是北原先生。

我在日本生活過，對這等情況有點見慣不怪，今日日本男廁內亦有女性服務員清潔。但同行香港朋友形容這情況有如被女人性騷擾，感到萬般不是味道，還故意取笑我道：「哦，原來男浴池內，女性不止一個！」

其實赤身露體沒有甚麼大不了，尤其是身體清洗得乾乾淨淨的時候，更沒有尷尬的必要，這只是個人的心理障礙罷了。當然首次被如此多異性看到自己一絲不掛，就算是大男人，心裏也可能一下子適應不來。

回到江戶

在北海道的登別有一個名叫「江戶時代村」的旅遊點，在公路入登別的出口已清楚看到指示牌，位於溫泉區與火車站之間。

這時代村佔地為廿八萬三千平方米，是個以江戶時代的仙台伊達家的武家宅為背景的主題公園。那裏的九十四間木製建築如店舖、房舍也是古式古香的，各具特色。

當中隱者屋最為吸引，其設計頗有趣，用視覺效果令入屋者覺得房子的地面是傾斜不平的，以致失去平衡。屋內又有許多暗格，間格是一個迷宮，值得一玩。

江戶村的所有工作人員都穿着當時的古裝，打扮各異，有隱者、有武士、有藝人、有皇族、有跑江湖的，闊袍大袖子，我們如錯進了時光隧道。

有個隱者劇場，有四位演員扮演隱者，表演打殺功夫。在入場前劇場會給每人一張小白紙，看完廿分鐘表演後，有序幕員出來咕咕嚕嚕的說一番日文，言詞中古語極多，很多人完全聽不明白。其後序幕者叫觀眾將賞錢以白紙包裹，擲上台給演員。

當地人說話也不用現代語言，若你問店員售價為多少日圓，對方會以古文回答你：「五百兩銀。」跟他們說話，會聽得一面迷惘！

在路途上，有些時間會有出巡的大表演，我看的一次是說一位漂亮的公主出巡，侍女兩旁，護衛一列，甚有氣勢，衫靚人靚，途中會殺出一些強盜搗亂，護衛與之激鬥一番後，將之殺退，保護了公主。都是一些老掉了門牙的橋段。

遊過此時代村，便深明一個主題公園要不斷推陳出新，具有互動感，才能長久維持。在日本有幾個同類型的主題公園，但說不上有甚麼太高的水平。只是日本本土市場實在大，內部遊客極多，故此能維持一個如此性質的主題公園。

愛上了閻王

旅遊車駛入北海道登別之前，見到一個巨大的紅鬼像，手執狼牙棒，頭頂兩角，兩獠牙外露，突目黑鬍子，好不怕人，令我想起日本人的一句俗語「惡鬼加支金棒」，意即「威力更猛」。這紅鬼手指之處，便是登別著名的溫泉區「地獄谷」。

日本友人還對我們開玩笑說：「我現在帶你們下地獄，這裏惡鬼處處，小姐們可別愛上了閻王！」

同行一女士說：「鬼樣如此，如何能愛得上？」

身旁男人說：「愛情魔力不能解釋！」

友人即時解釋說：「妳們有所不知，登別有個故事，傳說昔日有一位美麗女子，長期為病魔折磨，屢醫無效，後得閻王指引，到登別浸溫泉，從此

不藥而癒。不過美女卻因而戀上閻王，更為情所困，為了見閻王，竟投湖自殺，化作湖中一小龍。閻王每年都前來與美女相會一次。」

他續說：「所以登別每年都會舉行地獄祭，熱鬧得像迎親一樣。」難怪街上所見的紀念品，都是鬼鬼怪怪的。

我們在登別的村口，見一極細小的古廟，門前有赤與藍兩鬼兩尊身材魁梧的大鬼，日本友人說：「登別的村民都敬鬼如神，立寺供奉，期望保佑一村平安。」兩鬼皆有角，面目猙獰，青面獠牙，手持一巨大狗牙棒。藍鬼呈深藍色，屈膝而坐，紅鬼一身深赤色，持棒站立，煞是怕人的。

惡魔與地獄總是分不開的，到北海道登別的人就為了下地獄。因為登別之所以聞名，溫泉旅館無數，吸引遊客絡繹於途，便是擁有全年冒煙的地獄谷。

登別是日本三大溫泉區之一，位於海拔約二百米之高，屬於原始森林區。所謂的地獄，是盆地中央的大片焦土，現已被列為「支茐洞爺國立公園——登別地獄谷」。那是個巨大火山口，在一萬前年已形成，直徑大約四百五十米，面積達十一萬平方千米。我們沿着「地獄谷」的指示牌下地獄，

迎面的是隨風而來的熱氣，夾着濃烈的硫磺味。當天的氣溫不太高，但身處地獄谷，特別溫暖，尤其是腳掌，像踏在地上暖板。同行的友人稱：「我有一種可能隨時被山谷吞噬的戰慄！」

以「焦頭爛額」來形容該地殼也不為過，冒煙地孔東一個西一個的，附近寸草不生。日本友人說：「這裏的溫泉物質各有不同，分有十多種，有的是硫化氫水質、有食鹽水質、有鐵質，泉水溫度高達攝氏一百三十度。每天湧出的泉水高達一萬噸以上，水質之佳，被列為稀世珍品。」

只見四周都因鋪滿礦物質而顯出鐵銹色、青黃色，連遠處枯萎的植物椏枝，都呈現紅鐵色。那天風吹頗勁，我摸摸面頰，發覺面上也鋪上了一層像是硫磺或甚麼的礦物粉末。

有一泉孔，浸出冒煙的泉水，有指示稱泉水有百多度攝氏，提醒遊人別好奇以手去試溫，據聞放個生雞蛋，不一會兒便可煮熟了。

離泉口稍遠的地方則植物茂盛。同行日本友人開玩笑說：「讓我從地獄拯救你們到天堂吧！」他指着一登山徑說：「天堂之路在此。」

其實還不是另一條通往其他地獄之路，此山徑全長六百米，是一條規劃

頗佳的旅遊徑，沿路有不少雕像及主題藝術品。可沿途欣賞十五處地獄，還有多個間歇泉，包括甚為細小的「奧之湯沼」，泉水黑黑的，頗為混濁，但友人說：「這代表礦物質豐富，具有醫療之效，連鄰近的醫院也以此水為病人治病。」

我們於是沿小徑而行，探索不同的泉口，時而攀枝上山，時而拾級而下，大泉孔旁是小泉孔。從半山腰的一處林間深處往下望，霎時在紅樹葉梢之間見一個四周泥土、七色、冒着縷縷白煙、一片朦朧、水呈寶藍的鵝蛋形大湖，疑為神仙境地，令人不想離去。

熊出沒注意

在香港的大街上，可能你也會見過有人穿着印有「熊出沒注意」字樣、配有一頭大黑熊的黃色T恤，有一陣子成了潮流，有些精品店也有此T恤出售，但售價不便宜。此潮流乃來自北海道登別一間熊牧場。

牧場距登別溫泉區不遠，可乘纜車登上高五百五十米高的四方嶺山頂。該牧場由一九五八年開始養了八隻蝦夷棕熊，現在已繁殖了不少。

不過，我冒名而來卻不忍卒睹，因為該處比動物園還要差勁，是在玻璃、石屎及鐵柵做的籠內困着大群的熊，沒樹沒草，遊人可以一百日圓買兩粒丸子般大小的餅乾餵牠們，方式是將餅乾放到一條管子內，讓它滑至籠內，樣子像餓壞了的棕熊早已張着嘴巴在管口前等着吃，有時幾隻動物會為一小片餅子而爭過你死我活，兄弟鬩牆！到來的小孩無知，爭着買食物來

餵，我想這情況實在對小孩子有負面影響。

另一邊是個以紅毛泥圍着的地方，一大群熊，有老有嫩的，擠在一起，遊人可依着鐵欄向牠們餵食，那班熊大哥，有些坐着、依着、站着、或作出各式古怪靈精怪的表情，以吸引你拋下食物，有等更醒目地伸出手來與你揮手，博你一笑兼送上餅乾。

日本遊客看得十分興高采烈，但我並不覺得有趣，因為眼中的牠們被如此牢禁着，向人乞憐食物，有點令人心酸。

有一塊地方是供人站着欣賞一日五場的熊表演，其中一位小熊「演員」，既年幼又瘦弱，只可做出一些簡單的動作。

參觀完畢後心內極不舒服，將原應生活在大自然的動物關着，園內的安排也沒有甚麼教育意味。

牧場主人可能也知道其吸引力有限，所以除了黑熊外，園內舉辦有「鵝賽跑」，每次六隻鵝出賽，每隻脖子上綁上不同顏色的絲帶，牠們一隻隻地排在一條短賽道上跑，這也不是甚好的主意，目的是請遊客投注買那一隻會跑出，可憐的鵝便被迫跑呀跑才賺得吃的，又是令人心疼的一幕。

在我看來這裏的意念有問題。當然，熊是可愛的動物，而且在北海道的深山野嶺內也有熊出沒，在北海道欣賞熊是不錯的構思，也很應景，但如此安排則着實令人不快。下次遊北海道肯定不會再來這裏，亦會勸告朋友不要來這地方。

租狗自虐

距北海道富良野約一個半小時車程離札幌四個小時的佐幌（Sahoro），有兩間度假村一是Club Med，另一家叫Sahoro Resort佐幌度假村，旁邊山坡有十五處滑雪道，是著名的滑雪勝地，但我們這次是在夏天七月去的。

到佐幌的主要通道「狩勝峽」僅雙線行車，我們出發時是傍晚六時多，天色漸黑，又遇上大霧，視野不清，為安全計只得慢駛，沿途亦沒設街燈，僅靠地面的反光設備。結果，花了一個多小時才抵達。

幾經辛苦，到了我們入住的佐幌度假村，這是幢兩層高的建築，房間設備簡單，床頭櫃也欠奉。附近無任何設施，最近的便利店也得駕車一小時前往。

我們抵埗後便急不及待問度假村有甚麼可供玩樂的，職員的答案是：

「哥爾夫球、騎馬、單車、行山、手工藝、乒乓、放狗……」

「放狗？」我們一行異口同聲問！

「是，我們有三條狗，可出租予客人帶往散步，每隻每小時一千日圓(約七十港元)。」職員理所當然地回答。

我心想：替他們放狗還要給錢，視客人如傻子？

第二天起來，當我們想找娛樂消遣，卻發覺若要打哥爾夫球，球場距離太遠，駕車前往時間太匆忙；騎馬的話要事先預約；滑雪活動只能在冬天進行；腳踏車只供應低車頭的爬山單車……。

我們兩個家庭，大人小孩都為沒有玩意而發悶，又不想留在室內，左右思量，餘下來的唯一選擇就只有放狗！

「不會太傻吧！」

「還有甚麼可玩的？」

最後我們租了一頭黃皮日本狗讓孩子去放，但那畜牲無論你如何拉牠、哄牠、以食物利誘牠，總賴着狗屋裏不動。我們惟有換一頭荷蘭狗，牠搖搖擺擺地跟我們踏出了接待處後，便一直蹲着不走。我想把牠抱上車駛往外

頭，在三公里外下車，那時牠應別無辦法，也不能不跑回飯店了吧！

不過畜牲無性，弄污車子如何是好？還是不試了罷，我們要拖牠，牠蠻是不願意，經半小時搏鬥還是失敗了，眾人都累得可以，拉拉扯扯的也只能拖牠至離門口不足一公尺的地方，人狗角力，認真不知所謂，最終還是決定放棄放狗這傻子玩意。

之後，我們一眾悶極對望，這時女孩子們發揮了高度智慧，提議早點到機場去購物，即時獲得一致通過！

紫色夏天

夏天到北海道，你必須看薰衣草。

曾看過旅遊書的圖片介紹嗎？一大片的紫色，美得像電影中的佈景。在零四年的夏天，特別選在七月中花卉盛開的季節，我們投入了這浪漫的薰衣草世界去。

從札幌開車，向東北面走，不消兩個半小時就到達富良野，雖是夏天，富良野鎮上冷冷清清的，遊客大概也不願在這裏多逗留，只逕往花田直奔。

富良野市是個中心點，幾個著名的花田都在不遠處，最有名可能是「富田農場」Farm Tomita了。離富良野火車站十五分鐘車程，人還在遠處已遙望到山邊一大片紫色，山坡上還以花朵砌出了「Farm Tomita」幾個大字。

打開車窗，夏天的微風迎來，像帶着薰衣草那種獨特的、清淡而醉人的

香味。

甫踏進花圃，滿眼是笑容燦爛、鮮黃的太陽花，還有紫色薰衣草，在在觸動心弦，叫我們欣喜暢快，心情悅樂！

薰衣草長得不高，香氣是那樣清清地送來，整整齊齊的排列在大片田地上，迎着輕風搖舞。薰衣草田的盡頭，是一大山坡，仍是遍地薰衣草，人穿梭其中，對着面前以至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與一片晴空映照，令人實在興奮得可以！

農場也很會做生意，雖然不收入場費，卻在花圃旁蓋了些小木屋，專賣些紀念品、乾花、食物、香水、香皂等，甚至薰衣草雪糕，總之這小花的副產品多得很，可以想像到的都有。

看得高興，也想帶些回去留念留念，所以算下來消費也是挺多的。小木房子頗有歐洲味，也是拍照的好背景。

過了紫色花田，前面還有一大片百色紛陳的田園，滿種了不同顏色的花，由紅色的、淡白的、黃色的、藍色的、綠色的……一列一列的鋪着，遠看是一條又一條鮮艷的彩帶，近看就好像掉進調色板裏，簡直不能離開，只想

在這裏把世上最美麗的色彩都吸收個飽！

富田農場的園主是富田先生，年約五十。聽說在三十年前，現時的薰衣草園原是農場區。年輕的富田先生在面對那一望無際的田野時，便在想：「除了務農外，還可以有甚麼出路？」後來他想到種薰衣草，用以提煉香水及香料。雖然香水一直受到外來貨市場所雄據，但富田先生也萬想不到薰衣草園會成了日後北海道的名勝。

富田農場設有一工房，遊客可以學做不同花香的風景畫、蠟燭、乾花、薰衣草枕頭和香包。我看到遊客中有一些中年男人，竟細心而認真地拿着枕袋及棉花在摺疊，然後興奮地摟着自己的製成品，那個情景煞是有趣可愛，我相信與他們平日在辦公室日理萬機的表情是截然兩個模樣。

遺世獨立的攝影師

在日本富良野，偶然踏入一間攝影館，看攝影家展出個人的作品製成日曆、影集、明信片、書籤等等，將如詩如畫的北海道景色透過攝影家的獨特眼光與鏡頭捕捉下來，讓遊人將之帶回外地的家裏去，繼續去享受那祥和的大自然景緻。

當地有好幾間這類的攝影館，其中以離開牛奶工房不遠的「優之寫真館」(Hilltop Photo House)最深得我心。攝影師渥美顯二，是一位滿臉鬍子的藝術家，每當遊人踏入影館時，他都會詳細解釋館內作品的拍攝過程及細節。若購買了他的作品想向他索取簽名，他十分樂意。

我心生疑問：有誰會發如此的奇想，到這樣一個到處花田的地方去以拍攝為生，但好友阿羅向我說：「我最大的理想也是辦個人攝影展，展出自己

最喜愛的相片，跟大眾分享，實在羨慕這些攝影家可以將興趣與生活結合在一起。」

聽了阿羅的心願，再身處北海道的醉人景色，我終於明白為何渥美顯二先生會在北海道開設寫真館。

我還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日本有不少人愛選擇孤身前往北海道的札幌，甚至那些在東京原有事業的人，也會丟掉那不如意的工作，毅然前往北海道的小鎮另謀發展。不少人選擇離開東京自己熟悉的地方，熟悉的面孔，拋開自小已要接受的價值觀，去面對一個陌生的環境重新發展。這北島可能就是日本人避世的地方。

近年日本所謂二線城市相繼興起，即札幌、名古屋、仙台、廣島、福岡等，可能是大市的人開始疲於日夜忙碌，厭倦了人擠人擁的大都市，追尋一塊可生活較輕鬆（easy life），既不落伍，又沒有東京、大阪壓力的地方，或許這是個潮流。

每當我看到這些人的脫俗，都不禁心生疑問：這些人到底找到了他們喜愛的生活沒有？是否在此避世，脫離城市現實？又能否真正拋開了生活中的

拘束去過追求中的理想生活？他們的快樂是來自內心世界與大自然融合嗎？

北海道便給人這樣一個的印象，這可能對日本人來說是離開大城市、家人以及一切生活慣例的一個地方。但無論如何，對遊人來說，北海道可是一個讓我們忘掉日常繁瑣工作，度假休憩的好去處。

彩香之里入花叢

離富田農場不遠的「彩香之里」，薰衣草種植區雖不及富良野般規模，但遊客可自己採花。在入口處付約港幣五元，便獲發剪刀一把，膠袋一個，可以剪它一整天了，有些全家大小到來，只買一膠袋便全家動手採花，採多了用手拿着，農場職員也不會管。

我們一家也湊興採花，俯身下來，或蹲在地上，摸着那些紫色的小花，嗅着那清新的空氣，薰衣草的氣味令人心緒安寧。選些自己喜歡的，動手剪下，剪剪挑挑的，不久手上盡是薰衣草的香味，享受着孩子們玩耍的笑聲，享受在花圃裏鑽的喜悦。我幾十歲的大男人，這時竟流連依依，真箇是「臨老入花叢」了。

太陽快要下山，我們才發覺剪的不多，因為太挑剔了，於是再忙亂了一

會兒，還是剪得滿滿的一袋，手裏還多拿了一束，興奮的把它帶着上車，在車上我們還討論着回到香港如何分給朋友。這一份從北海道親手剪下的禮物，也夠心意了罷！

可惜我們都欠了「採花」經驗，花在膠袋中數天，沒有新鮮空氣，又悶在行李裏，回到家時全都發霉了！辛苦了一個下午，最漂亮時剪下的鮮花，滿以為可以帶回來的珍禮物及紀念品，就給送到垃圾筒裏去！

我向來對薰衣草的印象不過是一般，尤其是我不是一個慣用香精之人，只覺得是別人用以辟除體味或放於衣櫃作為防蟲之用。

不過到過北海道之後，得以對這紫色的小花親切接觸，嗅過它獨特的香氣，為它的色彩驚艷，對它有份無言的親切，尤其珍貴的是，藉着薰衣草，我們一家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假期，仍懷念家人那溫暖的笑臉、那氣味與紫色的融和！

青空大地

若說每一處地方也有其特別的代表圖畫，諸如埃及是金字塔；三藩市是金門大橋；香港是太平山俯瞰海港的夜景；而北海道的代表應是美瑛(Biei)的田園風光！

田野草原在夏天時的美景，是日本人夢寐以求的景緻，也是吸引外國遊客的賣點。

若駕車前往，甫駛過富良野汀，進入美瑛的範圍，便有種與別不同的感覺。眼前的是一片一望無際的田園，但與歐洲景色有別，常在原野間加插了小屋與樹木，或錯落的不規則味道，也非澳洲或加拿大的遙遙無邊際，是那種大自然間添了些微人工修飾的田園風味。

在春天，田園仿似有系統地劃上了邊界，一塊青綠、一塊鮮黃、一塊深

綠……最漂亮的色彩都可以在那如彩虹般的田野裏尋得着。

這些色彩來自不同的植物，有些中間夾着一排小樹，背後的遠處隱隱地看到山坡起伏，構成了自然界最迷人的圖畫，人踏入田間，就是走進了畫中，疑幻似真。

最特別的景點是在田野間或路中的樹，有些已成了商品的廣告，如日本七星香煙，拍的是田間孤獨的一棵樹，在那裏看來似乎沒有甚麼特別，但若將之拍進鏡頭中，見這樹於無邊的田野中遺世獨立，呈現出高傲的丰采。

另有兩棵連理樹，取名為Ken and Mary；有一棵於兩樹中間的小樹名為「親子之木」；田野間的一株樹取名「哲學之木」。

我較喜歡在山坡上的一排樹，是Mild Seven香煙廣告的取景。美瑛地方雖然地域不太大，若駕着車子，慢慢享受沿途風光，也可花上一整天的時間。

有幾處是從高處下望的景點，在那裏除了讚嘆大自然外，還得帶備足夠的菲林。隨着陽光的變化，大地有不同的美態。在陽光高照之時，可欣賞到真正的藍天綠地，在蔚藍晴空上有幾縷長長的輕輕的白雲，中央一棵孤樹，

從樹影伸延過去，是一條條不同顏色的田圃，或在更遠處是一排排的樹，這是仙境、是童話世界。

我們一行遊玩至中午，要找吃的，在地圖上發覺在一塊地方名叫千代田，介紹說當地有個農場，供應極佳的燒牛肉。心感好奇，於是在汽車的導航系統內輸入指示前往，但到達目的地時，眼前只是一片田野，很久才發覺田野中央有一個小農莊，內有一片白色小屋，部分是間小餐廳。

我們要了餐廳的招牌菜式鐵板燒牛肉，還有香甜的南瓜餅，在田原間用膳實在寫意。

小屋旁有一小農莊，遊客餐後還可以騎騎馬，親親小羊、鹿、雞、兔子等動物，小孩子最為愉快。

旁邊是三愛之丘，也是一個居高臨下眺望的好地方。

小火車站

在北海道有一個不能不到訪的地方，便是離美瑛不遠的美馬牛，美馬牛最特別的地方便是擁有全日本最小的一個火車站，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細小的火車站之一。

這前門和後門相通的小小火車站，看來就像一間細小的房間，全火車站只有一個小窗，內裏僅放有兩張細細的木椅子供人稍作休息，此外其餘甚麼設備也沒有了，甚至乎連售票處也欠奉。車站外頭是一個洋式塔形的屋頂和小簷篷，門前掛了寫着「美馬牛站」的名稱牌。

不得不提的是火車站以石頭為建材，所以冬天下雪時，厚厚積雪在小石屋頂上的景象，令我想起日本著名電影《鐵道員》，戲中那被皚皚大雪覆蓋的小火車站，電影是在北海道釧路取景，那冰寒的氣氛，令人欣賞電影時也

不期然地瑟縮着身體。

不過，在夏天時會有一列觀光火車駛經這美麗小鎮，更增添風味。

除了美馬牛的火車站外，美瑛的火車站也十分特別，同樣以石頭為建材，石屋在冬季如雨下的大雪紛飛時，表現出的風味特別迷人。

在車站不遠處，開設了一間出租單車的佐滕商店，踏着單車在一坡又一坡的彩色田野間逍遙遊，實是快樂不過的遊歷。

離開火車站往遠處望，可見一幢鐘樓，鐘樓實際上是一間小學的一部分。

在傍晚，夕陽餘暉，染紅了滿天白雲與大地，不難想像那會是怎樣迷人的一幅圖畫！

一路往前走，你會看到一片片小麥和馬鈴薯的花海隨風搖曳，像對你點頭招呼，煞是好看，怪不得美馬牛的花景為人所讚譽。

漫遊其間，令人心曠神怡，但路程並不短，要作腳踏車的遊人，便要有好心理準備，有充足的體力才能應付。

沿途所見，那看似整齊的方塊田圃，在不同色調的相間下，在小路的分

隔間，與地勢輕微的起伏下，竟現出了如水波似的不規則圖案，在晨曦中，在晴陽下、在霧靄間、在夕陽時，一天之內展示出不同的獨特感情。

處身其中真的不捨離去，尤其是我們這些每天生活在繁囂都市的，面對這滿目色彩、純真的大自然環境，像在濃縮了的天堂境界中。

小城風光

當你在北海道的小樽市中心細意閒逛，你會體會到她有着北國小城的風光，帶着濃厚的俄羅斯氣息，尤其是那些細小而鞏固的紅石磚建築，流露出別樹一幟的異國風情。

小樽是個迷人、浪漫，深具吸引力的城市，她的歷史及文化又不會叫人有一份壓力。

雖然她的歷史並不豐富，有時又會覺得她著名的名勝顯得有點普通，但小運河與旁邊的碎石路及矮矮的石圍牆，乾淨利落的，沒有令人產生深刻的感動或偉大氣勢，卻有一份親切的氣氛。在小河對面的Hotel Nord享受一杯下午茶，在恬靜之中，臨窗的太陽之下，欣賞街上的遊客，自有度假休閒的感覺。

正對運河的一條橋名淺草橋，兩旁有六十多枝四方石柱頂着兩盞玻璃四角古雅的煤油街燈，照着多座已失去功用的倉庫，在暗淡燈光下，令這昔日港口隱隱透露着一點曾經慘淡的唏噓。

陽光普照的日間卻生氣盎然，遊客會在橋頭拍照、畫家來取景、玩音樂的來演奏，手拉車車夫也會在聊天。

小樽原是個海港小鎮，一八七三年因區內發現煤炭，她便成為主要的煤炭輸出港，在一九一四年時為了方便運輸，開鑿了四十公尺、長一千三百多公尺的運河，令此小鎮迅速繁榮起來。

可惜山多地少的小樽，隨着人口的增加，填海工程越來越大規模，運河也受到影響，加上現代代交通工具及港灣設施，使這條風光一時的運河，日漸被廢棄，當年堆滿貨物的倉庫逐漸被空置，近百年歷史的運河險些因堵塞、污染及填河政策而消失，後經一批保護運河居民的努力而得以保存下來。

舊日倉庫，隨着小樽海運業式微，除部分列為歷史文物外，不少已被改裝為餐廳食肆，或是觀光局，或是郵局。今日小樽成為一個有名的遊客區，

甚至是北海道的代表景點。

小樽成功變為一個「遊客必到的」旅遊城市，實在是一個典型旅遊發展的成功案例，從一個破落小港口，把它與日本其他地方不同之處（西洋風味），異國浪漫情懷，加上獨特的賣點（簡單如玻璃店、音樂盒）來配合它的定位，再加插美麗動人的故事（例如「情書」這類電影的取景），苦心經營下來，今日小樽已是一個不能不到的地方。但實在又想不出來有它為何有那麼大的賣點。可見成為旅遊重點不一定要建座金字塔，或是世界最宏偉的教堂，而是要高手來點石成金，把適當的定位及賣點建立起來，還要鍥而不捨地把平凡變為神奇。

話說回來，我倒覺得小樽有點像一位具深度、懂世故的女人，不需靠濃妝艷抹，名貴衣裳，珠光寶氣去修飾，卻已教你深深領會她的優美。

運河之畔

北海道的小樽是個海港，有着豐富的海產，我還回味着鮮甜的魚生與入口溶化的海膽……

小樽食肆不少，有特色的拉麵街、壽司街，以及吃蟹稱著的地方。我當然選吃壽司，因為新鮮，較為人熟悉的兩間是「政壽司」及「福壽司」。

「福壽司」正對運河，老闆渡邊先生娶了位台灣妻子，中國人前往可請老闆娘介紹好吃的，她馬上拿出有中文字的餐牌。渡邊先生雖然從未到過香港，但為人健談，請他喝過兩杯啤酒後話題更多。

問渡邊先生：「你們要從東京築地運魚來嗎？」

「不用，我們北海道的漁產豐富，東京也沒有這麼好哩！」說着，拿出一幅北海道地圖，說道：「你看，蚌是從這裏來的，三文魚是從這來的……」滔

滔不絕地說：「你到過那三角市場嗎？一定要去看看。」

在火車站附近的三角市場，是海鮮集散地，也是「小樽的廚房」，海鮮比市場的更新鮮及便宜，香港極為昂貴的海膽，在那裏絕對實惠，而鮮魚子更是金黃晶瑩，沒有腥味。海鮮檔甚至可以替客人將食物煮熟，當然不會有甚麼特別的烹調方式了，而當地人都愛到市場內的料理去吃即割即吃的魚生。

老板娘也很健談。我問：「中國人來這裏的多嗎？」

她說：「來小樽的很多，但來我們這裏的不算太多。我們希望香港遊客多點自己找地方去嘗嘗。不是僅到那一兩家旅遊熱門的地方。」

店內僅一張可坐八人之吧枱，另兩張細枱，連一間榻榻米的小房間，價錢並不便宜，但食物非常新鮮。只見吧枱內的蚌，還是活生生的，不停將蚌殼打開，探首出來伸伸腰，我自然是不忍吃了。

在食肆內當然可以叫來清酒配佳餚，小樽也出產好的清酒，不妨一試。「福壽司」旁有一個公用的石製洗腳盆，是老遠年代留下來的，也追溯不到原因，真懷疑在冰寒的冬天誰會去用。

「福壽司」對面便是運河的老倉庫，其中一間裝飾成古威尼斯式，侍應生都穿着古裝，晚上，很多客人到此喝啤酒。

店員向我們推介說：「小樽本身出產有啤酒，直接取名小樽啤 Otaru Beer，有多種款式。」既身在小樽，當然要一試土產。

「其中一款是麥啤，味道很是不錯。」我們聽從店推薦，要了麥啤。再問還有何款式，店員說：「試試香蕉味的一款罷！」聽來頗具創意，但喝過之後，相信此啤酒一定難獲酒客垂青！

晚上面對亮着暗黃煤油街燈的運河，呷呷啤酒，氣氛是挺浪漫的。

音樂盒之城

聽聞音樂盒早至一八五二年由荷蘭人傳入日本，音樂盒日文為Orugoru，此乃荷語風琴之意。

有說音樂盒起源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當時的歐洲未有唱機，想聽音樂最方便莫過於以機械（日文稱之為Kara Kuri）播放。初時的機械音樂甚為單調，後經改良連交響樂，敲擊樂，如鼓聲也可以播出。至十九世紀時，技術更躍進一步，音樂盒的音質大幅增加，收入低音、長音等，音域廣泛了。至廿世紀時，有等精緻的音樂盒更是超凡的藝術品。

其後，有人想到可將音樂盒的功能應用到時鐘上去，以音樂報時，使時鐘變得更為吸引。

音樂盒這小玩意，常被人忽略，但想不到世上有一個城市可以音樂盒聞

名。雖曰長崎及仙台都有音樂盒店，但日本北海道的小樽，音樂盒專門店之多是世界少見的。

當地最為人熟識的是小樽音樂盒堂，它位於色內街，從三角洲的街口訪尋不難，店子是明治至大正年間的大屋。由於小樽處於北國，該建築以堅硬的石塊建成，雖稱不上宏偉，但可抵冰寒。

這幢兩層高的大屋以灰褐色磚子為主，窗戶及上下四周則鑲以白色的大石，每層有五個拱型的窗子，正面是個大窗，很有明治年代風味。此乃明治四十五年，北海道一間著名的糧商辦事處舊址，非常雅緻。

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門前的蒸氣鐘，我們剛到達時，大鐘長針剛報時，奏出簡單的樂章，蒸氣徐徐噴出。此鐘高五公尺半，重一點五噸，以青銅製成。它令我想起溫哥華的煤氣城，有個類似的大鐘，原來此鐘同是加拿大鐘錶名匠 Raymond Sounders 的傑作。小樽的大鐘雖已由電腦控制，但依舊噴出蒸氣，古意盎然。

大屋樓底高，未踏進店內，已聽到眾多的音樂盒傳來不同的樂曲，叮叮噹噹的此起彼落，組成變化豐富的交響樂章，不期然想到「愛麗斯夢遊仙境」

這童話，身處其中，四周透明的、彩色的飾物隨着音樂轉動，猶如進入了夢幻的世界。也正如愛麗絲夢遊仙境所說，每個人都有他追求的夢想。

在這個一幢大的店鋪中，你會驚訝音樂盒的款式可以如此豐富，上千種設計，古典的、新潮的；小盒子的、時鐘的、活動旋轉飛機的、洋娃娃的、相架的……配以不同的樂曲，總會找到一個令你滿心歡喜的。

小盒情意

我年幼時玩具不多，看見那些體積細小、可扼於手中的音樂盒，甚是好奇。後來得到一個，我最愛聽完一個喜愛的旋律便將盒子合上，打開再聽，再合上又打開；有些扭動轉錬的，便會不停地上錬，聽完了再聽，短短的樂曲，雖然是重複又重複，但已令我不亦樂乎！

小樽的音樂盒專門店有許多自製音樂盒的工場，客人只需挑選自己喜愛的連音樂錄音器的盒子，一塊座板，再選一些小飾物，如小草、小樹枝、小動物等飾物，付過費用便可到工作桌上去設計自己的音樂盒。這是個很好的親子時間，一家人合力創作，拼合材料及配件，上膠水，上顏色，到作品完成，實在是件很有意義的活動，製成品也是一件非常獨特的紀念品。

除小樽音樂盒堂外，在正對小樽運河亦有一間名為「海鳴樓」的音樂盒

店，二樓也是自製手工工房，有友善的店員教導，在那裏隨時可以花上兩、三小時去創作。

選取心愛的樂曲，自行設計造型，寫上特別的字句，用以獻給心愛的人，很有心意。

可惜花費絕不便宜，我們一家四口做了五個小小的盒子，連材料每個花費達二百多港元，想不到做了一個小時的「勞作」竟要花費上千元港幣，這課絕不便宜。

不過，當你將心中詩句寫上，配以可愛小飾物，播放着精挑細選的悠揚樂曲，把自己親手做的音樂盒送給心愛的人，雖然不是甚麼「巧奪天工」的製品，看到對方打從心裏發出的驚喜、甜蜜與喜悅時，你便會覺得是值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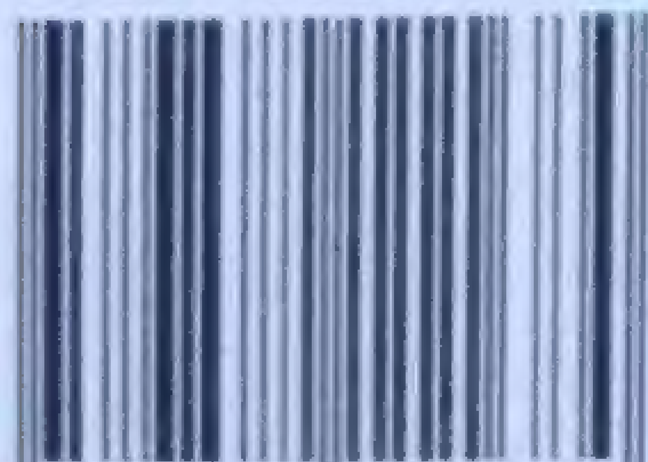
我經常感到，最大的快樂是看到自己所愛的人快樂。父母看到子女畢業有成，比看到自己的成就更感光榮；看到妻子病癒，比自己身體健康還更值得高興。

將北國的情懷親手帶給心愛的人，是一份很特別的感受。所以，我極力

推薦前往小樽搜購音樂盒，自製一個更佳，送上的心意可能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小樽拍過的一齣電影《情書》，女主角中山美穗在小樽的大街小巷尋尋覓覓，在漫天白雪的高山呼喚，對愛情的絲絲渴求及冀望，似乎就在這城中迴盪不去，音樂盒一遍又遍的樂曲，猶如在重複這浪漫！

ISBN 988211168-8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55.00

作者本書之個人收入悉數捐贈予
香港「恩光之友會」及「國泰愛心兒童輪椅庫」
兩個慈善機構。